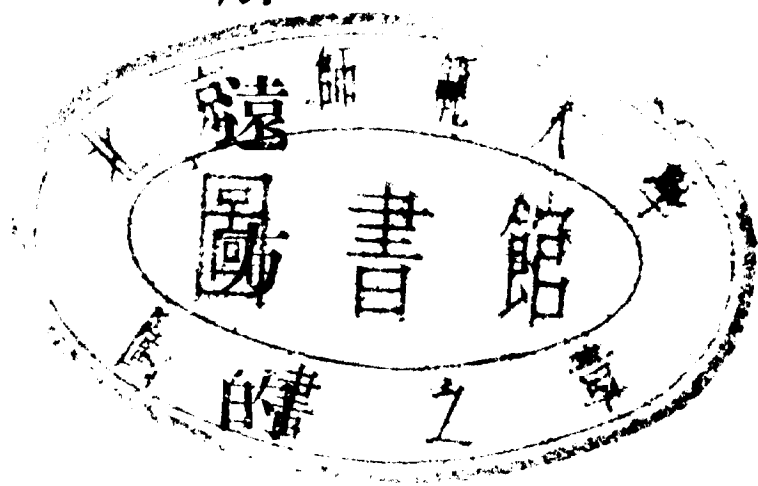


北京女子師範學院圖書館

三
年

李韻如著

謹將此書獻予我那



朋友



北师大图 B2405098

三一年目錄

李韻如

目錄	目
第一章	和會……………一
第二章	辯論會……………二〇
第三章	邢先生……………三一
第四章	星期五……………三八
第五章	滑冰……………四六
第六章	邀請……………六三
第七章	回請……………七〇
第八章	舊曆年前……………七六
第九章	接待朋友……………八〇
第十章	羊肉鍋……………八九
第十一章	周大哥生辰……………一〇一
第十二章	傳染病……………一一二

目 錄

第十三章	出院	一三〇
第十四章	他調	一三七
第十五章	端午節	一四三
第十六章	友人的書信	一五七
第十七章	歸來	一六三
第十八章	代課	一六九
第十九章	春來了	一七五
第二十章	覓來	一八一
第二十一章	意外的糾纏	一八六
第二十二章	歸家	一九二
第二十三章	友情	二〇〇
第二十四章	寄像	二〇九
第二十五章	訂情	二一四
第二十六章	情書	二二五

自序

昨晚我收到我父親一封信，說：「……此書出版時，務必寫一自序；無序等於窗無帘也。字蹟要較「爬山虎」大些；小字讀時非常費力。……」

今早起來時，天氣十分悶熱，不到中午，烏雲密佈；頃刻間，閃電交作，大雨傾盆。吃過中飯後，我即睡下了。醒來時，已是雨霽雲消，天空清朗，路淨塵息，綠葉嬌艷；陽光這裡那裡撒下金線來！一切都明淨了！

我想這天氣的變換正可以象徵這篇故事，於是我呼吸在這清新的氣息裡寫着這本書的序。

站在階前，看着那一棵楓樹，被微風吹盪着；樹影婆娑，遮着直射着我的陽光。想不到枝頭上掛着一個馬蜂窠，我煩惡的用竹竿去打；這時候飛過來一個小鳥兒在地上啄食，我立刻喜歡得放下竹竿拿出饅頭屑撒給它。

而我寫這本書時就有着這兩種心情交替着的！……

初春的時節，有一個機緣我和我的一個別離許久的朋友相見，我喜歡得向她說：我要爲她寫一部小說，並且請求她把她那可歌可頌的一段生活更真實的告訴我，她聽了，並不懷疑我的力量，立刻就允許了。

於是我的生活憑空添了這些陌生的人物！三個星期以後，我寫成了交給她。她看了看說：『所有的人物都像，除去那個男主角外！』我聽了就把它放開。又過兩個月，她問起這件事，我於是又拾起來！

這些人物重又在我心中復活，漸漸的他們佔去了全部的我；我和他們同享苦樂，我完全受他們支配着。起初我煩惡着不能安派他們，洽到好處；終於我高興的跳起來，因爲我看到那些人物都離開我獨立生存起來了！

現在我的責任已卻，因爲我的朋友說這次差不多了。差不多，並不完全像；而且，她說也許永遠不會完全像的。

她愛重他是這樣利害，我也無話可說了。

親愛的讀者們：我是再也沒有比和你們談話更高興的了；但是我請求你們讀它的時候，對於這點原諒我；假使有幾點生硬的句子和不盡情理的地方時；因為那該是那裡的人物自己負責。

三
至於書名，我卻爲難了一陣，原名是我那朋友題爲「冬天裡的春天」的，因爲怕有魚目混珠之嫌；後來又名爲「袖扣」，可是又怕成了術語，「袖扣的戀愛」什麼的。最後想起了我那朋友講說這故事時，第一句話是「三年」，於是就用了這名子。

年
末了，我要感謝馬麗雅小姐爲我校對，尤其使我衷心銘感的是那資助我出版費的人。

最後我希望讀者不要把作者和書裡的故事聯在一齊想。否則你會受騙的。

李韻如寫於北京

年

三

廿八年七月十日

一 相會

「彬子不是一個不漂亮的人呢，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打扮起來。」星期六的下午，江文彬小姐被她的姨姊邢幹才小姐，強留在學校裡，替她修飾着。她熱心的給她分着髮，預備着把那一些零亂的鬢角用火剪燙捲，文彬只是很馴服的坐在靠近火爐的椅子上，等待着：當那隻燒熱的火剪挨近她的額前時，她覺到皮膚受着炙烤，本能的皺着眉，不時的把眼睛很迅速的閃着，望上看；企圖着望一下那隻使她發痛的東西。

「不要動，再動就燙着你的耳朵了，」她的姊姊小心翼翼的給她捲着，她把頭重復垂下去，合起眼睛，開始思索起來！當她一想到一點鐘後，就要會見那個人，她便完全沉溺在甜美的，幸福的，想像着的熱望裡！像是怕被人窺破了這將

是受感情的欺騙似的，帶有幾分偏愛，幾分固拗的保藏着這心底的祕密！幾乎是變成了一種至尙的情操的祕密！

「好了，這是多麼漂亮的一個頭，」她的姨姊捧起她的臉來，很滿意自己的技術似的端相着她。她立刻睜開了眼睛，看見了鏡子裡的自己，仍然保留着幻想着的一臉溫情，做出一個微笑的瞥視；隨後她清醒的站起來，向她的姨姊致謝着。

但是，立刻發現了鏡裡的人不是她，她從未有過這種樣式的頭髮，她從未把臉塗過這些東西，她驚訝的望着鏡裡的面孔，鏡裡的面孔也驚訝的望着她。

「文彬，對你這是最美的化裝了，我真希望這時候有你的好朋友在這裏，那位姓什麼的？」

「不，姨姊這完全不是我，我不敢出去呢，我怕見生人！」她固執的用手撐上臉。

『那不能，你一定要這樣，否則我是不高興的。』她的姨姊撥開她的手，『你看這裏都弄亂了。』

『那麼，讓我戴上帽子吧，這頭髮，這脂粉，細的眉毛，實在叫我臉紅呵！我怕會叫我弟弟也不認識我。』

『不許，我要把帽子給你藏起來！』她們爭執着互相搶着帽子。

『姨姊，你不要搶了，我不戴就是了。』

『那才是好孩子，去吧，我還給你，明天早點回來，問候二姨！』

『一定的，我要給你帶點新鮮東西回來！』

『再見，彬。』

『再見，姨姊。』

文彬表示十分鎮靜的走過了校院，剛剛的走出了校門，便把帽子戴上，匆忙的踏上了那條熟念的道路。她只覺得兩旁的枯樹，一個又一個的在她身旁擦過。

她的急迫的，活潑的步伐，拖起了沿路的灰塵；一對大眼睛盲然的，不轉睛的，凝視着前面。她並沒有看到一些什麼！讀者呵！你們以為她真的是回家去了嗎？她這時候已經走開了那條回家的夾道，踏進往她朋友家的路上去了。

她不知道幾時已經走完了這條路程，來到了目的地。因為她立刻又想到了裏邊就坐着那個人，她的心因了有一種異樣的惶恐，開始激烈的跳動起來。她想着，現在或者是已經和他相見，或者竟可以不見他吧！於是她輕輕的用着她微抖的手敲着門，並且希望裏邊的人不聽到倒也好些，門是出乎意外的很快的開了。

「呵，文彬，」女主人握着了她的手，「什麼事留着了你，來得這樣遲？」
「我是從學校來的呢，我可以坐到天黑，假使你不討厭。」

……「這就難怪了，原來化裝來着。」女主人上下的打量着她。

一陣紅潮像雨後的虹一樣罩到文彬的整個臉上，一直紅到耳際。

「是那先生給我燙着玩的。」她以為最使她注意的一定是這個奇形的頭髮。

女主人并不理會她的話，只善意的笑着，她們走進寂靜的屋子。

文彬立刻意識到這樣沉寂的意義，她開始現出由於失望而生的不安！

「他們和君直滑冰去啦！不久他們就回來的。」女主人看出了她的客人的臉，她馬上解釋着。

三

「呵！呵！你們忙嗎？」文彬打岔的掩飾着。

「還好，你呢，比我們總算自由些吧！」

「也相差不了多少。」

「同事們都和的來嗎？那位邢先生怎麼樣？」

「邢先生很幫忙！」

「那天聽戲我彷彿看見了她，對了，你覺得戲還滿意嗎？」

文彬尚未及回答，隨着一陣門鈴響，帶來了幾個人的談笑聲。女主人對她笑着望了一眼說：「這是他們回來了。」便迎了出去。文彬呢，他把早已在想像中

感受了的，這種無可比擬的心緒，重新又真確的試嘗；像一個忠實的信徒，瞻仰她的聖主一般，爲了受一種特殊的光榮的恩賜，而在驚喜中帶來了微妙的羞弱；不可抑制的幾乎要跳破了的心，重又把臉激盪得通紅。

他們像巨人一般的闖進來了。男主人對於這位女客是熟悉的。那一個他們也會過一次面。文彬便像跑驛的人，照例在各驛憩下來替換她的馬匹；最緊要的是找到他最終的息所：這將是一個關，然而是一個多麼盪人心魄的關啊！

他們三人幾乎用着爭吵的口調談着冰場的事情，那比較高瘦的一個把冰鞋擲在地上，隨即把看去像是十分疲倦的身子交給了椅子。男主人呢，已經走出去了。而那一個人呢，他在做些什麼呢？他在尋找了一塊面巾擦着他的冰鞋。他們都旁着無人，像已經完全忘了剛才曾經和一個女郎相見的那回事；并未注意到她。文彬呢，卻喜在這漠然相處的境地裏，解脫了作客的縛束，獲得了感官的自由。她開始觀察這裏的每個人，女主人她已經不必在這時候注意，最重要的文彬眼裏

的三個人，讓我忠實的介紹給讀者。

男主人在他們三人中是最矮的一個，他的身體是相當的健壯，按照他的中等身材，他是一個胖子。他的面部是方圓的，五官是比較緊湊的；有着一雙濃的眉毛，低低的壓在兩隻圓而大的眼上。在一個正直的豐滿的鼻子下，嵌着一張寬厚唇的嘴。皮膚是屬於健康色的。在一種樸實的愉快的一笑時，露出了兩排比較整潔的牙齒。他的眼睛時常的貪婪的迷戀的追隨着他的太太。一眼看去，他是一個十分忠厚篤實的青年。但是，你要提防他暗地無聲的巧笑，這就是表示他的許多不便說的話。他有着一種獨有的浮彫的智慧，他常是在一種不越理不防礙旁人的談笑中，現出了沒有惡意的招人笑的談諧！他是他們的周大哥，只有他的太太叫着他的名子君直；他也同樣的稱呼他太太的名子俊英，省去了張姓。

那一個瘦長的人呢，實際上并不瘦也不是長人。他有着希臘型的側面；他的整個面部是端正的，長方的，他有一雙銳利鋒芒的眼睛，一個高高的鼻子，一張

薄薄的血紅的嘴，驕傲的弛鬆着；眉毛看去是挺拔的，雖然有些零亂。他的高超的理解力和觀察力，是得天獨厚的，常是以表情和語言并重的，表達他的心志。他的話常常是出於直覺，固執的使用他本質的粗鹵的，樸質的而又熱辣的天性。但是你一定以為他無論何時都是用感情支配着一切嗎？那你是錯了，他的頭腦冷靜起來，可以作出令人驚懼的事情。

現在我應當介紹我們這裡的主人翁了，他在文彬的眼中究竟是怎樣的呢？

文彬她可以客觀的觀察那些不相干的形像，她可以分析他們的身心的各部；他甚至於可以預測一些言行有着怎樣一個過程。但對於這個人，這個神聖不可侵犯的精靈，她的聰明智慧機警敏感都失了效用；她不能安放一個適當名詞在他身上。那麼究竟他是怎樣一個人物呢！

他用一身整潔合體的黑色西服，包裹着雄偉的身軀。他的英俊優美的面孔，像美人夢裡的英雄，彫刻家理想中的塑像一樣完美。他藏在玻璃片裡的一雙眼睛

，像水晶一樣的玲瓏聖潔。生長在面部，正如海水佔據了宇宙的一部，一樣變幻無定。平靜的時候，精明透澈；一旦他發現了被你抓着了能夠觀察他內部的蘊藏的機會時；它立刻掀起波浪，遮飾起將要被人窺見的秘密！你只管費盡了心思，用盡了溫情，並不能使它靜止。而且它可以騷動攝取，縱然是石子的堅冷，也會被不知不覺的捲入了浪心。他是有着這樣一雙心靈門戶的。我只向讀者介紹這一雙看去美麗，溫柔，堅決，和善，熱情，而又冷靜的眼睛是不夠的，因為他還有一個有着同一性質的嘴。他的嘴給予人的力量是和眼睛一樣的。但在另一方面，它要更多些；它可以剝奪人們的靈魂，生殺人們的生命。但是除了俱有這樣完美的各部分，沒有一些缺點嗎？他是有的，他有着潔白的而略嫌不整的牙齒；在左右耳際對稱的生着兩顆不算小的黑痣，這些因有着一種神妙的解釋，卻更表現一種魔力，在文彬眼中是如此的。他和他的形影不離的朋友，有着兩處相像的地方；他們有着同樣梳法的烏黑的柔軟的頭髮，比起他們的周大哥的粗厚過剩的

顯得嫵媚。他們的皮膚同是白潤細膩；尤其是那個長瘦的一個，就像是十七八歲的美姑娘，永遠是在兩腮上浮起紅霞的。如果用兩張紙給他倆作一個比喻：那長瘦是一個質地粗糙，未曾經過任何濫製和濫用的。它幾乎是不易被人泡製的。他仍是完整的，邊裡都未曾受着分毫的磨練而消失和有着缺陷的。他被人看到的是完全固有的型像：是熱情的，是坦白的，直率的，而且微帶粗鹵的。至於那張紙呢，顯然的是一張五光十色的燦爛的，使人驚嘆的，引起人們同情和愛慕的。他經過了人生各種色彩的渲染，融會了固有的本色，混和着奇特的科學和藝術的氣質。他留予人們鑑賞，投人們所好；他能使不同的心目中，都發出過高的讚美！但是，如果你要停止了你的不斷的頌揚，還想看一看它是具有怎樣一個本質，是一個什麼樣的怪物能夠如此嗎？那並不是鑑賞的人們所能做到的事了。他的本質是精細的，潔白的，高貴的質地的。最好是不要去發掘它，也許有一日，他遇到了不可抵禦的陽光的透射，重現出來；那他的本質上也會留有塗染在上面色彩的

印痕了！讀者們如果你們不信，我可以馬上引你們來看：他原是很安然的，輕巧的擦着冰鞋，現在他驟然的穿上了外衣，拿起了兩個糖菓盒子要走。

『我要到我的老師家去！』看去他像完全不曾想及他此時的言行對於另一些人有着怎麼一種力量，他驕傲的使用着這力量。

『明天再送去吧！』周大哥說。

『不行，這件東西必須得現在送到，我是受人之託，終人之事的。』

『那你去去馬上就回來！』周大嫂說。

『回來。到了那裏，交代好我就回來。』

『不許撒謊！』周大嫂不相信他的話。

『我不會說謊！』

『讓他去吧！我担保！』一直是旁觀着的那個他的同伴，把銳利的眼睛射到女客的臉上來；然後又裝出莊重的樣子說着。

文彬怎麼應付這刺人的鋒芒呢，她把眼睛移開了要走的人。

『你一定要回來的，不回來我們不依你！』周大嫂仍是信不準他的不可捉摸的脾氣，再三的叮嚀着。

『讓他去吧，他不敢。』瘦長的一個抿着嘴笑了。

這是一個多麼神祕的人呵！我能够和他很快的便熟悉了嗎？！文彬望着那魁偉的背影想着。

『君直，今天有貴客你要給我們什麼吃？』留在這裏的那一個說；『周大嫂又不負責了？』

『俊英給你請楊小姐去啦，我怕你吃不舒服飯的，我們的飯足夠你吃！』周大哥像是在尋找什麼，低頭笑着說。

『你說我在這裏她不會來的，說老江在這她就來了。』他說着走到文彬面前順便坐到床上，開始和她攀談起來。他們先是說起了前日電影，由電影說起文學

作品，世界名著，以及國內外作家。這正投文彬的脾味；立刻便引起她莫大興趣。主人們去做自己的事情，讓他倆自由的談着。沒多久楊小姐來了，他們彼此招呼着新客；應酬的俗套對於這些人很自然的免去了的。沒多大工夫，他們便如舊相識一般的熟悉了。於是三個人又天南海北的聊起來。不知不知的到了晚上七點鐘，晚飯已經由主人備好了；大家都等待着說去不久便回來的人。

兩位女客都和主人一齊動手擺飯桌，我可以趁這時候把這間充滿了青春的活躍的屋子介紹讀者。

這是中國舊式的三間北房的左邊的一間；向陽的一面開着兩扇可牆寬的玻璃窗子，對面卻只是一個小正方形的格子窗，窗子的兩旁牆垛懸掛着兩張耶穌和聖母畫像的鏡子；下面一張板鋪搭成的床，床上放着華麗的被褥，和兩個白布繡着綠花枕。坐在床上可以看到對面由窗子射進的冬季的陽光，照着窗台上的一盆迎春花，下面便是一張只能夠放下一個水壺和幾個茶杯的桌几，左右陪襯着二把椅子

。左邊的一把已經銜接上站在屋角的掛衣架，這便是客人唯一的休息的地方。可是這些不速之客們，他們卻是常常跑到床上來倚着被褥和枕坐着的。有時候他們爲了方便自己，甚至於坐到那個擺滿了主人結婚的禮品瓶盾一類的東西，和石膏聖母，玻璃杯，坐鐘，的較大的桌上；弄得上面嘩啦的價響。這條長方桌子左旁是一個有着三層格子的書架，上面釘着一張白紙當了布帘，它和那衣架對稱的鎮着二個屋角。桌子的右手和距離床的中間地方僅能够容下一張椅子。這正是文彬小姐在上面坐了許久的。現在他們把屋子中心唯一的一塊方地，放進了一張圓桌，四周圍填塞了六把椅子。飯桌上放着六份餐俱。並且在這次的晚餐上有酒有肉！因爲今天這屋子裏有了兩位主人的兩雙青年朋友！

他們等待着的人終於來了，很泰然的走來，他並不覺得有人是這樣的渴望他歸來，當他看出了幾乎不能找到容納他走進屋裏去的地方時，他停留在門首，從容的笑着。屋裏的人看見已經回來而不能進去的他，都欣然的笑起來。他們忘掉了

責備他遲歸。而他呢，像是十分抱歉似的，深深的向人們鞠了躬。大家都領受到他的溫存的慰藉。他走進來，脫下了外衣，順手往衣架上去掛時，那個已經被懸滿了衣服的架子，卻被連帶着拉倒了；立刻壓在站在一旁的周大哥肩上。每個人只管看着，笑着，並不想去幫忙他。最後還是女主人走過去扶起來，分兩件衣服放在屋裡其餘的一角的衣箱上。這我幾乎忘了說的一個更較有用的桌子。

「對不起，我這件大衣是褲子，太重了。」他用一種詼諧的神情說着。

「如果你要穿起那件被來，恐怕周大哥也要被壓倒了。」他的同伴說。於是屋裡充滿了笑聲。主人們在讓坐了，女客遲疑着不肯坐首席。那個長人卻早已拉着他的朋友在一旁坐好。於是其餘的人讓了一陣，文彬挨着那個人，其次楊小姐女主人男主人依次坐下。

「今天每個人必須喝酒，周大哥你的酒預備的充足嗎？」那個長人說。

「足夠你喝的呢！」男主人回答着並不睬理說話的人，卻望着楊小姐。

於是他比主人還殷懃的招待着別人，他是如是的興奮；他首先舉起杯來敬兩位小姐的酒。楊小姐因為患着咳嗽不能喝。文彬呢，現出爲難的樣子，因為她從來未飲過。

「那麼給江先生換一個小杯吧！」這就是那個人說的話了。智慧的讀者們：當你聽到這些可人的體貼的話的時候，你會怪我這多事的註釋吧！我先讓他暫時在你們心中保留這比名姓更親切的稱呼出現吧！而且以後我們有更好的名子稱他們。我想讀者們不會反對吧！於是女主人便換了一個較小的杯子酌滿。這次她再也不能遲疑了，一口氣喝下去。他們謝了她。兩位主人是洪量的，陪着提議每個人都飲酒的那個人，而他呢，在陪着兩位小姐吃飯了。

一向不慣於同陌生男人吃飯的她，一想到身旁坐着那個神聖的藝術者的時候；心頭便起了一種甜密的微妙的顫動。有幾樣可吃的菜，她也不想去吃，女主人和客人給他佈的菜也都放進小碟裡。她心中已經充滿了所需要的食糧，代替了這

些人間煙火。牠把吃不下的一部分飯菜，由碗裡撥到小碟裏去。

那一半人也收起了酒杯。他們發現了菜盤都放在吃飯的人前面，立刻便傳遞着，幾乎是搶着，忙成一團。

大家都陸續的放下筷子，說着失陪。他呢，他仍在安然的吃着。「江先生，這碟東西不要吃了吧，我們老江是豬食，分給他吧！」他的同伴拿起了小碟倒進他舉起的飯碗裏。正在吃着的他，因為躲閃不及，鼻子上粘了一兩個米粒。不由己的怪叫了一聲。

「不、江先生不要吃了吧！那太髒了。」文彬怕這種舉動會引出難堪的回報，他在暗地裏瞞怨那個長人了。

「啊！啊！」他什麼也未表示，只是很平靜的把它繼續的吃下去。作怪的人竊笑着偷視着文彬愉快的臉！

這次應該是收拾這杯盤狼藉的餐桌了。照例他們的周大哥分一半工作，文彬

幫忙搬掉椅，楊小姐端出盤碗。他呢，只是伸張着兩隻手，作出要做些什麼的樣子。他的同伴呢，並未睬理這些麻煩事。沒用多少工夫，屋裏又現出吃飯前的樣子。大家陸續的洗了手臉。主人分散着水菓，各人又都坐在自己原來的位子。不時的，以一種溫情的眼睛望着那個人的臉，以前不敢正視他，而現在對他相當的熟悉了。文彬；向着那現在可以說和他同桌吃過飯的人，大胆的溢出愛的目光來。他因為喝過酒的臉上浮起了一層紅霞，現出了赤子般的純潔和美善！

「江小姐，你昨天去看電影了嗎？」楊小姐，找文彬來談話。

「未曾，您去看了？」——文彬。

「那沒關係的，我們這裏有哈代和勒瑞；讓他們給我們表演，比電影裏強得多呢，」周大嫂望着那兩個人說，「給我們表演一下！」她在命令了。他倆立刻拉一拉衣角，走出了屋子。

「哼！」——哈代

「哈！」——勒瑞

這一對自命爲哈代勒瑞的便出場了。

他們並肩走進了屋子，嘴裏奏着行軍樂的音樂，走着錯亂的軍步，由床前到小几，由小几再轉到床前來。

文彬目不轉睛的追隨着她所屬意的人，使其餘的一切都失了光彩。楊小姐和兩位主人爲他倆的滑稽的表演引得大笑。尤其是楊小姐，她鼓着掌甚至於請他們再來一次。

「真好極了，我願意你倆作其中哈代騎勒瑞的一幕。」

「這簡直是侮辱！」文彬想。向她那個視爲神聖的人有這樣無理的請求。

勒瑞搖着頭，哈代沉靜的坐下來。

「讓哈代給唱一段吧？」周大哥說着遞給勒瑞胡琴；於是他站起來，轉過身子，面對着窗外。大家都靜下來，他開始唱了。

因了天性的愛好和奇妙的官能奠定了她的命運。被那巨靈的聲音，撫摸着心靈的深處，帶着震動的沉迷。對於文彬，世界上再沒有第二種樂音比舊劇使她陶醉！相信吧！現在，也再沒有第二人能使她有如是的感受！在人們讚美着的時候，她願留在這盪漾的天籟之聖裏，永懷不忘！

時光過得飛快，鐘的兩隻跛足，繞着圓盤不停的走着。使沉醉在歡騰的青年們作一個不悅意的瞥視。現在已經是夜間二點鐘了。兩位男客人誠懇的告別，說一聲，「下星期見！」楊小姐也走了。文彬留在主人家和女主人睡在一張床上；女主人睏倦極了，很快的就睡去。文彬呢，她有一個充滿了如何甜密的幻夢啊！誰知道呢！

一一 辯論會

第二天，星期日，文彬回到家去，出乎意外的，爲了收租的事情，被她父親

遣派到附近一個鄉村裏去。她雖是那麼的不情願，但爲了父命也只好聽從。因爲地畝的租金以及佃戶的更動，使她整整在外耽擱了一星期。在星期日的早晨，她趕回來了。見過她父親把事情交代一番，吃過午飯，就跑到周大哥家裏來。

其餘的人也像衆水歸源似的先後歸來了。主人對於這些不速之客的造訪，也視爲極自然的事。在這樣全無隔膜和束縛的聚會裏，充滿了興趣，欣喜，愉快；每個人都表現一種青春的活力。「是的，你們實在應當可憐我，原諒我，每天過着丘八式的生活，和那些鬼臉。你們那裏知道，那足可以毀滅了一切幸福的鬼臉。自己也還要戴上了假面具，那真是苦惱極了，我準信我會早死十年，那簡直是非人的生活。」勒瑞叙苦似的說着，其他的人呢，也都作更真誠的告白，他的同伴說：「起初我到這裏來，還可以裝腔，現在我實在耐不住了。」主人們用愛憐的眼睛望着他們的可愛的客人。文彬呢，她早已是爲他們所主宰了，她雖是始終在平靜的聽着那兩個人的傾吐。

讀者啊！假使你們還相信人間有幾件純潔的東西，這裏便是一塊聖地了！誰有心反對我這句話呢？他們像認識了許久似的彼此已經有了相當的了解，他們的精神是和諧的，感情是融洽的。他們誠懇的交換着彼此的心願，他們甚至於談到個人的過去；說出來而是屬於社會性的毫不防礙友誼進展的。在這裏找不到卑鄙，污濁的字。他們雖是用着稍嫌粗俗的言詞和舉動對待着這重視禮節的女客；至於對於女性所生的偏邪心思，他們則從未想過的。而她呢，反而因為在他們的自然的率真中充滿了談諧，而更願接近他們。她立刻便發現了在這兩個奇偉的肉體裏有着更優美的靈魂。他們除了用不越理的遊戲娛樂外，便天南海北，古今中外的聊起來。他們談起科學，談起藝術，談起人生種種問題，最後落到婦女身上來了。

「我奇怪女性們，爲什麼把自己放在男人脚下，把天賦的自由平等都放棄了；專以打毛繩，生小孩，服侍男人爲天職！而情願做高等老媽子！」他疑視半晌

周大嫂手中編織物而表示一臉莊嚴的用着一種演說式的堅決的口調說。

屬於男性的兩個人並未表示什麼，旁觀的態度聽着。周大嫂意外的遭他譏笑，不由的臉紅起來。文彬心中雖是起了抗意，一時又找不出適當的話反駁他。

「周大嫂給他織一件毛衣，他就不會說這話了。」勒瑞在解圍。

「織毛衣是爲着消遣，又可以自己享受，可惜你們既不會，又沒人給織。」

「我要反對排斥這些婦女，正因爲我對她們有所希望；使她們覺醒起來。免得每一個民族實際上只有原數的一半生存！他停頓了一會又說：『因爲女人生存在世界上，沒有人的地位！』」文彬正抓着理要反駁他，被他又先搶口：『至少是這樣，拿中國來說；幾千年來的演進在開倒車；現在文明進化的結果，無疑的知識階級的女性變成了高等老媽子。

四個人都沒言語。

「可是，我呢，我要娶一個賢妻良母的太太！」他又覺得空氣過分嚴肅似的

，調皮的說了這句話。

「矛盾！矛盾！」周大嫂抓着理似的在喊了。

「這叫兩重人格。」文彬說。

「我有我的解釋，因為我本身情形特殊！」他笑着辯証。

「那麼我也可以提高婦女地位！」周大哥笑了。

「大概男人都是這樣情形特殊吧！」周大嫂。

「我想正因為你們這群言論是言論，事實是事實的人，所以才產生出許多賢妻良母的女性；要問他們為什麼以打毛繩作高等老媽子為天職，那要先問你們男人為什麼作女性的牛馬，以高等男僕為天職！」文彬說。

「你們把男女的關係看得太功利化，我問你們世界上的人類，以男性為中心，以女性為中心？」勒瑞說。

「以女性為中心！」文彬。

「以男性爲中心！」哈代。

「是以女性爲中心。因爲什麼呢？你看，男人都是因爲女人生存而生存的。男人在各方面都離不開女人的，女人操縱家庭以及社會。原始的社會組織的雛形也是以女性奠定的。」勒瑞肯定的說着。

「男人爲中心。不信，我問你們現在是姓父姓還是姓母性？無論你們走到地球的那部，在社會上活動的是男人多還是女人多？」

「那你是不對的，實際上女人在背後操縱着的。你看這不是爲了女人和未來的孩子拚命生活着嗎？」勒瑞望着周大哥，笑着說。

「我要娶一個賢妻良母，」他也望着周大哥笑着，「至少我是不爲女人生活的。我娶一個賢妻良母，那怕是她每天打牌，聽戲，我都不管，只要她把家給我治理得井井有條。」

「整天打牌聽戲還會治理家？」周大嫂在笑他說的話。

他沉思着不言語了。

「我說這樣的女人好，一方面服務社會，一方面作賢妻良母。」周大哥說。

「正像我們周大嫂這樣的。」勒瑞。

「你們都能够娶像我這樣太太那倒幸福，怕你們不能！」周大嫂。

「我不需要從女人身上找幸福。」哈代輕蔑的說。

「我需要。你看古今中外偉人，差不多都是因為女人，才造出千古不朽的偉業。男人是絕對離不開女人的。」

「那是因為女人情願依賴着男人生活，情願以當高等老媽子為天職。」哈代

「我問你們，世界上沒有女人，男人又從何處來？」文彬不由己的奔迸出這句話來。說出後又覺得太放肆了，怕聽到一個難堪的回答；馬上用手掩起耳朵。他們聽了便面面相覷了一會兒。

什麼未聽着。

「你看壞事了，都是你。」勒瑞給他重復那句話。

「我們可以用機械代替你們這人工。」哈代。

周大哥始終是低頭暗笑着。文彬有所感的說。

「你們聽不聽我給你們講一個故事。」

「聽，聽，」他們回答着，表示十分歡迎的神氣。

「泰初伊始，有陰有陽，陽爲剛，陰爲柔，剛柔相濟，」哈代。

「總之，男人離不開女人，女人離不開男人！」是勒瑞的聲音。

「所以周大嫂答應給我做的帆套，」

「周大嫂：有他的，當然也有我的呀！」

「等着吧，等着你們娶太太的那一天。」

「那有那些情願當高等老媽子的來服侍你們！」文彬諷刺的說，哈代在思索

「從前有一個人，長成到廿五歲那年。」

「不許說，我們忌諱廿五。」勒瑞。

「我也許廿四，也許廿六歲。」哈代。

「他還未曾娶妻，有一天穿上一雙漏腳趾的襪子，於是便觸景生情，傷感起來；就在牆上寫了兩句話，是：『今年活了廿五，襪子破了沒人補。』正巧被他爸爸看見了，心想：這孩子想媳婦啦，於是便在下面添上兩句是：『要想襪子有人補，還得再活廿五。』」文彬還要往下說。周大哥已經嗤嗤的笑出聲來，勒瑞和哈代詭異的對望着。

「我也許廿四，也許廿六。」哈代如有所思的說。

「怎麼自己的年齡還是否定的？」周大哥。

「因為生我的時候，我自己未親眼看見。」哈代。

「這簡直是邪說。」周大嫂。

文彬也爲他這怪誕的想法納悶起來，於是向勒瑞看一眼，他並沒有什麼表示。又看哈代，他正在低頭默想着，好像已經發覺人們在注意到他似的，立刻仰起臉來；視線正和文彬的相遇，他孩氣的笑了。

他們像一群啁啾的鳥一般，棲在春的枝頭幾度吵喊後，便暫時息止下來。隨後又不知不覺的互相呼應了。他們的談論又轉到另一個題目上去。他們談着文學，讀着世界名著，最後談到戲劇，這立刻掀動了勒瑞的野心。他說想要招集較親近可靠的朋友，組織一個戲劇團，團內分新劇，舊劇兩部，他自己任新劇部導演；不過缺少重要角時他也可以兼任。哈代自然是主持舊劇。暫時擬定周大哥家作他們的會址。稱它爲 Club。在這裏的人便是基本演員。像哈代文彬懂得舊劇的，謝下戲裝便可以再上新劇台上來。委任周大哥和周大嫂事務兼會計職，意思是說用什物和錢時來找他倆。哈代再担任外交股長，以便接洽出演的事情。這勒瑞說可以幫助他。立刻他們幻想出這烏烟瘴氣的地方變成了他們的世界。就好像

現在已經公演過而獲得了成功，得到社會人士的讚美一般；每個人都現出一張興奮的臉。文彬首先把她讚不絕口的「雷雨」劇本答應傳閱。而且還向他們介紹了她的姨姊，邢先生——天才的戲劇家。他們並想不到這計劃是空中樓閣。他們的話像潮水一般，漲着，一個浪跟一個浪的湧上來。他們爭先恐後的彼此把自己的意見供獻出來。單是一個勒瑞的喋喋不休，也足夠使人神往。又何況是那神聖的藝術家來維繫着藝術的生命呢！

想像在他們永遠是善美的東西。雖是都已經走入了社會，他們赤熱的心，豐富的情感，仍然創造他們青春的幻夢。在一個客觀人看去覺得這絕對是太理想的，而他們偏要用堅忍的精神來試嘗。他們自己會用勒瑞的話來解釋：只有傻子才可以幹出點事情來。結論是先從事搜羅人才。

特別熱心的是文彬。她一想到和這好人兒在舞台上扮演着種種角色，他們便會有更多的機會相處。也許他因了和她有作戲的特殊關係，而彼此親近起來。她

真心的，迫切的希望着勒瑞的計劃能成事實。於是她便想起了足以作爲他們台柱的她的姊姊，這必須先把她請了來。

幾個人又談了一陣，玩了一會兒，兩個人便告辭走了。只剩下文彬留住此處。已經是半夜了。

周大嫂和文彬睡下了時，忽然跟她說：

「文彬你覺得他倆人怎麼樣？」

「都很好，但我比較喜歡哈代。」

「對了，他的確不錯，家裏也很好，只是他這人不易捉摸。看吧……，他們也說你穩健大方。」

「呵！」文彬用被子擦上了臉；周大嫂確是真睡了。

二二 邢先生

因爲昨夜過度的興奮，兩人醒來時，已是七點；梳洗完畢，等待楊小姐到來，三人便往學校裏去。周大嫂和楊小姐是同事，學校是臨街的；先到了。文彬又獨自走了一段路。來到自己學校時，學生已在操場上等候了許久；看到先生跑來，重整一下分散的隊伍。文彬對於她的學生有一種領袖的威權，她對待她們就像長官指揮兵士一樣嚴厲認真。因了在她心中，仍充滿了昨夜的幻妙的意像，對於眼前這羣平日煩擾她的孩子們，反而生了無限的喜愛；看到那些常是爲她稱讚不已的人，亦無所動。她雖是竭力的想保持着平日的穩靜，但言行間卻在溢出了不可抑止的自滿與歡騰！她願是獨自一人，爲的是可以自由的打開來她的心的一面。希望着的夜晚已經來到，吃過晚飯後，便靜悄悄的坐在寢室裏，欣然的翻閱着幾本書。

『你有兩封信，文彬。』邢先生由外歸來把拿着的信交給她。

『呵！』她完全不是她姨姊想像的那樣需要它。

「是上海來的呢！」她提示她；文彬拆開看。

「你的南下有希望嗎？」看她把信放下便這樣問她。

「呵等我再看看！」她重又拿起來。

「文彬，我準信你是中了魔，說老實話，你昨天到什麼地方去了？而且上個星期？」她突然間有所感觸似的，拋開了手裏的編織物，粗暴的把文彬臉捧起來。

「姨姊，你不問我我也忍不住要向你說的。」

「好孩子，你是看那個人去了嗎？」

「是的！姨姊。」

那先生突然的把手撒開，在屋裡踱着。

「他是像台上一樣的美嗎？」

「一樣，更具體些。他並不是我理想中的執袴子弟，而是我理想中誠赤的青

年。」

「你們能够談得上來嗎？」

「是的，而且很快樂。」

「很快樂?!」她自語的說，「我希望能够有人介紹我和他相識。」

「姨姊，這正是我要作的，如果你願意。」

「那麼，好孩子，你相信他會和我們和的來嗎？」

「一定的，尤其是跟你。」

「尤其是跟我?!你們沒有一點約束不安嗎？」

「完全不，像魚在水裏一般自由，盡管隨意。」

「聽你說他是多麼可愛呀!我也相信……只是你們兩個人嗎？」

「不，還有一個長人叫方耀祖的，大家都稱他隊長。他們自稱為勒瑞，哈代

；我們也都這樣稱呼他倆。我想只是我倆人也不會太改變的。」

「呵你們都做些什麼，一整夜？」

「談話，他是那麼的健談；我相任何人也駁不倒他。我的智慧在他面前完全失了效用。」

「你們請他清唱了嗎？」

「對了，請他清唱了一段。」

「那够多美妙呵，我想到了那悅耳的聲音。」

「而且，姨姊，我還喝了酒。」

「你喝了酒，……我要不相信我的耳朵了！是呵，他們一定會喝的，是他們敬你的？……幸福的彬子，誰不情願一醉呢？」她自語着。

「是的，如果是爲他飲一杯毒酒，我也不會猶豫的。」

「那麼，你們是相當的熟悉了。」

「熟悉得像認識了許久一樣！」

「不要說了，不要說了，你幾時讓我見着他？」

「那是容易的，姨姊，他這星期六要登台呢！」

「我要在登台以前認識他。」

「那麼，姨姊，如果你請周氏兄嫂，他們那兩位一定會同來的。」

「多麼頑皮的孩子，這樣做我要被人在背後叫我瘋人了。」

「那麼你就是無誠心呵！」

「我要靠你的幸運也占得一份福澤；周大嫂是你的好朋友，而我平日並未

會睬過她們。」

「好姨姊，你把我的頭髮給我弄成原來的樣子，給我在最近畫成你早就答應了我的兩張山水畫。」

「那我一定可以畫給你的，只是你的頭髮爲什麼要弄直？莫不是被人非笑了嗎？」

「未曾，但那些銳利的眼睛比任何不敬的話語還要刺人！他們把我從頭看到腳。我真要藏在地裏去，當我發現了我的長袍有三個等級，鞋上有敲不盡的灰塵頭髮像草塚。」

「萬幸你還有那好看的捲髮。」她的姨姊格格的笑起來。

「就是這頭髮增加了我的醜笨稚氣。」文彬伏在案上甜密的回味看。

「說真的，好孩子，我問你一句話，你愛他嗎？」

「我愛他，我準相信我自己，不拘我們從此好下去，抑或是分手，此後我便爲他生活着了。」

「爲他生活着了?!」邢先生立刻斂容；「假使他已經結了婚？」

「那麼，我讓他給我一杯毒酒，做我最後的聖餐。」

「如果他已經有了愛人？」

「我要知道他是否愛我。」

「另一個人由你手中奪去了他的愛？」

「姨姊，你爲什麼要問我這些？」

「你說呀！你將如何處置？」

「我不會處置！我不會處置！」

「要是我，我要殺死了我的情敵，那不愛我的人也同歸於盡！」

「啊！啊！」文彬失了知覺一般呆坐在身邊的椅子上。

星期三的下午，勒瑞差人送來一封信，附十張戲票。信裏說：本星期六哈代要演拿手好戲，請她們去看。文彬收下了，順便把揀出來的幾本書交給來人帶給了他倆。

四 星期五

星期五，對於生活在這裏的人們，是一個好日子，並不只是因爲它是星期六

的先聲；在這天，有一個希望，一個安慰，每個人都盼望着它來到；過去時，重新又等待着另一個。實在她們感到這七天的期待是太長了，心中却願意是：一個星期只是三天，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

在這裏可以瞻仰那像禮拜堂裏的臘燭似的，負着重大使命的，高聚雲際的煙筒，噴散着煙火；插在那些永遠不息的在裏面工作着，支配着人們，而又爲人們支配着的，神龕般的工廠中。一些奧妙的腦子，使用着愚笨的肢體，讓有着靈魂的生命消磨在機械的軋轢聲中，像一個永遠旋轉着滴流血汗的人生的輪磨。漸漸的那些有青春，有朝氣的人們，也都像綿羊一般的被牧放着，隨着人們讚美出一聲安適的原野，一直等待着那些血汗變成渣滓而腐壞。

烏烟瘴氣的工業城，除了各礦廠的窰井，點起了燦爛的近世文明外；他們也讓他們的無性的精神有一個寄托所。於是他們，每一個階級的人們，都自動的合攏一起，表示着人類究竟是有情感的合群動物；他們便產生了不同階級的俱樂部

俱樂部，多麼吸引人的名詞呵！對於青年男女，對於有了眷屬的人們，對於老態龍鐘的人，和小學生！在那裏有各種娛樂的東西，有不同的享受方法，主要的，却是因為常常出現着各色各樣的人物。但這是與我們不相干的事，我們不要去想。特別要注意的是星期五的俱樂部，或偶然的一個星期六的。

星期五，在這裏，誰能不願意聽到它！醒在一個星期五的清晨，誰能夠看到一個不高興的臉呢！當那冬季晝短的黃昏，罩上一層暗淡的陰影的時候；所有預備要到俱樂部去的小姐太太們，都已經收拾得整整齊齊，像皇庭裏的盛大宴會和有着慶祝隆重典禮裏的貴族夫人小姐般的賓客一樣，她們將自己最心愛的裝飾和屬意的都在這時表現出來。雖然，最樸實的，不修邊幅的人，也要有一個異於尋常的整潔的外表。——不信看哪，我們這裏的主人翁，她已經選擇了一個嶄新的潔白的手帕，戴上了新式的帽子。——她們大半是攜着伴侶，往那熱鬧的俱樂部走去

，爲的是看那些選拔過的有名的影片。自然，文彬這次是被她姊姊挽着手兒一道去的。他兩人一路走着，並不言語；實在也無話可說。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彼此都猜疑出來的心願。至到他們來到目的地，坐下來，撒開了尋覓的眼睛，仍是保持着靜默。

「啊！那是勒瑞，並沒有哈代。」她只看見了那個長人在他們後幾排坐着。「也許他不來了吧？！他曾經說過，他不願在這場來看。」文彬雖是這樣想着，但仍不時的注視着入口。

照例在放演完新聞片後，燈光重亮一次的。她回過頭去，正看見瘦長的勒瑞站起身來，向前面搖手；她立刻就看着了那個人。於是她默然的低下頭，讓他由自己身旁走到勒瑞那邊去。

四周有喊「這是都督」的聲音。

「姊姊：你看見他了嗎？」

『看見了！』

她們於是安心的看着影片。文彬她知道他們一定要有一個批評；她異常細心的抓着其中的細目，以便由小處爲難他們。間或亮燈的時候，他們彼此拋過來一個會心的微笑和瞥視。這樣她們看完這張片子。散場時，也像來時一樣的擁擠。但是她倆不必再匆忙，慢慢的躲在人們後邊，隨群衆一步一步走出來。直到出了門口，她們才發現兩個人像衛士似的等了許久，走過來向她倆行禮。

『啊！邢先生，久未見，您好？這位是邢先生，這是江先生。』勒瑞自荐而又給人介紹着。

『啊久仰！』邢先生。

『聽說貴校有一塊冰場！』勒瑞。

『有一個，兩位一定是滑冰能手，那麼請到我們那去，不知可否賞光？』

『那太打擾了！』哈代。

「那真太好了，我想我們星期日就可以去的。」勒瑞。

「歡迎極啦，星期日上午九點，我們在學校恭候。」

「再見！再見！」哈代並沒有淡漠了文彬，他向她行着注目禮。

「再見！再見！」勒瑞也向文彬點着頭。

「再見！」邢先生一直望着他倆的背影，混入人群中。她驟然的用力抱着了文彬的兩肩，她倆愉快的歸來了。

吃過晚飯後，倆人商議着誰也不許做任何事，彼此睡下來談話。文彬說她明天要回一次家，分一半票給家裏人去看。那五張有三張送給學校同事。她說她們可以在七點鐘俱樂部相會，但她的姨姊不答應。

「不，我們一同去的好，我派人把票送家裏去。」商議的結果，文彬被留在學校。

從星期五晚到星期六的夜晚，她們如同渡着一個悠長的暑假，一心一意的期

望着開學的日子來到似的。她們在幻想着他的悅耳的歌聲，動人的表情。

「我實在不敢想，那該是多麼的迷人！不知有多少人在心裏秘密的愛着他呢！」她的姊姊以一種快慰的情緒說着「而且，他就是我們的朋友。」

於是她們像成績優良的學生家長，以一種誇示的心情，預備着去參加他們畢業典禮似的，與其在家中坐臥不寧，倒不如去到那裏博得人們的羨嫉。因此她們老早的，幾乎是最先去的兩個人，坐在那裏。雖然是一些不屑於聽的節目，她們也靜靜的聽下去，表示她們大方的儀度。而且現出十分閑逸的樣子，爲的是證明這並不值得她們用心思的。觀衆陸續的來了，而她們的哈代呢，因爲幫助別人化裝，不能陪她們一齊坐着，這似乎對於她們需要上是一種缺憾。但這是沒關係的，當他到後台去以前，曾經過來找勒瑞說話，和他們 Trio 的人都點頭了的。這會立刻引起了那些屬於有閒階級的穿着奇裝異服的太太小姐們投過奇異的羨嫉的目光來。盼着盼着，哈代終於在幾百個人的熱望中，那郡 Trio 的青年男女的掌聲中

出現了。讀者呵！我先讓你們的腦子平靜一些時候吧，誰會相信那個婀娜多姿的美人，就是不時的挺起胸膛英姿糾糾的哈代呢！『他簡直是一個世間最奇特，最神秘的迷人的東西的模型；無論什麼時候，而且是在你不知不覺的便放出一種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現在讓他來証驗了這兩句話。每一個觀者，都摒息了自己的呼吸，繃緊了震顫的心弦，開放了自己的官能，享受了又空虛，又着實的藝術的恩賜！而且，什麼事能比這更愉快，那被衆人所傾慕的人是你的朋友！？

憑藉着藝術，顯示出偉大的天才；放進了自己的靈魂，造成了人間的美品！博得人們的賞識時，他本身原也不能享受；太美妙的境地裏，無論是台上台下人都不適合於久留；忘我之境原是一切表現的峯頂，在絕對的充實中反映出無比的空虛！太美好的東西，他還需要什麼呢？！

文彬看着那幾乎是與劇中人混爲一體的作戲者，他對於戲劇與人生的界限生出不可思議的懷疑。

他呢，又在衆人的熱烈的掌聲中，被O.E.S的人們接下台來。誰能曉得他此時的心情呢！

這時候已經是夜間二點鐘左右，各公館和各機關派出來的車都載着他們等候的人歸去了；勃瑞挽着哈代說：

「你一定得叫我吻你一下，今晚你太迷人了。」

他躲閃着，轉過臉來，正看着坐在往學校去的馬車裏兩個人向他招手。

五 滑 冰

學校裡的兩個人，雖是昨夜睡得極晚，但不到六點鐘便醒來了。她們爲着同一件東西澎漲着血管，一件人類的珍寶——感情，使得她們不能安靜。她倆彼此都明白這時的心情，都帶有幾分嫉意的秘密的溫存着。這裏除了哈代，還有什麼話可說？什麼事值得做呢？聽吧，只要你們願意，竟可以在她們面前提起這名子，

她們會立刻現出了不可抑止的笑容，奔放出衷心的話語。最初她們竭力鎮靜着，掩飾給彼此看；因為約定時間已過，漸漸的開始不安起來。時針已經指到九點半鐘，所等待的人仍無消息。但誰也不情願再找出已經收拾起來的工作；只讓時間無可按派的浪費着。

「我真痛恨這一群人，言而無信；而且只知道自己快樂忘了別人，我尤其恨！」

「我想他們也許會晚來一會兒，姨姊，不要錯怪了好人！」

「但希望你的話成事實，如果再等等不來，我們一同上街去！」

「讓我陪你去滑冰，我正想到山後尋找和郁奇沒有採全的莢角。」文彬說着提起了一個旅行袋，曾經用來裝乾植物莖的。她的姨姊氣惱的拿起拋在床上的皮手套，文彬替她提着冰鞋；兩個人下意識的離開屋子，慢慢的慢慢的走在；到了校門，仍無校役通告有人來訪。她們的遲延顯然的也失效了。

「這是多麼不合理，如果他們來了我們不在；」邢先生說着停住了腳。

「快看！姨姊，他們來了，那一定是！」文彬看見遠遠的有三個人，那正是他們，像兩顆星拱托一個明月似的在森林中隱隱約約的出現了。

他們看見主人都站在門口，趕了幾步。

「我們來遲了，真對不起！」

「那都是等他的原故，」

「我們這位哈代是蘑菇頭，」

何必用心聽誰說的這些話呢！眼睛已經切切實實看見他們站在面前了。難道相信自己眼睛，反不如相信自己耳朵多嗎？

「只要你來了，可以赦免一切不是呵！」文彬的眼睛在告訴哈代了。

「我們這冰場，還要拔涉一程！現在先請到裏邊休息一下吧！」邢先生說。

「不必客氣，邢先生已經預備好，我們便一直去吧！江先生是不下場的？」

哈代說着便轉身。

「那個袋子想來是盛乾糧的，」勒瑞已經和文彬開路了。

「不是，這你們是不懂的；周先生，爲什麼俊英不來？」文彬問着他們周大哥。

「真的呵，周大嫂爲什麼不來呢？」邢先生也連忙回頭打聽，周大哥是落後了。

「她今天有些不舒服不能來。」

「昨天，邢先生對於我們哈代還滿意嗎？」勒瑞問。

「那真是太好了！江先生實在有舊劇天才，而且有相當修養的。」邢先生稱讚的說。

「承您謬獎，我不過只是愛好而已；江先生這袋子我可以猜着！」他回答了邢先生的話，又自信的向文彬說。

「猜猜看！」

「收集植物的。」

「不是！」

「不是？那是做什麼？」

「是，……」

「是做什麼用的？」

「是裝石子的！」

「這意思如果是前一分鐘改變的，那我就無話可說了。」

「怎見得是前一分鐘改變的？」

「您看，您那袋子外面還有些種子的絨毛，碎枝；並且我還認出這是什麼植物！」

「呵！」文彬翻弄着袋子。

「無話說了吧！」哈代勝利的笑着。

「上次用它裝，這次不見得還裝它呀！」文彬不服的說。

「哈代專門這些事細心！」周大哥在格格的笑了。

「沒辦法，這簡直是女人的心；這我全不屑於想的。」勒瑞當真的搖着頭，表示不耐煩的樣子說着。

「邢先生滑冰一定有成就了吧？」哈代在和他的主要的主人搭訕去了。

「還不會走呢！江先生一定滑得很好吧？」邢先生順口問。

「我也不行，是將學的。」哈代說。

周大哥的憨笑，和勒瑞瞥視代替了說話；他們又在使用他們的故技了。

他們一行五個人走着，保持着相當的距離，互相呼應着，交談着，用均等的速度彼此牽就着。有時候邢先生領路，有時候文彬獨自跑到前面。他們穿過了橫貫校園的羊腸小徑；過着土崗。在這酷寒的北方的冬天，這座面積不大，而富有

天然的靜美的花園，在露骨的表現着青年人的雄壯。用人工剪裁的松柏，圍護着一簇簇的等待春天來復活的牡丹。零星點綴着三座茅亭的參差不齊的長青樹，尙蓋覆着一層潔白的雪；代表了冬季的特色。那些枯乾的老樹：在天上最高枝，這裏那裏作了幾處鴉巢。他們像朝拜聖地去的聖徒一般，在冬季少有的艷陽下，一個挨一個的跨過了一個山層，來到兩條平坦的馬路前；順着左邊走去便是工廠的後門。這時候和勒瑞並行的文彬突然停住腳；勒瑞仍獨自往前走；

「您要到什麼地方去呀！」邢先生望着他取笑的說。文彬並不作聲，哈代瞅她一眼，倆人相視的在暗笑了。

「這次不會錯了吧，江先生太壞了。」勒瑞退轉過來，沒可奈何的笑着說。
「您不是知道嗎？」文彬抿嘴笑着分辯。

「這裏就是北石坑，」他們一千人走到一個龐大的石坑前收住腳；「士敏土就是從這些石子鍊出來的。」文彬向他們解釋着，大家都往坑裏尋視。

「在我要到這裏作事的前一天，我還未想到，」哈代有所感的說。

「江先生到這裏一定覺得很寂寞吧？」邢先生問。

「不，在這裏很好，我是隨遇而安的！幾時我們有機會下去參觀一下，」
「那是隨時都可以的，前面的山有道。」文彬說。

「我到這裏來過：那時候，還未開這麼大。」周大哥。

「走吧，走吧，這有什麼可看！」勒瑞不耐煩了。邢先生領着上了斜坡，三人順着圍牆走進鐵門。貪看石坑的哈代，發見只剩文彬一人作陪，便急忙趕上去。對於他這種舉動，文彬頗不以爲然。也只好尾隨着他；他們全體都到了目的地。

一個四周爲短牆包圍着的，有四方畝大的游泳池，展在他們面前了。

「這就是我們的滑冰場！」當邢先生這樣介紹時大家都笑起來。

「很好，很好，」哈代說，「但不知怎樣下去？」他表示異常滿意和有趣。

「這裏有天然的梯子！」邢先生走到下面砌着兩條彎管的邊沿上。

「讓我先下！」勒瑞脫了大衣交給周大哥；於是他先翻過身子爬下去，兩隻腳蹬在水管上，然後跳到冰面。其次，周大哥，哈代；邢先生也把大衣交給文彬。

「要小心，這石子很滑，」哈代望着邢先生說，「您不下來嗎？」他又問着文彬。

「我不想下去了，我又不滑，多麼難下。」

「你下來吧，下面比上面暖和。」她的姨姊在叫她。文彬聽了，也就小心翼翼的照着他們那樣爬下去。

「哈代幫幫忙！」勒瑞說。哈代卻只管站在遠處答應着。周大哥把她扶下來。於是他們四人便找到一塊木板，——這是早經邢先生使用過的；坐下換鞋。冰面還敷着薄薄的一層雪；文彬無事，站在上面，下意識的用腳擦着。

「對了，文彬，就這樣先擦一擦很好。」她的姨姊滑到她身旁來說。

「江先生最好是用您的圍巾擦擦！」哈代也換好。

「那都不好，最好是用江先生的大衣。」轉眼間勒瑞已經不知去向了。文彬起初以為她姨姊的話是善意，後來才聽出三人和她開玩笑。她笑而不答，回到他們換鞋的木板上坐下來。

「江先生慫如果冷可以坐着隊長的大衣，披上我那被窩，就暖和了。」哈代說。

「我不冷。」文彬只管在用心看着他們。

聰明的讀者，你們先閉起眼睛，想一想他們每個人在這種冒險的遊戲裡，都是表現出一種什麼特色呢？假使要想從他們細微的動作裡，得知一點個性，那這是一個好機會了。然後讓我來描畫給你們，試一試和你們想像的是否相附。

現在我要首先把那個惹人注意的勒瑞，介紹出來。這裡的游泳池是圓形的，冰面距離岸上還有兩人高的深度，冰凍得也有四五尺厚，在薄雪層裡，混雜着更

多的灰塵和砂粒，就像人工砌的鵝卵石子的馬路似的；只有中間的一塊，經人用過的露出了冰面，比較平滑。要想去滑向外圈，那是一件冒險的事；我們的勒瑞他便在嘗試着呢！他的風掣電閃般的旋轉，可以把別人的心都掀起來的。他毫無想及碰倒的危險。他的長瘦的身軀，像一個狂風大浪裡的船桅般搖盪着，令人驚懼。實際上他已經倒下幾次，又爬起來的。在人們都小心翼翼的，用心揣摩怎樣去放腳的時候，他已經筋疲力竭的跑回來坐下休息了。相對的，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如同嬰兒學步的人，蠕動着；外來的一些聲色，也能引誘她作出一種更壞的姿勢。間或聽到人們的指示，或由於羨慕，也大胆的放開了脚步，作一次冒險的試嘗；因為怕那不能提防的跌倒，會引起難堪的反應，結果是更壞的。所以我們這位邢先生，所滑的區域是沒離開她自己幾步的。而和她差不多是同時練習的周大哥呢，他已經够稱爲老手了。他專心一意的思索着怎樣運用他的腳，把一個看來

的花樣練習着。有時候怕人們防礙他，跑到牆的一角。有時他又迅速的竄入人們

的一群，得意的滑着。他是無論在什爲時候都知道享受的。其餘的那一個呢？他在文彬眼中是什麼樣的呢？在讀者以爲是什麼樣的呢？先不用美妙的詞句形容他，聽到樸實人們的一聲忠心的叫喊，看到情人眼裡溢洋的愛護的光芒；就可以想像出那動人的奇績來。他的姿式，優美而活潑，穩健而溫柔，他不需要做作，不需要模仿，他本身就是一個絕好的模型。當他捨去了自我，扮演着各面的人生時，他不是他，沒有什麼力量可以覓找出來。然而真的他存在着時，恐怕又沒有一個更智慧的東西可以捉摸這奇異的精靈。

把觀察與想像聯在一齊，把自己放在這種玄想的圈外，是怎樣一件神奇的事情呵！什麼珍品和光怪離奇的東西，都會被你創造出來。文彬常是不由己的在人們使用他們肢體時她使用腦子的。

這時候，她心目中愛着的人，已經滑過來坐在她的身旁。她驚覺的讓出更多一點地方給他。他在脫鞋。

「江先生是累了罷！」

「我要歇一歇；江先生慫若冷，可以把我這被窩披上。」她看着文彬說。

「呵！」坐了許久，幾乎僵硬了的四肢，在她現在是十分需要的。但她想了想，並未照他的意思作。勒瑞也來了，哈代和文彬都在讓地方，勒瑞便坐在他倆中間。

「那麼，江先生，您可以借用周大哥的鞋滑一下，他的鞋是兩用的。」哈代。

「君直下來！」勒瑞立刻喊他。

「我害怕，那一定會蹣的。」

「沒關係，文彬你試試看。」她的姨姊也在慫恿她。

周大哥立刻坐下，把鞋脫給她。

「我好像吃了鉛塊，脚上有幾斤重呢！」她心裡有些惶亂，身子像失了重心似的，剛站起身便蹣倒了。頭枕在哈代膝上；他立刻把她扶起來。文彬更胆怯了

「君直幫幫忙。」勒瑞又在遠處喊了。於是周大哥便去扶住她的胳膊，
「不要害怕，身子向前彎着，」他在教她。

「可憐，我一點也不能幫忙。」她的姨姊慢慢的滑過來看着她說。文彬一步
一步的走着，周大哥把她送在中間便離開了。她立刻如置身孤島，既不想求人；
於是她有比她姨姊更壞的搖搖欲倒的樣子。每個血管都戰慄着，她用力太多了。
她在出汗了。

「不成，讓我下來吧！」文彬覺得她現在是再可憐不過了。她奇怪他們並未
注意到，她幾乎不能再走一步。

「江先生，讓我扶您一下。」哈代跑過來，把右手遞給她；她像意外的抓了
救生圈一般，欣然的用手握着他的手；舒了一口氣。走到木板上，一下便爬下
去，現出和勒瑞一樣的筋疲力竭。哈代在笑了。她立刻把鞋換給了周大哥，老老

實實的又回到原來坐位。這時候周大哥和哈代互相牽着雙手滑到中心去了。隨着不大工夫就聽着周大哥喊的聲音。

「你看他多壞呀，把人家帶倒。」勒瑞望着邢先生說。

「他要蹿，我要不撒手，連我也倒了。」哈代笑着分辯。

「來，我們倆人試試看。」勒瑞。

「您請吧，我不願意跟你跑野馬。」哈代把左手放在背後，右手豎在嘴上，將身子輕輕的一彎，便轉了幾個圈子，滑了一個花樣。

「喂！哈代！」勒瑞提高嗓子怪叫了一聲；哈代驚楞的急忙停住腳，身子立刻失了平衡，企圖再站穩已是不可能於是就勢向前倒下去，把兩手放在冰上，身子筆直的撐起來。大家都稱心的笑了。

「看，哈代蹿了一個藝術的蹿。」勒瑞在宣佈着。

「真的，好像戶內運動的一節。」邢先生說。

「報應，報應，剛才怎麼蹣我着！」周大哥孩子似的迷笑着說；文彬立刻想到時才牽着自己時，手上未戴手套的。他爬起來了。接着又是勒瑞的一個跛。

「我不想滑了，我要蹣死了；」勒瑞坐在冰地上說，「怎麼未看見邢先生蹣倒？」

「邢先生一定會蹣的，不然是不公平的。」哈代說。

「你們在替人念咒，」周大哥。

「邢先生蹣了，我們就走。」勒瑞。

「哎呀，」文彬早已看出她姨姊的惶亂的脚步，她終於担心的喊出來。邢先生坐下來了。誰能不笑呢！於是他們凱旋似的都跑到文彬這裡來換鞋。

他們又作第二次爬蟲，爬上那固定的梯子；邢先生先上去，邢先生的冰鞋；文彬第二，她的兩手爬着岸，腳立刻便離開水管，勒瑞用力托起她的兩隻懸空的腳，她的姨姊在上面把她扶起來。周大哥和哈代同時搶着上，哈代退下來時；又

幾乎把他帶倒。他們的冰鞋，大衣，也都分別運上來。文彬和邢先生在上面接着。對於這座冬季的游泳池，又作種種理想。他們想着到夏季可以來游泳；因為邢先生在此地游泳是首屈一指，而他倆在學校時就學得很好的。

「江先生今天還到周大哥家裏去開辯論會嗎？」歸途中哈代向文彬說；他看着她提着的旅行袋兩人不覺失笑了。

「去，你們請請邢先生，」文彬低聲說。

「邢先生，如果下午有工夫，高興的話，可否請到我們周大哥家玩玩？」勸瑞卻先請了。

「那太打擾了，實在不好意思。」邢先生。

「邢先生不必客氣，周大哥是很歡迎的。」哈代。

「沒關係，我們周大哥不會說話，讓我們代請。」勸瑞。

「邢先生不嫌，就請大駕光臨。」周大哥。

「我們下午敬候，再見。」勒瑞行着禮。

「再見，」哈代也在行禮。「江先生回頭見。」他又向文彬說着。

「再見！」邢先生回答着。文彬只呆呆的望着這三個人的背影，她是不喜歡他們這樣對待她的姨姊的。

「實在下午我還要見記者，討厭的東西！那麼吧，你留下你們周大哥的地址，我自己去找，你先到那裡說一聲我準到。」文彬答應着便回家去了。

六八 邀 請

三點五十分，文彬已經到了周大哥家裡。她一眼看出他們因為沒有邢先生同來，現出失望的樣子；她立刻就說明她的姨姊因為有事耽擱，在五點以後一定趕到。她以為這解釋是十分需要的。她覺得她的來並不引起他們興趣時，她稍現不悅。

等待着一個人，每個人都把目標放上去。以前沒有她，他們不是玩得很好嗎？現在，他們幾乎無話可說；注意力顯然的十分散漫；掃興的程度，隨着時間一點一點的增加，他們在每一次談話和動作成一段落時，便提一下等了許久的客人。暴燥的勒瑞和爲着一個陌生的客人預備豐盛的晚餐的兩位主人，幾乎在懷疑要受了這不忠實的人欺騙的；連文彬也煩燥着。正在每個人都以爲是完全絕望時，邢先生說話聲在院中出現了；哈代急忙從新結好領帶，穿起上身；勒瑞也由床上跳下來。他們除了文彬外，都互相寒暄着。客人表示十二分抱歉，使他們久候。她不能不舖張的陳叙着她來晚的原因；那一個討厭的記者，怎樣和她糾纏不清，怎麼的向她恭維；她又如何的用她的才智和敏捷的手腕，機警的，對付他，結果是一百個圓滿。而他們呢，又表示十二分敬佩和久仰她的幹練，而絕對的相信，這件事對於她易如反掌。他們幾乎像探險家發現了一個罕物，馬上要創造出一個奇蹟似的，引出了辯論的題目；對方呢，也不示弱的應對着；三個人就像在舞台上

對話一樣，不容有第三者插入；兩位主人索性各自幹事去。

「文彬，你來！周大嫂看她無聊的呆坐在一旁，便把她叫出來；陪伴自己去請楊小姐；屋裡留下他們三人談着。

文彬跟隨周大嫂來到楊小姐家；因為她怕勒瑞和她打趣，費了許多話才請動了她。並且爲了要把她表妹帶去，先聲稱不能久坐。文彬早已不耐煩了，只管在那間帶有南方氣息的臥室裡用心思；好容易她們穿裝打扮整齊，她便首先跑出來，像一個困鳥出籠似的急欲飛回那溫暖的巢裡；她想着在這樣一個長時間的離開，不知空白了多少可愛的畫面！

「楊小姐來了呢，而且還帶來兩位小姐！」她第一個先走進來報告他們。被請的客人也都來到了，她們先去見老太太。

「你們的辯論還未開始，還是已經停止了？」她看着哈代在來回的踱着，勒瑞坐在床上，邢先生仍坐在原位。

「呵！你們無詞可辯的，贊成我的，都投降到我這邊來！」哈代用一種勝利的口吻說。

「你是強辭奪理，那是不必與之爭的！」勒瑞搖着頭說，「賣弄他的聰明，那意思是說：『呵！你看我，我是修養，你們不成！』他又向邢先生示意。

「江先生，讓我告訴您，您是贊成那一方面？比方說吧，我以為要當一個王子，那麼我扮演上，叫人看去像一個王子就夠了。他們的意思說：讓人裝一個狗，那得必須變成狗，要去演挨殺便真的得頭落地見了血；我則以為叫人知道那是挨殺便夠了。」

「我們並未主張真變狗，頭落地。」邢先生。

「他在胡說，江先生，我跟你說一個事實；我忘記了他的名子。總之，是一個有名的戲劇家，他扮演了一個希臘悲劇的主角，演得太成功了，結果他瘋了。那就是因為他把他自己完全融會成劇中人了。」勒瑞說。

「這是真的，這樣才會成功。那麼江先生演豆娥爲什麼會掉眼淚呢！」邢先生。

「那是特殊訓練！」哈代。

「這話誰信呢，那麼你現在給我哭一場，」勒瑞。

「這簡直是邪曲，我不再和你們分辯，江先生您是贊成那一方面？」哈代。

「我以爲特殊訓練是有相當效果的，可是沒有真情的駕馭，那也不會做得逼真。這兩種說法，都不是絕對的，而是相伴的。」

「這太油滑，騎牆！」勒瑞搖着頭表示不贊成。哈代低頭在思索了。

「要有動於衷，才能發揮於外。用特殊訓練，往外擠眼淚是不會有靈魂的。」

「邢先生說。」

「俊英！」外面是周大哥的聲音。

「君直！」屋裡周大嫂應着。聽到了這一雙夫婦的親暱的呼應，客人們都笑

了。

主人們在擺飯桌了。辯論暫時擱開。

「這次的飯菜真豐富呢！」勒瑞望着桌上的菜說。

「我們都是占了邢先生的光！」哈代說，於是大家一圍而坐。

在談諧的動作和談笑中，彼此愉快的敬着酒。邢先生是宏量的，有着男人的爽直的氣概，毫無拘泥和做作。哈代不能多飲表示歉意，而文彬的酒後臉紅，卻更多了一件趣事。他們盡量的在享樂，每個人提出一種遊戲，大家玩着；受着罰。邢先生便在這時顯露她圓潤的歌喉。無疑的，她立刻便成了他們戲劇團裡的台柱。有着這兩個善於應合人心的人，和幽默的周大哥，整個宴席上充滿了歡笑。飯後，休息的時候，邢先生在請求哈代給表演舊劇，大家都誠懇的附合着。

正如他自己所說，他一陣心血來潮，興奮的咳嗽了一聲，作了一個準備的啓示；拿起擲子來當馬鞭，搬開飯桌，當地爲舞台，便獨自表演起來。除他以外，

整個屋裏的人呼吸都摒息着，不作些微的聲響。每個人的心都被他吸引着，幾對視線都向他投射着，牽移着；起初彼此還盼顧着的作讚美示意；漸漸的他們專心傾聽着，看着，還怕不夠；至到他已經完了他的節目，他的意像和歌聲仍繼續在感官裡回旋！他們都在忘我的境界中；他們的眼前只有一個精靈，一個不可捉摸的精靈，激盪了他們青春的熱血；使他們沒有其他的慾望，沒有更多的要求。假使有，那就是願時間停頓，拘留着他們在那即使是已經成了迷離的幻夢中！

文彬在這裡分得他一份情意；她只有一個純真的信心，她切實的感到共同的獻出真摯的情感，融會起來，分給每一個分子去享受，是勝過了一個無性者的獨佔。假使，她是他的良人，她一定對於他這種合群性和友愛的施捨，毫不覺得不便還要贊助他結交許多朋友；在合理的純潔的維繫着，使他們盡量的享受着人間的一種偉大的愛。「而且，他本身就是一種愛寵，一個天之驕子，爲什麼要爲個人所獨佔呢？！一個人間的精華，爲什麼屬於一個人呢？不只是我需要他，我有什

麼理由得他的偏愛呢！現在我不是也很快樂，而且其他人也都愜意歡心嗎？」她這樣想。

不是因為明天，還有一個等待着他們爲一部分人工作的明天；他們一定要玩到通宵的。他們是多麼的不情願離去呵！萬幸，他們還有一個「改日見！」那句証實有效的臨別話，在給他們一群帶來了幻想着的甜美的期待呵！

七 回 請

「小彬，你要帶給他們書嗎？」邢先生封着信口，看一看坐在她面前讀着雜誌的文彬說；星期二的早晨照例因爲她兩人上午都無課，便坐在寢室裡。

「你不是不要我借給他們圖書館裡的書嗎？我自己的已經交給他們了。」文彬看了看信皮上的名字，不作興的回答着。

「我已經替你寫上問候他們了。」

「噫！」

「你猜他們都會來嗎？他們？」

「我想你所要請的那兩個人一定會來的。」

「那麼，無疑的，也請你作陪！」

「呵！」文彬重又低下頭去看書。

「書，對於你不知有多大吸引力；放下它吧！我們談一談好不好？」她的姨姊把信放在一旁，把手交叉着托着腮說。

「我是在給書相面呢！」文彬把書合上。

「你一定得嫁一個書獃子，好動的人是不高興你這樣的。」

「我連一個書獃子都不需要，我和我的的一個墨水瓶，一隻筆結婚。」她半戲言半認真的說。

「這太慘了。而且，我絕對不相信，這好像是失戀的話。」

「那麼，姨姊，你的意中人是怎樣的呢？」

「我嗎？無論如何我也不嫁一個文丐；我需要一位有錢有地位的人，而且不干涉我的自由，忠實於我。」

「那麼你不願做賢妻良母的？」

「不要，而且我也實在做不來。」

「呵！」

「你願做嗎？」她姨姊問她。

「我也不願意，姨姊我像嗎？」

「還像，這與你有什麼用處？你不是和你的墨水，筆，結婚嗎？」

「我想，每一個人都應當去把自己造成最好的賢妻良母！」

「爲什麼？」

「因爲男人需要呀！」

「男人需要？」

「對了。」

「多麼奇妙的小彬呵，要應合男人需要！」

「不，我自己例外，姨姊，我問你，你可以爲你的愛人犧牲一切嗎？」

「當然可以，如果我真心愛他。」

「像你剛才說，既沒有錢又沒地位的人，你愛他也肯嫁他嗎？」

「肯！」她的姨姊自信的說。

「你爲他受苦，作他的附屬品也肯嗎？」

「只要我愛他，我想我一定嘗試一下的。」

「呵！如果他不愛你，或者以後不愛你了呢？」

「那我就殺了他！」

「咦！」

「小彬你愛哈代嗎？」

「愛的。」

「他也需要一個賢妻良母嗎？」

「不，他崇敬一個有才幹的人。」

「呵！小彬，你等一等，我要快送這封信。」她在文彬肩上手拍了一下便飛也似的跑了出去。

文彬重又拿起雜誌來用刀翻騰着。

第三堂課完了，到了中飯時，邢先生接到勒瑞電話，告訴他屆時準到，決不爽約。下午六點半鐘，請客的人所需要的兩位已經來了，其餘O.E.C.的人都推說有事謝絕。因為是請他們到屬於自家的俱樂部裏看電影；她預先派人買妥了票。雖然去的時間不算早，但因為是名片費了許多手續租來，機器遲遲不到，開演時間不得不延長。雖然兩位懂事的客人，並不因此表示煩惡，但主人卻爲了這意外的

變故十分焦燥。於是便想了一個變通的辦法，利用了這時間參觀了所在地的工廠。

冬季的夜晚，常是放出一股侵人的寒氣，稀疏的，迷離的微弱的燈光，點綴着廣廠，罩着一種朦朧的霧色。他們和她們迤邐的，一個挨一個的走着；有時候，各自停止了脚步，抬起頭來，望一望那欲墮的繁星；看上去，他們就彷彿在創造一個美麗的動人的故事，表現在這富有詩意的冬夜的畫面裏。這些太幻夢的太不可捉摸的景象，站立在科學的背景前，深沉的刻在每個人的心上。每一個足踪的戳印，都存在着永恆的意義！

天公作美，主人如願已償，他們終於等待來影片。

同爲這一個可愛的靈魂所煽惑的兩個少女；在他每個盼顧和言笑中，都會點起另一個嫉妬的火焰；爲了保持着雙層情誼的尊嚴，雖是表示着都在讓步；但愛神的眼睛，對這點並不重視，她仍不斷的向她們射來。雖然她們想到博得他的愛

，是極渺茫的事，但私心中都迫切的希望得到他另眼相待，這種惠與而不願爲任何人所掠奪。

奇異的環境，偶然的巧合，也在按派好了不同的命運；是什麼東西，在使得青年人作了道德眼裏的可笑事；不必去問創造出人類的那個主宰，只在你眼前的青春裏去索求。聰明的讀者呵！我不敢使用我拙笨的腦子刻劃這些不可思議的事情，所產生出來的快樂與煩惱！假使當你們或者是幸運或視爲不幸，爲愛神所射中時，那正是我的解釋！

現在暫且也隨着那兩個少女，爲了他，而在深夜歸途中護送一程吧！

八 舊曆年前

又一個星期日的他們一群，照例飛回他們的鳥巢，日曆上填滿了同樣的歡騰；他們設計了劇團的事情。現在我要叙說的是舊曆年前的僅有的一個星期了。

因爲邢先生已經回家過年不到，其他小姐們也因爲忙着過年的事情，坐了不久便歸去；最後只剩下文彬和那兩個人。

他們三人，好像太陽的原色，經過了三稜鏡的透射，彼此都窺見了真質一般，而爲了同出一源，同向一方的感覺，相親近起來。

哈代告訴他們他明後天便回家去過年，明年是否回來，還說不定。他說，他並不需要作這裏的事，他有他的計劃；他不久想到南方去；而且，在南方他有一個較這裏的家更重要的職責。當文彬也告訴他，她也是不干於在此的，而時時想到上海去居住的時候；他立刻誠懇的告訴她，他在那裏有一個伯父家，他有一個妹妹是在上海讀中學的；而且在那裏有幾間空房子，她可以找他妹妹和她們同住的。她知道詳細的詢問一個人的身世和處境是十分不禮貌的事，雖然她是這樣的願意知道關於他的一切；連久已悶在她心中的關於他的疑案，她也不便提及。她只是表示十二分感激的接受對她的友情的關照。他又說起了他的志願，他的過去

的一些事情。他追念他的死去了的一些親人；他有一種永遠是暢明的聲調叙說着；他怎麼爲這些可怕的心中的幽靈在黑夜以至於白晝所紛擾。雖然，爲文彬所不能理解的勒瑞的阻止和故意的打岔；他也在不防礙雙方友誼的盡情中說出了許多傾心的話語。在這一個將要別去的一晚，他們並沒有作任何遊戲，他們一直談到深夜，毫無倦容。最後勒瑞忍不住在喊餓，他們的女主人立刻便預備了一些饅首蒸熟了，分給他們吃。於是他們都免去了餐桌上的儀禮，坐在自己原來的地方，噬食着，彼此傳遞着；親睦得像教徒分享他們的聖餐似的，心中充滿了貞潔。在這時間他們也止不住他們的談話的情緒，哈代立刻便給文彬說了一個影片故事；這使文彬更進一步對他的思想和將來的趨向上了解。他有那麼多的話向她說，文彬聽來還嫌不夠。對於他的未曾給予這裏任何少女的真摯的告白，熱烈的友情，使她如讀啟示錄一般的感動。勒瑞宣告着他失掉了他等於失戀的時候，他又誠懇的囑托文彬幫忙；雖然這句話是含着特別的意義，但文彬答應着說她可以借

給他幾本他喜歡的書，使他消磨這幾天的。

最後，勒瑞再三的催促着哈代說應當歸去了。但他說爲什麼這樣忙，再見面還要有兩個星期呢。於是他又繼續的說了許多關於人情事故的話。一種依戀和溫柔親切之感，浸在他倆心中。他們爲了有一個未來的光明的前程的憧憬，他倆便欣然的在心靈中握手了。

臨行前，他問她是否也喜歡看關於社會科學一類的書。他說他那裡有兩本「百科全書」，裡邊有他們所要知道的東西比較分量多；他說他在離此時把書送到周大哥家留給她。於是他們又說些閒話。這時候桌上的鐘已經敲過三點；他們終於不得不從衣架上取下了大衣，在他穿着衣服的時候，勒瑞早已把他的純白的圍巾圍在自己頸上了；他不情願的向他要着：「爲什麼拿我的呢，我不願圍你這條；」「這裡有一條是誰的，你可以圍！」勒瑞舉起文彬的那個她朋友給他織成的，有着深淺烟色方格的圍巾說。「我不能奪人所愛！」他立刻這樣回答了他。不

是因了他已經圍上了勒瑞的那條，她要說出她那句真心的話；「假使你願意，就請圍吧！而且無論甚麼。」他們已經鞠躬告別了。周大哥送出來去扣門的時候，叮嚀他說不要忘記帶羊肉來。

九 接待朋友

哈代走後，文彬便也由學校搬回家去。臘月年梢，家家都忙着過年的事情；周氏夫婦更顯得比平日忙迫。勒瑞此地無家，仍是一天到晚的往他家跑。文彬又揀了兩本小說派人送到勒瑞處。他們都準備着過年。

在過去的每個年節，文彬常是爲着平凡的渡過，而帶來一種過度熱望後失意的空虛。甚至於使她覺得這將要永遠陷於無法彌補的情況中。但這次年中，卻顯然的使她從內心中感到異樣；她把在這過去的一年中許多不如意的事情，都聯想起來：就好像在檢查一個用過的機器一樣，對它們只有一種簡單的希望，希望能

够因了有一個新鮮的活力加強起來！這就是她生命開始的第一個春天，冬天裡的春天！

在元日日的早晨，她收見了她的好友的來信，說初四日那天來看她。這是她數度約請了的。於是她便欣然的爲她安派了一切；一個客人應享的待遇。在她朋友指定的時間前一刻，她父親帶領着她和她的弟弟一齊到車站去接她的朋友。

在這環圍皆山，由西北颳過來的黃沙的城市裏，她和家人便接來了這懷有踏入他鄉的驚奇心的顧靜貞小姐。

她倆彼此相見之下，非常愉快；互相追叙別情，暢談着半年來別後的事情。在他們發過牢騷，互相羨慕了以後，文彬立刻把她們的 Club 介紹給她；那裏的每一個團員；自然首先提到了她們這裏有一個勒瑞和一個哈代；這在文彬給她的信中早已經講說過無數次的。顧小姐都傾心聽着。她倆心中充滿了興奮，立刻商議着規定怎麼消磨這幾日，於是他們便擬成了一個簡表。

「明天，先到我們的學校去，順路可以到我們的天然的冰場，和北石坑，工廠。後天呢，去拜訪周大嫂；請他倆帶着到大學裏去。大後天，去聽戲，我們這裏的新穎的舊戲；這保管使你拍案叫絕。」文彬這樣和她的朋友說着。

晚上，她倆都不能睡；談着過去的事情，談着將來，互相探詢着老同學和先生的消息；有的已經結婚，有的出乎意外的做了母親，有的在大學裡讀書。使她們在下意識的惋惜和驚嘆中慶幸着祝福着自己的沒有煩擾的大變動的命運裏，文彬立刻又聯想起那個與她相識不久的可愛的人；不由己的她又在嘴邊帶出他們的 Club，她的心底密愛着的人來。

第二天早晨，她倆老早的就醒了；躺在床上，又開始說了一些話，便起身了。梳洗完畢，匆匆用過早點，文彬便以地主自居；帶領着她的客人，參觀了他們這裏的街市。

「聽說你們這裏有兩種烟，一種白色的，一種黑色的；穿白衣服便落黑烟，

穿黑衣服便落白烟。」顧小姐煞有介事的向文彬說。

「什麼呀，這簡直是侮辱我們，誰跟你說的？」文彬分辯着；她忽然想到蒼蠅屎，忍不住笑了。

「人家都這樣說的，而且晚上脫下襪子脚面上都是黑點。」

「不用等到晚上，現在脫了襪子，脚面上就有黑點的呀！」文彬瞧着她朋友

的脚說；「不信，試一試看！」

「當了老師還是這樣頑皮！」顧小姐推開她。文彬任性的笑着；勒瑞遠遠的提着冰鞋走來了。

「我看着像江先生，你過年好；」勒瑞走過來說話，文彬看着他一臉呆氣望着她倆，她越法太笑起來，也不顧說話。

「什麼事，這樣可笑呀！是笑我嗎？」

「方先生，你脚面上有黑點嗎？」

「討厭，你再說我走了；」顧小姐表示惱了的樣子說。

「不說了，好靜貞，方先生讓我介紹給你：這位是顧小姐，我的朋友，這位是方先生，——勒瑞。」

勒瑞向顧小姐很恭敬的行着禮，顧小姐也向他點着頭。

「江先生想到什麼地方去？」勒瑞問。

「我要領顧小姐到我們北石坑和工廠，參觀去。方先生是滑冰去？」

「不，我剛才由冰場回來；如果你願意的話，我也奉陪走一趟。」

「嘔，那更好了，我們就一齊走吧！」

於是勒瑞又折了回來。他們一行三人往北石坑走着；文彬立刻覺到在這長人身邊少了什麼。

「哈代爲什麼還不來呀！」她問。

「一定是在家裡玩住了；我想也快來了呢！」

「他不會不回來吧？」

「我想是不會的，他的東西都未帶走的。」

「他應該早來了呢；他不是說初二便回來嗎？」

「我已經給他寫信了，等我再寫一封信催催他。」

「呵！」

他們不知不覺的走到了北石坑；勒瑞一直先把她倆帶到了那座屬於他們的冰場；顧小姐看見了這個廢了的游泳池，不覺失笑了。

「江先生，你看這冰場好些了吧？前兩日我們又來滑了。」文彬看了看上面有幾處圓形的刀痕。

「這一定是方先生滑的呢。」

「對了，」勒瑞笑了，「那裡是我滑的。」

「靜貞，你看你不帶冰鞋來，多麼眼饞！」

顧小姐笑了笑。他們又拐過了短牆旁的小徑，走回北石坑；走到了這塊方圓十畝三十丈深的石子坑的邊沿，他們一齊停住腳；坑裡有幾十個工人，有的在埋着炸藥，有的看守着運送石子的斗車；看着這帶有幾分神聖的奧妙的工作，他們感到十分有趣。

「靜貞，你看我們這裡的寶藏，真是天產此山皆有用；看吧，石子可以作成洋灰，紅土可以作成瓷器；沒有一塊是廢物，你們那裡有這個呀？而且地面上的黑土是够你遇冬的。」

「而且，我們這裡的人，都是樸實，誠實，勤儉，能吃苦能勞作。不似你們那裏唱四平調穿硬領！」

「是呀還有一個一才兩用的供給你們這能吃苦能勞作的 Club 人滑冰游泳的地方。」顧小姐反譏的說。

「江先生，江先生，我看這倒是一個自殺的好地方，跳下去保險你粉身碎骨

。』勤瑞打岔的說。

「我不想這樣死，暴露了屍首，我要死便跳海。」

「我想我死的時候是不選擇地方的，」

「爲什麼？」

「因爲我不想自殺。」

「噢！」文彬望着他笑了；顧小姐望着文彬也笑了。

「哈代爲什麼還不來呢！」她忽然想起那一次他們一千人來到這裏的情形來；她以一種孩氣的真誠渴望的口吻重又問着。

「我回去再寫一封信，信後天收到，他大後天就可以來了。」勤瑞安慰她似的說。

「時候尙早，我們到工廠裏走一走吧！」文彬看一看手錶說。於是他們踏上了唯一的一條寬整的柏油路；這是一條直貫全廠，通前後廠門的唯一的路。兩旁

是各部工廠；因為舊曆年假期期間，機器全部停頓着；只有兩三處需要工人看守的地方還在轉動着機輪。沿路堆積着許多木材和大小碎石堆子。這裏便如顧小姐所說有着白色灰塵。他們只能走馬看花的記下一些工廠的輪廓；內容是不能去看的。而且他們也不要去看。走着這寂靜的馬路，說着他們所要說的話，心情是十分輕鬆愉快的。正如一些情侶和知己當夏季的黃昏在公園裏散步一樣。兩個主人又同客人介紹了這裏的三塊淨土；一處是文彬的學校，一處是哈代的事務所，一處是貴族化的北山。勒瑞立刻告訴文彬說他的雙親不久就要來此；他一定要佔據了其餘的那塊淨地。他們又談到了南方，他們對於山清水秀的蘇杭，都十分憧憬。他們說有機會一定要在那裏消磨幾年。

走盡了這全路的盡頭，又轉回來。已經到了下班時候，工人都陸續的回家；和他們三人路上相遇，不時的拋過奇異的目光來。這對於他們並不感到不安。出了工廠，他們說好明天在周大哥家會面；勒瑞獨自回去，文彬帶着她的朋友到

她的學校去歇腳。

十 羊肉鍋

第二天下午，勒瑞第一個先到了Club等了一些時候；文彬帶領着顧小姐才來了。勒瑞一看見文彬就說：

「江先生，我已經給哈代寫信去了，大概明後天他就可以回來呢！」

「嘔！」文彬看着滿屋裏都是陌生人，隨即有意無意的哼着。

「我今天真是對不起，不能奉陪小姐去，因為我有一點公幹。」

「你不去，我們幾人去。」周大哥催着周大嫂預備着。

「沒有你，還做不了蛋糕嗎？」周大嫂說。

於是他們把一群客人留在家裏，帶領着顧小姐出發了。文彬對於這條路是不熟悉的，穿過幾條大街再入小巷；還要走三里長的馬路，才走出了效外。在學校

的一旁便是哈代的事務所了。文彬立刻想到了他每次在夜深獨自歸來走着這寂靜的長長的路途的景象，因了關切之感，她不禁心靈戰顫起來。

周大哥已經走到他的事務所去詢問他是否回來了；這時候文彬的凝神的眼睛看見一輛人力車遠遠的跑來；她清醒的看着坐在那上面的人；車是走近來了。那不是他又是誰？！於是她狂喜的用手向他招呼着，顧小姐也在注視着他。

哈代也看見了他們，車停在他的事務所門首，他急忙跳下車來，和他們欣然相見。他說他要先回所裏報到，隨後便到學校去找他們。他把一個蒲包交給了周大哥，自己提了皮箱便走進所裏去。於是他們都像獲得了失掉許久的珍寶似的，再也不希望什麼；安然的來到學校。找到了一位在校的舊相識，請他作引導；文彬只跟隨着他們走着；她無時不在記掛着那個人；在人們不注意的時候，她機警的暗地裏撒開了眼睛望四處探索；或是盲然的隨着人們也在那些看不到的東西上面停留一些時候。哈代趕來了；在她偶然的一次回頭的當兒，他已經站立在她的

面前了。文彬在驚喜中並沒有忘掉把顧小姐介紹給他，也問過他的老太太好。

學校裏各部大致都是過去了。他們立刻便向那位好心的引路的朋友致謝，告別出來。文彬怕是顧小姐不慣於和他們聚會便先向他們告辭。可是哈代和周氏兄嫂的誠懇的相請，使得顧小姐也不便推卻；於是他們一千人又都來到他們的Club。這時候，勒瑞已經離開了這裏；周大哥立刻打電話告訴他說哈代已經來了，在他家裏；勒瑞回話說立刻就到。

周大嫂在外面忙着羊肉鍋，周大哥去買水菓；於是哈代便和文彬叙別了。

「江先生回家都作些什麼？」文彬問。

「打了一次牌，聽了一次戲，看了一次電影，什麼都是一次。」哈代說，「江先生都怎樣玩了？」

「沒有做什麼玩，未曾打牌，也未聽戲，只看了一次電影；對了，江先生空了一個好電影呢！」

「是什麼片子？」

「怒焰。」

「呃，這片子我看過的。」

「可是我不大明白內容的意義是什麼，」文彬說。

「那是表示民衆的行爲往往是無意識的，」哈代給她解釋着。

「呃！」

「顧小姐是初到此地吧？」

「對了。」文彬替她朋友回答。

「江先生還到什麼地方玩去了？」文彬原是坐在顧小姐的面前一張椅子上的；她覺得背向着人，而又防礙兩人的視線，於是便坐到床上去。

「呵，到北城去拜年，南城一次，西城一次；到了我姑母家看見了我的一個表弟，原來他也在那裡；他原也是挺好玩的，不久我們這又要多一員了。」

「那真太好了，我們的CUB越發熱鬧了。」

「邢先生還未曾回來嗎？」哈代問。

「未曾，因為我們學校還未開學。」文彬說，「對了，江先生，你快登台吧，好多人都等待聽你唱呢！」文彬孩氣的懇求着。

「好，好，我一定唱的！這要得先和我們隊長說一下，是吧！」哈代也用十分懇切的話回答着她。

「啊！如果江先生真肯，顧小姐情願晚回去幾天的。」

「那太榮幸了；呵！顧小姐也是喜歡舊劇的？」

「相當的喜歡。」顧小姐。

外面吵喊的聲音。

「聽，我們隊長來了！」哈代說。

「我太想他了，他是我的愛人呢！」勒瑞跑進屋子。

「不行，我在失戀了，太痛苦了呢。哈代，我一定要吻你一下。」他走過去興奮的在哈代左頰上吻了一下；哈代默默的接受着。這舉動使全屋人都笑起來，他幾乎忘掉了同來的那個人。

「他是我的衛士，爲了等待見你，請了兩天假。」勒瑞指着那一個叫蕭承恩的青年說。

「咳，咳，」哈代向他點着頭。

「這又是我們的一員了；」隨即他又介紹給文彬，顧小姐相見。

主人們在擺飯桌了；楊小姐一千人早已來到，她們是吃過飯的，先在老太太屋裏坐着。

吃羊肉鍋的是哈代，文彬，顧小姐，兩位主人，還有新來的蕭先生也被請在內。蕭先生顯然的是在獻殷勤，看上去是手忙腳亂，令人發笑的。文彬是從來不喜歡開口笑人的。哈代把一盤嫩羊肉遞到文彬面前。他是知道她的食量很小，吃

東西很謹慎的。

「你無事，去買點橘子，糖，瓜子什麼的，去！」周大嫂以大嫂的口吻命令着站在一旁的勒瑞說。

「僅遵嫂夫人命！」於是他戴上帽子便出去了。幾人飽餐一頓，一齊稱讚着肉的味道。主人們收拾餐桌完了，便把楊小姐一千人都請了過來，一一相見。

突然間由門帘伸進兩條長甘蔗來，勒瑞那隻提着一堆蒲包的手也出現了；他走進來放下了東西忙着給那些小姐們行禮。哈代和蕭先生接過了甘蔗，兩個人立刻煞有介事的把甘蔗當鎗，拿在手中，勒瑞便喊着口令，喊到三的時候兩個兵士一齊由向着文彬面前調轉過來，望着他們隊長描準打去；

「你們看我的衛士要叛我了。」

屋裏人哄笑着。

「哈代，我一想到你那妮娜樣就想發笑；你怎麼那麼會裝蒜？」周大嫂想起

他演劇的神氣來。

「江先生唱得太好了，散了我還不想回去。」楊小姐說。

「那我榮幸之至。」

「可惜我未看着，」劉小姐。

「那我很抱歉！」

「我想學，」周大嫂故意難他似的喊。

「我教！」他也讓他不能被難倒似的應着。

「我現在要聽，」蕭先生說。

「我現在不想唱！」哈代。

大家都無可奈何的面面相覷，忍不着笑了。

「我第一次看見周瑜，我就以為他是周瑜；當我看豆娥的時候，我不能想他是豆娥；我只在想他的本來面目。」這是文彬說的。

這次他幾乎不儘想出任何話回答；他的臉現出一種從來未有的愉快的光輝，但他讓它如曇花一現似的，立刻斂容；順手拿起一本書看着，回恢了以前穩靜的樣子。

屋裏黑壓壓的一羣人，三三兩兩的分頭談着話。文彬顧念着她那不慣在這種環境作客的朋友，時時的搭訕着使她不至於因了人們的冷淡感到寂寞。對他呢，她以一種特殊的，親切的關懷，在人群中，向他撒過溫情的，溺愛的瞥視來。

楊小姐那一堆人，好像是在商議着什麼，漸漸的由喃喃低語喊起來；於是引起全屋裏人注意了。原來是方小姐要回去。

『你們在這裏我自己先回去。』方小姐說。

『那不行，我們一齊走。』楊小姐說。

『幹嗎呀，你看你們！』

『什麼人在家等着你呀！這麼急着走。』周大嫂取笑她說。

「別胡說了，你不知道，」方小姐姐姐的背對着其餘的人，在她們那一堆人前面站着，現出很着急的樣子。

「她要走，我們就走，我們是一齊來的呢。」她們也都站起來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勒瑞。

「大家在一齊玩不好嗎？」文彬說。

方小姐瞞怨着她們那幾個人；她原意想獨自溜走，沒想到卻驚動了整個屋裏的人。看上去她是十分氣惱了。

「那麼，方小姐一定是討厭我的，讓我先走吧；走，哈代，蕭，我們走！」勒瑞情急了，他穿起了大衣，預備要走的樣子，他的兩個衛士只管哼着不動。但是腴腆的方小姐，并不懂在這時候說些解圍的話。這次勒瑞真的激怒了，他自己先走出了屋子；素知他脾氣的哈代，看到這情勢，沒奈何的，只好尾隨着他。方小姐看到這情形，幾乎是由於自己闖下禍似的，慌恐的跑了出來。

『我要走，你爲什麼也要走呢？』她急不擇言的向那長人說着，她的衛士也都追了去。

起初還以爲只不過彼此開玩笑的文彬，對於雙方只是善意的挽留着；末了她看出情勢變成嚴重起來，爲了解救僵局，她在方小姐未走前，便竭力阻止勒瑞離去。他們并未接受她的好意。

兩個主人是這樣爲難，遇到了這樣奇特的客人，他們的熱心是失了效用了。他們不能怪罪那羣小姐，只把不是都放在勒瑞身上；無論如何，他的走是不對的。他倆用大哥大嫂的身份，用更親近的話責斥着他；用壓制的方法攔阻着他。

文彬看到了勒瑞把哈代也帶走；而他呢，好像並不理會到她們是被他請來的；使她立刻對他倆起了一種從來未有的，可怕的憎惡心。而這裏走了他，也無再呆下去的必要，於是她在一種異常憤怒和失望裏也向主人告辭。勒瑞呢；他們卻因此轉回來了；他在用強迫的態度阻止着文彬和顧小姐；他的暴躁的激情已經成

了炸後的雲烟了。末了，他們知道使她倆回來已是不可能的事，便作了兩人的護送者。

一路走着，他們三人向她倆說着抱歉的話，他們把不是都推到勒瑞身上來；勒瑞他自己呢，也在承認他自己的過失，大家都爭論着剛才這件事。他的衛士，現在才敢申斥他，勸告他。立刻就想到這樣的唐突的離去，好像是和主人鬧氣似的，是如何的對不起那兩個好心的朋友。於是他們又從新商議着怎樣向他們的周氏兄嫂去陪禮。分別時，勒瑞又囑托了他的兩個衛士，把文彬兩人送到家裏。最後他還是氣憤憤的說：

『這地方都不是人，我不能再在這裏住下去了，我要走了，』他於是向文彬說着便和顧小姐告別，走進他的寓所。

『不要這樣說吧，明天見！』文彬忽然像猜仲了他這不可捉摸的粗暴的舉動是在蘊藏着一種什麼力量；她由於自身處境去想，對於這看去不近人情的勒瑞

，完全同情起來。

夜間二點鐘，文彬和她朋友回到家來。因為家人都熟睡了，沒人詢問他倆深夜歸來的事。兩個人經過了幾乎是窘人的沉默便睡下了。

對於這件事始終未發一語的顧小姐，顯然的是十分煩擾。因此這兩個為她朋友所稱道的青年，在她心中並不生好感。

十一 周大哥生辰

第二天早晨，便是星期五的早晨，因為顧小姐，明天就要回去了，她倆便不再出門，情願在家中話別消磨了一上午。她們像一對情人似的，一直是用一種低低的聲音坐在屋裏傾談着；直到吃午飯的時候，便被家人呼喚出來。

下午文彬爲了給她的好友帶回一些本地土產，兩個人便到磁廠去買磁器。因為始終是在記掛着昨夜的事情，歸來時，她又把她的朋友帶到俱樂部來。

他們的O.S.O人員，並未像她理想那樣爲那件事紛擾着。在未開演以前，他們全體到場，特別是不常來的周氏兄嫂也在內；只是那個人，並未被她找到。但這不是沒關係的，因爲他向例是要晚到半點鐘的。文彬便以一種和自己家人爭吵後立即怨悔了的心情，等待着那個特別爲她所疼愛的受委曲的一個，開始等待着他的。

正在她所估計的時間，那一堆屬於O.S.O的人群中起了一陣小的搔動，她準信他是來了。於是她就好像這樣的相見，已經表示彼此和解了似的，而得到了安慰；先他們離開俱樂部了。

翌日，上午九點鐘的時候，她把她的朋友送到車站。到在那裏，周氏兄嫂也正好送方小姐上學。相見之下，彼此又說些抱歉的話，於是方小姐和顧小姐便一路結伴走了。

歸來時，周大嫂和文彬說要到她家去；於是周大哥，獨自回自己家。

周大嫂見了文彬的母親，便拿出兩張戲票說：

「伯母：我想您明天一定有工夫的；這是明天的戲票，有君直的朋友唱，請伯母去看，不知能否賞臉？」

「真謝謝你的好心，我一定捧場！」

愛好戲劇，而又絕對阻止她的孩子接近的，乖僻的母親，卻意外的答應下來。文彬高興得中止搬到學校去。

無論到什麼地方，文彬跟隨着她母親的時候，看去永遠是被人羨慕的親愛的母女。當她的女兒指給她那一個剛剛走入後台去的魁偉的人，就是哈代時；作母親的用一種異常慈祥的特別關切的眼睛瞟視着那個人，爲她女兒填滿了她耳裏關於他的可誇讚的事情的那個人。

「這孩子我好像在那裏見過，」她母親如有所感的說。

「是真的嗎？媽媽，」文彬驚喜的問。

「你看，你的姨姊來了，」母親好像故意尋找邢先生似的，指給她女兒。

因為他們的哈代的戲碼排在前面，在這時候他已經出場了；文彬便不再去打攪坐在前排的邢先生。

哈代這次並未曾用心作戲，他幾乎忘了他是在台上，他竟不能粉飾着由內心生出的一種不可抑止的悲哀！他是怎麼的為這情緒所紛擾着。看上去他對於是否自己還要作下去也在思索；悠悠忽忽的演完了後，好像是在逃脫似的，走出了後台。因為後面還有壓軸的戲，他下台後，便來到他們CIE的人羣中。勒瑞立刻讓給他文彬身旁的一把椅子；於是他便被介紹給這裏的唯一的長者文彬的母親。坐下來時候，他不動聲色的向着坐在前面的邢先生瞥視了一眼；便故意的裝成思睡的樣子，閉上了眼睛。雖是這樣，文彬卻懂得在這看去單純的平靜的軀殼裏，活動着的精靈是在怎樣的震動。

戲快散時，文彬的母親便向這兩個請客人道謝，和周氏夫婦說了些更親暱的話。哈代便向勒瑞瞟了一眼，勒瑞於是規規矩矩的站在文彬母親面前說：

伯母可否答應讓江先生和我們去吃飯，今天是我們周大哥生日，我請客。

『可以的，不過太打攪了。』她於是放下了伏在文彬肩上的手。『有工夫請幾位到我家裏玩。』

『改日一定拜望伯母！』於是文彬便被他們三人帶走了。

途中文彬忍不住向走在她身旁的哈代說：

『江先生，今天未用心唱吧！』

『馬馬虎虎吧！』

文彬聽了，便不再言語。她知道他是不肯在任何人面前示弱的。

席是預先訂了的，在一個很講究的飯館；她們一共六個人，壽星夫婦坐首席，兩位小姐在右，那兩個人在左。因為勸瑞請客，而是爲了對於他的不盡人情的那一夜，向這裏的人們道歉似的；他過分殷懃的，向客人禮讓着；因爲是慶祝壽

星，酒是每人必須喝的，文彬自然又是把臉弄得漲紅。

「江先生，你的那本書可以再買一本嗎？」勒瑞向文彬說。

「現在已經無處買了。」

「那書真太好了，那麼你是預備送人的？」

「不，」

「那麼你可以送給我了！』周大哥放下酒杯，笑着說；全桌人都笑了。

「那麼我就送給你吧！」文彬。

「多謝，多謝，江先生太慷慨了。」勒瑞馬上站起來，舉起筷子，像捧着香

似的向文彬揖拜。

「你跟人家要，人家還好意思不給。」哈代說。

「我要敬一杯酒，表示謝意。」

「我實在不想喝了，我喝了不舒服的。」

「不，一杯，一定可以的，壽星，壽星奶奶，楊小姐，」

「人家不能喝，你爲什麼老勉強！」哈代看文彬現出爲難的樣子說。

「你呢？」勒瑞問着哈代。

「我用不着你讓，我喝也不是爲你喝，我是爲周大哥；壽星，我敬你一杯；周大嫂；」說完隨即看了文彬一眼。楊小姐正在和周大嫂說話；於是在位的五人，便一齊舉杯相慶。大家都一飲而盡；壽星連聲道謝。

「江先生，我跟你說：有一次，我和君直到哈代那裏去，坐到吃飯的時候，我們等急了，便催他叫飯給我們吃，他沒法子叫所裏開了三個菜。你想我們那够吃。菜都吃完了才半飽，再讓他叫，他一定不肯，你說他財迷不？那裏有這樣主人不給客飽吃。」

「江先生，這是真的嗎？」文彬笑着問哈代。

「真的，不過我也從來未見過有這樣不客氣的客人。」

周大哥聽了先格格的笑起來，於是全桌又佈滿了笑聲。

「那一定是你們吃得太狼狽了。」文彬。

「沒的話，三個菜那够我們吃，你想！」勒瑞分辯着。

於是他們又喝酒，周大哥和勒瑞划着老爺太太拳。哈代拿着三隻筷子搭成凹形握着兩端說：「我算一算能否南下，明春的時候。」

「咦！掉了。」文彬吓唬着；哈代抬頭一看，筷子果然掉了。坐在文彬兩旁的周大嫂和楊小姐都笑起來。

周大哥和勒瑞划，周大哥輸了。於是勒瑞又跟哈代划，勒瑞輸了。哈代又跟周大哥划，哈代伸出手來。

「老爺，」哈代。

「你是，」周大哥喝。

「太太」哈代。

「我是，」周大哥喝。

「我是，」哈代。

「老爺，」周大哥喝。

「我不划了。」周大哥飲下第三杯說。大家看着都笑成一團。

「周大嫂我跟你划，」哈代。

「不，我不要當你太太，」周大嫂笑着拒絕。

於是撤下酒去，拿上飯菜來；大家只吃了少許。勒瑞未終席時，便先說吃飯後到周大哥家裏去。文彬首先吃完，坐着等候着。哈代低頭吃着飯說：

「有臉紅的了，」文彬知道他是在說自己，只笑着不言語。

「告訴你們我有一個笑話，等到家再說。現在想起來的。」於是他好像一陣心血來潮似的忙着離開飯桌。人們只在等候他了，於是大家漱口洗手謝過主人，便往周大哥家裡走來；途中楊小姐說要早回家便先告別了。周大嫂和文彬順路買

了幾串糖葫蘆，和兩斤橘子。到家後，幾人吃着；哈代便開始講他的故事。

「你們知道，海裏不是有龍王爺嗎？」周大嫂點點頭。「那一天適逢他壽誕之日；自然，這是一個大典禮啦；於是玉皇大帝，王母娘娘，都派去欽使，備齊禮品前往進賀；十八羅漢，廿八宿，也都齎上厚禮親自前來；水晶宮裏，自然是熱鬧非凡，車水馬龍，吹打彈唱，歌舞歡騰。這時候恰巧他手下的三位大將，一個蟹，一個蝦，一個魚，忘了這樁大事，聽到這消息，那敢待慢，趕緊端了自己的珍寶前往上壽；到了宮門，關人要先遞過片子；他們臨來未曾想到這層，於是三個便商議着隨便起個名子，蟹說：「我叫禹夏商周，」蝦說：「我叫太上老君，」魚說：「我叫三國曹植，」這時候偏巧龍大搖大擺的來了，看他們三個在商議什麼，於是便過來問了始末。他說：那有四個字的名子；那麼吧，把你們一個末了那字給了我，咱四個好一齊去，我就叫：

「周君直！」文彬笑着喊！

「你看他還傻聽着呢，」勸瑞。

周大哥抿着嘴不作聲，哈代仍要往下說的神氣，文彬想了想說道：「海河淮江。」

「哎。海河淮江，文質彬彬。」

「蒼松翠柏，馬可福音。」他倆搶着說着，君直卻眯眯的笑起來；周大嫂拿着天九牌玩；於是他們都圍在桌上頂牛。文彬是不會的，哈代便耐心的教她；勸瑞一向不願玩這些東西的，在一旁吃橘子，吃了一個又拿第二個。

「兩位江先生吃了，你再吃。」哈代說着便搶過來，一個遞給文彬，一個自己吃。頂牛的時候，文彬只管扣牌，他扣的是什麼哈代都能猜得出，文彬輸了許多次。哈代笑着說：「江先生一定氣極了。」

「我想起來了，勸瑞說你叫勸瑞跟別人不同，很好聽。」周大嫂向文彬說。

「好聽嗎？勸瑞，」文彬故意叫了一聲。

「對了是好聽的。哈代是不是？」哈代笑了。大約在十點鐘左右，他倆回去了。文彬仍留住在這裏。周大哥的生辰便如是的渡過。

十一 傳染病

這一個星期，文彬並未到他們Club去，她回家了。家裏小孩們見她回來，都喜歡的圍住了她。

「姐姐，我要一個橡皮，我那個綠色的不能擦色筆。」大弟弟，棟說。

「姑姑，我的筆記本已經用完了，還有先生告訴我們也要買色筆。」——大姪女容。

「老姑哇！我告訴你，你送給我你的幾張馬糞紙，我可以給你做成一個雙翅的飛機。」——大姪子奇。

「姐姐，姐姐，」他的四歲的小弟弟跑來了，文彬一手把他抱起來，親着他

的小嘴；另一個三歲的小姪子祝，因來遲一步，失掉了先親她姑姑的機會，索性就停留在門首。

「他生氣了，看！」

「他生氣了！」大一些的在拍手喊。

「爲什麼呀？祝，」文彬放下四弟走過去蹲下身來，握着他的右手。這孩子並不接受，撒開來，想逃走，轉身去打開，但是他打不開；於是他羞惱成怒的哇的一聲哭出來；孩子們的笑聲隨着他的哭啼擴大了。文彬的母親走進來了，

「我猜準是你回來啦！」她抱起她的孫兒。

「媽！」文彬笑着招呼了一聲，孩子們都安靜下來。

「啊！奇怪，那個黑姑娘呢，爲什麼不見？」文彬立刻發現面前少了一個。

「可惡的熱姑娘嗎？她有病了。」奇說。

「幾時病的？」

「好幾天啦！給她什麼她都不吃，連眼都不願睜呢。」容像講說一段神祕故事似的敘說着。

「媽媽說：告訴爸爸叫楊海給做一個箱子，把她裝進去，埋在地底下。」奇說。

「你們不要瞎說；媽媽，她怎麼了呢？」文彬歛容。沒等她母親回答便跑向嬰兒室去，小孩們都尾隨着，被她關在門外。

那個胖胖的黑姑娘已經變得蒼白而又憔悴，心志已不清明，感覺是十分低弱了。她盲然的睜着兩隻大眼睛，像她的洋娃娃的一般，不能轉動。鼻孔翕合着，顯得呼吸格外費力。文彬立刻把她抱起來，撫摸着她的棉似的手，按了一下額，試着她的脈膊和溫度；於是她又匆忙的跑到了圖書室去查看醫書，她找到了相似的病象，抄下一張藥方子，便交給了僕人去買。

「你們一定給了她很多的藥，不然就是未曾理會她！」她和她嫂嫂說。

「以前並未注意，前日哥哥給買了這份藥，昨天又吃了闍大夫的藥水。」嫂嫂說。

「那麼你們，三弟，奇，容誰願意去把闍大夫找來，我要他給打針。」

「我不去，一個黑姑娘，我是很討厭她的。」

「不要給她治了，誰叫她上次不願打針呢！」

文彬并不理會他們的話，給大孩子披上圍巾，小的穿起外套，送到門口，於是兩個孩子，不情願的去了。這時候漱藥已經買來，文彬先給她漱着喉嚨。全家人都會聚在嬰兒室裏。不大工夫，大夫來了，給黑姑娘注射了白喉針。文彬把孩子們都領到圖書室去，她自己翻閱着最近寄來的雜誌，孩子們擺着七巧木。當他們都專心玩着的時候，她躡出來，告訴她母親今天晚上學校裏校長請客，必須得回去；於是她未在家裏吃晚飯，便走了。

一個星期過去了，爲了那個孩子的病，她一直是不安着。星期六的下午，上

完了課，便坐了一輛人力車回家去。進門她看到家中仍然很平靜的各人做着各人的事，她便放下心來。那個孩子已經脫了危險期；她於是快慰的抱着她，給了她一些白水，其餘的孩子們都被父親帶到郊外去了。

於是她便趁着這閒工夫，整理一下書籍，給朋友們寫了幾封回信，拿起來最近的雜誌來讀。因為孩子們不在，顯得異常沉寂；起初他還能讀得忘我的境界，漸漸的注意力不能集中，她意識到獨自一人在這書房，感到十分不安。她放下書，下意識的在書櫃裏翻着，但找不到她所要看的。她有些煩，有些感到自己的異樣；她像置身於無數的蒼蠅堆裏，周身都起了痙攣，頭漸漸的大起來；她不願說話，也不願動顫，窒息得難過，便倒在沙發上。

等到她清醒過來，才發覺了自己躺在床上，醫生和護士們圍着她。她覺得喉頭疼痛。可怕的景象立刻包圍了她，她尋思着怎麼被帶到這裏來。

「我不是好好的在讀小說嗎？而且，我們還有星期日呢！」

「是的，今天就是星期日！」大夫都退出去了，留下一個護士。

「今天，今天是星期日？！讓我起來，我應當就去，他們在等着我呢！」

「江先生，你要喝一點水嗎？」

「我認識你，老同學，劉小姐！」

「對了，正是我，現在覺得好些嗎？嗓子還疼嗎？」

「……」文彬點點頭閉上眼睛了。

當天下午三點鐘時，是大夫診病的時間，給她注射了白喉針。她完全在昏迷的狀態中，渡過了兩天。醫生們爲了自己的職務每天記錄着病情；像風雨表上劃下星辰一般參差的溫度和相差太多的脈膊。安眠藥和瀉藥使她的紅潤的臉，溫柔的眼睛戴上一層死的色彩！她的雙親兄嫂每天輪流去看她，像犯人的家屬探監一般站在玻璃窗外；她完全不知道她的無知覺的睡眠會使倚俛在門檻的親人們落了多少眼淚！

第四天，在夜間她醒過來，看見了右左的窗子，看見了紅白方格的花磚地；她下意識的，數着那些都是方格的東西：一雙一雙四個一雙的玻璃，一對一對一對一對，許多一對使她數着疲倦了的方磚；她想着把地上的方塊放到窗子上，把窗子的玻璃移到地上來。各種想像的聯絡律錯綜的紊亂的支配着她的心志，使她近於瘋癲。這狀態並未支持多久，即昏迷了。不大工夫，她又驚醒了來，她好像聽到一些響聲，她盲目的尋找着，

「黑夜，窗外是黑色的，屋子是亮的，這一定有着人間的意義！否則我會睡在郊外呢！」她於是撫弄着她的手指，那個可笑的大拇指，他會動，她準信它會跳起來，像人一樣；或者會說話呢。慢慢的她用它摸着頭髮，眼睛，鼻子，嘴，耳朵；她笑了，她確信自己是呼吸着人的氣息；她又試着放到胸上，在那火熱的胸膛裡觸到那跳動的心，她不再懷疑了。

但是立刻她的低垂着的眼睛看到了許多紅點，珍珠般的紅點！這可怕的病象

立刻帶來了死的恐怖絞着她的心。她本能的喊着，用她的不能夠伸張的喉嚨喊着！被關在屋子偷食的貓，聽到了人聲，蹲在放着藥瓶的小几下，咪咪的應着！並沒有人來，喉嚨一刻比一刻縮小，他不能再叫喊了；眼睛射出兇暴的光芒，她感到屋子在打旋，她緊緊的抓着枕。因了過度的刺激和疲倦重又陷於昏迷了的狀態中。

那個要出去的貓，彎着背，前爪爬在門上抓着。

早晨五點鐘時，守夜班的大夫，在門口探視了一番，詢問着將走進來的護士；他聽到病人燒至一百零四，七，便走開。

白天再注射猩紅熱針。

過了一天以後，她的心志漸漸的清醒過來；她完全明白了生死的意味，那不過只是相隔一髮，而她正在其間顛覆着；也許她會回到生的方面來，也許她就接受了死神的召喚；她並不痛苦，也不驚懼，她以為那只不過是心靈的安眠。沒有生的快樂就沒有死的苦悶；沒有生的苦悶，便沒有死的快樂！忽然間她覺得死並

不如是可怕；她讓自己像到另一個世界旅行的人，在未動身前，她把她的親人們，和所關心的事務都從新思索一番。她要安派他們，使他們離開她也能過着安適的生活！她首先念及她的雙親，她想到他們一定為她的死去非常憂傷！她的哥哥們也要因了手足之情，而洒淚！而且那些可愛的小孩子們，她對於他們有着過分的記掛！其次是她的朋友，她的一個最要好的朋友，也許因了她的死，而說出一句：「人生是寂寞的！」然而始終為她念念不忘的，是她們的Gino當他們知道了她再也不能走進他們的一羣的時候，他們每個人都作何感想？那個熱情的勒瑞，他一定頻頻嘆息的，說幾聲可惜；因為有着多年友誼的俊英，也許會帶着她的君直，走到她的處女靈前痛哭一場；隨後，他們議論着她的生平，她的為人，以及這病的可怕！而那個人呢，他只是默默的思索着，傾聽着，看着他們每個人的表情；不作任何哀痛的表示，或是說一聲惋惜的話；「站在雲眼裏看廝殺！」他的內心究竟是怎麼樣呢？也許和他的外表一樣的不足輕重！他是不是毫不念及她那

無時無刻不在追隨着他的深情！毫未受到曾經說她是穩重大方的她的死的影響！她想到此處再也不願想下去；於是她下了決心似的放棄了生的依戀，準備着完結她的債；——對於這短短的一生所遺留下的債！立刻她構想了一份遺囑；也像一個有着名譽和財產的人一樣，按派着她的私產——她的廿一年來所積蓄的全部財產——一個箱子；箱子裏邊有幾十個大小盒子，每個盒子裡面滿滿的盛着各種什物。

當然的，那些聖牌聖像獎牌和頸鍊這些視為最珍寶的東西要仔細的考慮，如何安派。衣服統統的贈予她的表姊妹，但她的朋友親手做的睡衣和底褲褂必須要穿起來。那些盒裡的犬大小小，各式各樣的鉛筆和毛筆，平均分配給六個孩子；像皮洽巧有六塊；鉛筆刀也可以每人分兩個。那些心愛的稿紙呢？平日十分敬惜的。還有她那隻用了六年，經過了許多成功的考試的鋼筆呢？她感到了沒人配享它們的悲哀。她先讓它們也和聖像等放在一齊，最後再想。還有那些從會寫信伊始，保存着親友們的信件；誰能夠得着這唯有屬於她才是珍寶的東西？書本，

那些在初中每天早晨拿着一管紅筆，或是鉛筆，勾畫着的那些花園的花草和森林的落日；蝶貓一樣大，菊花似蒲公英，和古裝美人……。還有和這些保藏在一個盒子裡的，當她十三歲的時候，最初的一個爲她死的愛人的畫本和墨跡；因了想到這些東西也將要成了附屬的遺物，這更增加了她的傷感。而那個已經活了廿一年和她同年歲的洋娃娃呢？有着棕黃的頭髮，深藍的眼睛，肚子一擦會響的，而且帶着一頂紅絨帽子的；這又怎麼處置？「把她給誰？這誰也不給，帶在我的身旁！」

她又用心思索着，是否遺漏了一些重要的東西！她又從新想了又想。

最後，她忽然想起了那些訂成冊子的許多親友們的像片；立刻那些影像親切的填塞了她的哀愁的心！她一想到她不久就要與他們和她們永訣，而她獨自一人走到另一個世界去；她對於死立即起了莫大的恐陸！死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含着什麼意義呢？她苦惱的憎惡的反復思索着！

她的頭腦漸漸的紊亂起來，她已經不能辨別自己是生存着抑是已經死去。始終佔有她心之全部的那個精靈，慢慢的來近她的面前；她的浴在淚水裡的眼睛，尋找着那已經變成模糊的，始終使她愉快的臉；在每次無可奈何的自慰的想着和他有這麼一段緣分不枉此生時；另一個虔心的祈求：願求上天再給予她一些如是的日子！

「我不能死，我不能！我有一件事未曾做，——我的愛，我要交付予他的我的一切！」於是她對於生的延續強烈的渴望着。

在慈母的含着血淚的祈禱裏，上天把生命還給了她的女兒；到第三天她完全脫離了危險期。

院內院外傳送着她轉好的消息；她的家人和朋友們都被允許到她的床前來看視。她就好像被魔王捕逮去受刑而意外的被赦放了似的，得重見親人的那般快樂。病的痛苦也不能阻止她歡欣！她已經是戰勝了死神；她反而因了這駭人的遇險

而自豪！於是負着很大責任的姨姊，欣喜的向人們說着：「她是好了，完全像一個好人一樣了！」

屋裡的玻璃窗和花磚已不能滿足她的幻想，使她不時的引頸到臨街的窗外瞧，一切都如死一般沉寂！一般枯燥！她盼望着有一個生靈陪伴着她；從早望到晚的等待着有人來，等得失望的時候，總以為是被人忘掉了，不免悲傷。看到她們時，她就想也隨着她們飛出這籠子。她說她像籠裡的小鳥。她的姨姊有時因為不得暇常是派人送來許多食物和書報；這些東西在她都成了金玉一般的可貴。她母親把顧小姐親手給她做的衣服也給她帶到醫院來；她便如獲珍寶，向大夫和護士們介紹着。當她獨自一人守着這所病房的時候，那個像老虎一般的花貓，常是睡在她的枕旁；她高興的和它低語着。

但始終秘密着的一個渴望是：正當她想念他的一刹那，那個人走進她的病房來！

寄存文彬十二天的那間隔離病室，又來了兩個患白喉的小孩兒，代替她的位置；她被移到二等病房去。對於這新的環境她立刻發生興趣；這裡一共有六張床，都睡着病人。隔壁的三等病房也同樣的和她們睡在同一方向的兩排床上；是一些不同階級裡的不同年齡的人患着各種病症。而她便是睡在一個割腿的年青姑娘左旁，一個產婦的對面的。

她以她天性的好奇，觀察着這一隅的特殊的环境；有時候她會想及一下與這些景象相關連的生活，和現實聯絡一齊。那個爲疾苦的病人們勞碌的護士長，打扮得漂亮的護士，和自爲至高的大夫們；這些帶着純潔和不祥的白色的幽靈們，都在她心中留下不可消滅的印象。

她不再需要看畫本和書籍，這裡便是一個更真實的人生的寫照。那個四十五歲的老婦人爲了生一個孩子而死掉，抱在護士腕上的那些生下來便作了孤兒的嬰孩，缺腳斷臂的殘廢者；誰能夠否認人類的愛不是生命的泉源？而又是痛苦的母

親呢？！不拘那些修女們怎樣的努力向一個垂危的病人解說，講起那真正的幸福在那永恆的天堂；誰能夠對於生全無依戀呢？那些白衣的天使們的匆忙的脚步又爲了什麼呢？那些已是半世的長者，英雄氣的男子，領取停在死人間裡的親人的時候，不也是在衆目之下滴下淚來嗎？生死本身並沒有意義的，它們只不過都在另一些生靈裡生存着。死焉能不有可怕的解釋呢！誰不在想盡了方法來看視他們和他們所掛記的人？

CIEO終於來了一個人；她看見了周大嫂，就好像自己又回到他們CIEO去一樣，她欣喜的坐起來。

「越病越美了！周大嫂愛憐的端相着她說。」

「……………」文彬只無言的嬌弱的望着她。

「我是代表他們來的：勒瑞，君直，楊小姐，伊小姐。」

「呵！」文彬仍繼續的等待着聽，周大嫂止着不說了。

「你忘了？我也忘了，還有一個人呢，哈代！」

「呵！」她低下頭去，細嫩的臉上，浮上了一層紅霞。

周大嫂立刻告訴了關於他們的事情，她說勒瑞的父母已經來了，Club無形中搬到他那裡去。他們都願意你快好起來，沒有你大家都十分寂寞。她又怕談得太久會使病人費神，便匆匆的告別。走前再三的叮嚀着文彬靜心的養着。周大嫂走後沒多久，她的姨姊也來了，見了她緊緊的握着她的手說：

「大夫告訴我，你星期一以出院了。」

「今天是星期幾？~~怎麼~~樂的跳起來。」

「星期五，你在這裡住了三個星期五了；你有三個電影未看。而且也就是有三個星期了。」星期日，她的姨姊立刻告訴了這一個星期日他們是怎樣的過法，哈代說些什麼話，哈代的表弟是怎樣一個人，勒瑞是如何會招待客人；最後她

說：「他們也不斷的打聽你的病。」

「我是多麼想出去啊！到下學的時候，我總是爬到窗檻上看他們由下面走過，我恨不得跳下去。」

「這還不快嗎？只有三天了。：我要走了，電影快開演啦！你太累了吧！」

「不，姨姊！」於是她依戀的請求她的姨姊散電影歸來時，走到她的窗下，大聲說話，告訴她電影好不好。她的姨姊答應着便走了。她愉快的凝神的想着。

護士們來換藥，

剛進十點鐘，耐心等着的文彬，立刻便聽到了由俱樂部歸來的一群人們吵喊聲。

「太好了呢，這片子場面多大！」這是姨姊的聲音，文彬機警的辨別出來了

「不錯，那個歌倒是很悅耳。」這是勒瑞。

於是她立刻聯想到默默的在勒瑞身旁的他，他矜持着不肯發表他的議見；在衆人的場合裡，縱然是隨便的言談，他也是十分審慎的。人聲漸漸的遠了，黑夜重復寂靜下來。

「你爲什麼不說一句話呢?!」文彬慢慢的掀開了絨氈，把半倚在枕上的上身平躺下來。

年
星期六的夜晚，護士長告訴她明天早晨就可以出院；她說她是患傳染病的最僥倖的一個，既沒有死掉，又沒有留下一些病症。文彬快樂的謝過了她。護士長走了後，守夜班的護士們，匆忙的脫下了制服，穿起了鮮艷的外衣，向文彬說：

「我們聽戲去，今晚有那個姓江的唱。」說完便飛也似的走了。

「有姓江的唱？」文彬凝神自語着。……

大夫來了。

十三 出院

另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她已經生龍活虎般的坐在勒瑞的寓所裏；也可以說是他的家。他和他雙親住在一齊。周大哥和哈代已經很早便在等候着；他們慰問着她的病，以及在醫院調治的情形。他們都表示十分歉意，因為種種關係不能去探視。文彬也並不以此怪罪他們，雖然在院中她是那麼的渴望着他們去看她。她很高興的聽着他們說着別後的一切事情。在她眼中她們對她都未改變，因為她對於他們已經有着太多的感情成分。勒瑞是留了很長的頭髮；周大哥呢，胖了許多；他呢，他的靈活的眼睛更溫柔了；和往日不同的是：他今天穿着一件毛絲質的烟色的棉袍，在她他這樣服裝是第一次看着的，更現出一股浩然正氣凜凜不可侵犯的神情。頭髮看上去有一個月未曾理過，完全像一個赤子的頭一樣，頑強的鬆散着。面部仍是很潔淨，較前瘦了一些。因了這不算是尋常的別離後的聚會，大家

都表示十分慶幸和愉快的。文彬呢，在幾乎對於生絕望了的不久，能够又和他們重逢，欣喜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她不知不覺的卻去平日矜持的莊嚴的態度。她視爲他們是她最親近的朋友，把悶倦了許久的心完全解放起來。甚至於在家中而必須要隱密起來的真情所流露出來的青春的愉快和美感，在他們面前很自然的表達出來。已經爲他們所捉摸住的，她的過強的自信力，固執的使用着的時候；他們會用幾句輕俏的話和忠言的告慰，使她衷心信服而發出一種稚氣的憨笑。這在他們心目中對她起了一種純潔的愛憐之感！尤其是他和她更增加了心靈上的吻合！

勒瑞現在是主人了，他時時在體會到一個單獨的女孩在他們男人中作客的種種不便。他的微帶鹵莽的話和動作，含蘊了許多溫和的體貼的情分。有時他忽略的地方，懂事的哈代便輕鬆的給他解了圍。

總之，在這陽光十分充足的，帶有幾分詩意的小巧別緻的房間裏；幾許油綠色的適用於一個獨身男人的傢俱，調和着淺粉色的牆壁；窗前和角落放着幾盆春

季的花草；用着那些透明體的茶杯和糖盒；幾乎是三位男主人，婉款懇勸的招待着一位小姐。雖然已不是初遇的帶神秘性的相會，但這裏一切都是含着無窮的優美的，並不因了頻繁而染上一些世俗的塵污。

「江先生，您在醫院裏住幾天？」哈代問。

「十七天。」文彬回答着。

「半個多月；在這些日子裏，我們的團體又增加了一個半人！」哈代假裝一臉正經的說。

年

三

「一個半人？」文彬看着勒瑞和君直；他倆都在笑着。

「那一個人是我表弟；半個人呢，問我們周大哥便知道了。」

「別瞎說，沒的事。」周大哥笑着辯駁。

「君直要有小發財了。」勒瑞幾乎是大笑了。

「是真的嗎？那我先道喜！」文彬的確有些想不到的。

「他們瞎說的，她是有病的。」周大哥。

「你現在不承認，還沒關係；如果生下來不承認，他在法律上是沒有地位的。」哈代笑着說。

「怪不得！」文彬想起一件事來。

「是真的吧！不會錯！」哈代。

「邢先生在學校嗎？」君直笑謎謎的問。

「在學校，因為有些不舒服，所以未曾來。」勒瑞聽了，瞅了哈代一眼抿着嘴笑。

「江先生，這兩本書看完了嗎？」哈代立刻表示一臉莊嚴的走到書桌前，拿起那兩本百科全書來；面對着文彬，就近坐在桌上，「還滿意嗎？」

「還滿意；我借得日子太多了，怕江先生要用，所以拿回來。」

「我用上冊的時候多，江先生如果還喜歡看的話，可以把上冊留給我。」

「呵！」文彬誠懇的答應着。

「那些書無用，我問你這本好不好？」勒瑞過來坐在書桌前的椅子上，拿起了他借給她的「西線無戰事」說。

「那是太好了，太滿意了。」這立刻引起了文彬的興趣。

「好吧！真太好了，你看裏邊沒有一句反戰的話，但是叫你看着不能不痛恨戰爭；尤其，你看那一幕，在傷兵醫院的那一幕，表現人類偉大的同情心，真是太親切了；而且，克脫多麼神，在別人絕對一點東西都找不來的地方，他能夠找來許多東西。那裏丘八的生活描寫得太逼真了！」他壁搖着頭讚嘆的說着。

呵！呵！」文彬連聲答應着，她幾乎插不進一句話去。

君直老老實實的坐在一旁不言語，他正在想着他的事。他倆愈說愈高興，互相爭論着；各人要先說出自己的意見。哈代呢，便在倆人爭執不下的時候，說一句聽去又中肯又巧妙的話，使費了許多唇舌而無結論的兩個雄辯者，都閉口無言。

。到四點鐘時，文彬便要告辭回家去。勒瑞一定不肯，周大哥和哈代都挽留著說，季先生六點車要到，等他回來，吃過晚飯再走。文彬仍固執著。哈代便在這時候找出了一些閒話，使得一向顧全禮貌的文彬不能不回答的話；於是她便不得已的談下去了。談鋒忽然又轉到醫院上去，哈代便說起了他的一個友人爲了醫生給服錯了藥，終身成了殘廢的事情，他們聽了都慨嘆不已。不知不覺的到了吃飯的時候，文彬驚楞的望着他，他也在勝利似的望着她。兩人都笑了。僕人在請吃飯。出外買物回來不久的勒瑞的母親也過來相陪。雖是這樣，自幼不慣和陌生人吃飯的文彬，仍是感到十分窘迫。他們已經看出了這點；在餐桌上不再讓她喝酒，也不十分照顧她。哈代故意引出已經是不必要說的話向勒瑞攀談着；爲的是表示他們並未注意她，而可以因此牽引開她的怕羞心來注視他們。要不是文彬她自己的天性的膾膾，這晚餐是十分舒適的。她越是領會他們的好心的體貼，她越是因爲心中感激而難以應對。雖是如此，她那具有太多的大胆，使她仍不時的向

哈代撒過溫情的目光來！她又頻頻的看着而且一來就發現了的，他的棉袍領上的穿破了的領扣；因此他的頸不得不裸露着。於是她想：「假使我這樣做，對於你沒有防礙的話；我情願用我這拙笨的手給你縫好！」是的，如果是處在另一個能够使她說出這句話的地方，她一定要照她的話做去的！

用過晚飯時，她說她要到她的老師家裏去一趟；而她的這老師便是住在勒瑞的對過的。於是他們三人爲了送她出來也都翻到院裡。她並未失信，她真是在她的老師家未停留多久便回來了。同時還把在那邊的她的姨姊也帶過來，他們都迎接着她；哈代看見了邢先生向文彬說：

「江先生這次不再說回家了吧?!」

「再坐一會兒。」文彬自負的笑着回答。

「今晚怎麼少了一位呢？」邢先生問。

「季先生，今天大概不能回來了！」勒瑞忽然想起六點的車早已開過去了。

『對了，季先生有公幹出差去啦！』哈代回答着那先生。

他們又說些在文彬覺得十分生硬無聊的話。他們並不像對她那樣真誠，他們仍是用心思，用客套。這使文彬十分納悶；因為在她眼裏雙方都是她極忠實的朋友。周大哥要打牌，於是文彬便到了上房和老太太談了些閒話，向他們告辭。主人給叫了一輛人力車，大家都送出門口；臨上車前，她記着要拿那本百科全書，忽然一個十分煩惡她的影子從她面前掠過，她看到了她的姨姊；她便無心提起。而他呢，他也許在尋思這件事是否她是忘記抑或故意不再拿，他也不再提醒她。只默默的站在人們的後邊道一聲『改日見！』於是她便春的茶色中回家了。

十四 他調

文彬並未如大夫所說那樣僥倖，她的背無端的疼痛起來，起初以為是病後身體孱弱的表現，並未在意；仍舊到校授課。漸漸的一天一天的加重，她甚至於向

僕着走路。過了三個星期之久，她終於直不起背來；不得不重又躺在床上。第一個知道她詳細病情的是顧小姐，趁着春假跑來看她。她覺得這樣下去對於她這一向不重視自身康健的朋友，是相當危險的。於是她便取得她的家人同意托邢先生把這不適於她的病體的事辭掉。經過了中西醫診查的結果，才發現了有三節脊椎骨離了位置。自命為家庭護士，頗曉普通醫學常識的她，聽到了自己得了這足以影響終生的病，當時心中的懊喪，難以言傳。她抱着作殘廢寄生者勿寧死的念頭，把自己交給了醫生。預備着在萬一無救的時候，便完結了自己。

對於這種骨症的治療，病人感到十分痛苦。在施行過接骨的手術後，要在傷處用木板或鐵板夾好，用幾丈布包裝起來。筆直的仰臥在床上，在一個相當期間是不準動轉的；此外每天要用酒調藥喝。不能飲酒的她，每次都是在煩燥失望的心情下被家人和醫生迫着飲下去後，燒得滿臉漲紅，頭暈目眩，昏沉沉的睡下去。

足足有一個月是如是的渡過去了。病勢減輕時，她的心便開亮起來，對於自己的前程，作種種光明的幻想。反之，就萬念俱灰，等待着末日來到。這其間○
Lena的人，曾由勒瑞執筆寫過兩封信來；因為得不到她家人的許可，他倆不敢冒昧來看她。

在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她的姪女由學校帶給她一封周大嫂來的信。是短短的
一張仿紙，用鉛筆草草的寫着幾個字，是：

「：哈代榮升爲外務員，被調任百里外海濱附近的一個小市鎮分所，不久便
前往上任。他希望走後，每個人都寫信給他；但他說，他不一定都寄回信來。你
的書如數歸還，即放我處。望你很快的好起來，過些日子再去看你。……」等語
。

雖是爲病所煩擾，雖是有這麼多日子未看見他，始終密守着對他摯愛的情操
；總以爲他是屬於自己的，如在身旁似的。她，一旦聽到了這意外的消息，心中

感到十分惶亂。一種像悲劇的故事，在盛極一時後必然的跟隨着悲慘結局的意念搔擾着她。以前以爲書可以作爲他們交情上永恆的信物，而現在是退還回來，彼此再沒有什麼事務上的瓜葛；想到了這些，心中起了一種不可填補的空虛！

事情是這樣不巧，時間又是這樣倉卒，她這時候既不能親自去送他，又不能得到她母親的許可到她家來！在臨別前她再也不能和他相會，她對於自己的病便異常懊恨！

雖是周大嫂的傳話，說他毫沒有和她結合的意思；而心中已私許給他，始終相信會得到他的愛，而爲他掙扎生活的她；又轉念一想，這不過是他們生命的旅途中一個小小的別離，即使是已經作了他的良人，也應當幫助他努力於事業的發展的。於是她重又在依戀溫情中，合起掌來，爲她的踏在新的旅途上的愛人默默的祝福！而那個人呢，正如她所願的，愉快的在那充滿着天然佳景中生活着了。

人生既不如理想中那麼好，也不似理想中那麼壞，漸漸的她習慣了她的病態

的生活，當真的以一種病人心情靜養起來。

不知不覺的，已是暮春天氣。看不到大自然的春景，幾乎是與世隔絕的情形下，家人的愛戴，和孩子們的盛情，對於這寂寞的病人，給予極大的安慰。他們想出種種方法使她忘了病的痛苦，無形中她便成了家中所屬意的重要核心。

那個懂事的較大的孩子，是她最疼愛的姪女。她給她的姑姑找來了四十二條蠶；於是養蠶便成了她的唯一工作：她看着它們一天一天的長大，脫皮，吐絲，至到變成蛹；一直是被她保護得很好。

當她的嫂嫂忙着煮飯的時候，便把那最小的姪女放到她的床上，她一手攬着那個有着深眼睛的可愛的胖孩子，一手摘着蠶沙。孩子常是不願她的不舒服的摟抱，哇哇的哭起來，蠶又偏偏的在這時缺少了桑葉，這便是她忙得可笑的時候。

雖然她大半時間是躺在床上，但她仍然可以作孩子王；有些事情，常是家人的笑料。

在一個假日的午後，孩子們在家裡悶不住，三個較長的被她答應到街上去玩；離去不大工夫，便都氣喘喘的跑到她的床前來；他們說：他們在大門口看見有一個賣雞的，都是些黃嘴的一手捧大的小雞，只要一角錢，便可以買得三個，隨意挑選。他們請求着買到家來，養大了，爲的是可以下蛋，又可以打鳴，早晨叫醒他們早起上學，以防遲到挨老師責打。文彬覺得這請求十分合理。於是她立刻叫棟，從櫃裡拿出他們的哥哥由南方帶來裝食物的竹籃，讓榮姪女打開錢包拿出一角錢，交給他們去買。於是三個孩子便飛也似的，把竹籃裏裝了三個小生物回來，捧到她的面前：一個是有着黃色絨毛的，一個是花色的，一個是白色的。請過來她嫂嫂檢查了，才知道只有一個會下蛋的。

「榮，你應當在買桑葉的時候代買小米；箕呢，每天晚上記得收它們到籃裏去，早上放出來；」「我呢，」棟弟問：「你嗎，只希望你腳上長眼睛讓他們活到能够下蛋！」於是他們三個大的孩子，便同樣的囑咐三個小的孩子。

屬於文彬的，有三個管保者的三個小生靈，便在一家人的小心飼養下，慢慢的活起來了。

蠶都如數的織了繭，只是不能織墨盒綿和粉撲爲缺憾。小鷄并不如是好，一個死在棟的腳下，一個半夜失了踪，那長大的是白色的不會下蛋的公鷄，尙堪告的是它每天早晨和中午開始以一種極生澀的，可笑的聲音，努力的學着打鳴。

轉瞬間，到了四月晦；醫生允許她起床：她幾乎如小兒學步般的驚喜着，冒險她病後的第一步，邁出了室外。她的健康也隨着濃馥的戀情的五月重又來到人間！

真的，她是好了。一切生的火焰重又被燃起來了。她又強烈的思念起她的愛人！

十五

端午節

工廠裏的氣笛，剛剛的響過七點半鐘，她的突然的造訪顯然的不是時候。她把老太太吵醒，這已經使她十分不安；而且這兩間尚有人熟睡的房間，是不能讓她裏邊去坐的。他們已經是被她搔擾了，她已經是在作了一個不速之客，使主人煩惡的事情。爲了要見他一面，她忍耐的在那間前後有門的過堂中等候着。

「君直，江先生來了，快起來吧！」這老太太通知了他的孩子有客人來到，便退到自己房間去。

「呵，哈代，快醒來，江先生來了。」君直好像是在預備着起身了。

「呵！」這是哈代的聲音，從一個熟睡的夢中爲人驚醒的不高興的回聲；隨着便寂靜下來。

抱着一腔想望故人的熱情，滿以爲在他知道了外面是她在等候着的，一定會使他也同樣的欣喜的。一旦聽到這不悅耳的聲音，她便變成十分失望的，嗚怨起自己來。

「我是多麼的不知趣呀！在人們尚在熟睡的時候跑來，被留在這間房裏，像一個債權人去索債一樣的不合理，野蠻，不同情，而且永遠也得不到同情！回去，馬上回去！」她的腳轉動着。

「江先生，近來生活很好嗎？」

「很好，多謝惦記，江先生也還滿意您的生活嗎？」

「哎呀！只是太忙呵！」

「呵！」沒有什麼東西再可以掀動她要走的念頭了。

「江先生，你可曾聽到關於我們隊長的事嗎？」

「隊長的事？！他有什麼意外嗎？我一點也未曾聽說過！」「也許他認爲我這麼早來是爲了報告或探聽他的事情吧！」她這樣想。

「我們幾乎看不到他！」

「呵！」文彬驚楞着，屋裏的人沒有聽到她的回音，便不再作聲了。文彬呢

，卻在準備着聽這件事的始末。

漸漸的裏邊有了零亂的脚步聲，他們已經起身了。君直把門帘掀開，讓站在外面許久的客人進來，他們彼此照例有一個很禮貌的相見。他仍然是那樣健壯，英俊的臉上帶了一種鄉村的氣息，皮膚微顯黑些，手也變成粗糙了。當她凝視他的時候，看到他的溫柔的眼睛，幾乎像閃電一般在她臉上停留了一下，立刻現出一種意外驚楞的神情，便又匆忙的移開。堅決的嘴唇關閉了他這一刹那所生的感覺。雖是如同曇花一現的瞥視，亦不能逃脫了文彬的少女所具有的敏感；她雖然知道這一定是由於她的身體的異樣使他如此，但她究竟猜想不出實在的原由來；他是驚訝自己的蒼白的臉色嗎？她只是這樣聊以自慰的權作如此想。

周大哥讓客人坐，又忙着給哈代打洗臉水。文彬覺得不忍的驚動了他們的睡眠，表示十分抱歉的申明來意。

「我時才到郵局去，在路上遇到俊英，她告訴我說江先生來了，所以我來看

看。」

哈代聽了，便低下頭去思索着，並未說什麼。過了一個相當的，似乎是誠懇的領情的靜默後，又忙着打開他的旅行皮箱，由裏邊拿出漱口盂和牙刷面巾等用具來。

「君直，你不要爲我忙，我不是在你這作客的。」

「預備點點心吧！」

「這我是來不及吃的，我早上還得出去。」

「那行嗎？不吃一點東西？」

「難倒我還和你客氣嗎？我不是告訴你我不是作客嗎！」現在他已經漱完口在洗臉。

雖是彼此只別了三個月，但已經換了兩個季節。他現在脫去了他的褥子被子等笨重的冬服，穿着夏季的一身白條軟質的單衣了。具有一種男性魔力的四肢，

更露骨的現出來。爲了他的肉體與靈魂是一致的完美，一種人類本能上所具有的私心的想望，第一次出現在少女的文彬心中：她想到如果和這樣一個人朝夕相守該是如何幸福！於是她便神經過敏的對於他那已故的妻子也羨妬起來。一直是被人注視着，已經洗淨正在直起身來擦着的時候，遇到了那向他身上投射來的表現得太露骨的愛的目光，他便重又把面巾擦上了臉，若無其事的擦着：她呢，覺得一個少女如此的大胆，現出一種幾乎是不規矩的態度，是要被人講說的，於是便十分澀羞的扭轉過頭去。

「江先生，我可以知道關於勒瑞的事情嗎？」她表示十分貞靜的問着他。

「可以的。」

「可是你不要往外說呀！」周大哥並未會度量他這話的輕重，在他想着事情多少含有幾分滑稽的；於是又不由己的笑着。

雖是一向了解周大哥平日講話，因了這句話會引起別人對於她人格上有所誤

解，心中十分不悅。

「這只是昨天發生的事！」哈代想了想說，「我早就告訴他，他們團體裏有舞弊，他還不信。自然他是純潔的，」於是他便像叙說着一個英雄的遇險故事一般，以一種他獨有的明朗動聽的口吻說着，……

「所以我讓他換換空氣，江先生您說這樣作對不對？」

「我以爲是對的。」文彬的確也是如是想；她明白換換空氣的意思。

「對吧！呵！」這種不知溫暖多少心的語氣，文彬是聽過了的；這次顯然的混合着赤子的驕情。

「你看，這些是他們的條件：」周大哥取出一封寫好的信要遞給文彬。

「呵，呵，我想這需要改一下。」他表示十分不願意的，馬上由周大哥手裏拿過來。

文彬遭他意外的拒絕，就好像受了侮辱似的，心中非常氣惱；但也不願表現

出來。

哈代把信封好，便由皮箱裏取出郵票，貼在信封上。經過了幾乎是窘人的沉默。

「江先生已經辭退學校事情了嗎？」他在找話說。

「呵，」

「有什麼新的計劃嗎？」

「沒有什麼具體的，想考學校。」

「我也有了新方針，可是暫不發表！」他那看去是天真的，而始終在操縱一切的态度上；不易使人作任何執問和懷疑的。她只有隨着他的「你生我的氣嗎？」的一笑而笑了。

文彬因為幾個月來，幾乎是終日躺在床上，而最近才開始走路的，一旦坐得太久的原故，精神和身體都感到異常的疲累；看去是十分萎靡了。哈代隨意拿着

一張畫報看：

「這不是女校的運動會嗎？這人好像邢先生。」

「邢先生？」文彬下意識的走過去看，哈代驟然的把報紙遞過來離開那裏；

「這床有些什麼？坐着不舒服，我要移動一下。」而用已經成了暗示性的話掩飾着。

三

年

天性的好強，自幼爲舊禮教所薰陶因而對於情操一直是重視着的文彬；便如遭受了莫大的恥辱似的，蒼白的臉色，立刻激盪得通紅。尙是病態的心開始抖戰着：她想她既不是火，又不是電，更沒有什麼毒質，爲什麼使她如此難堪！更使她痛心的是，如果他當真是把她視爲蛇般女人爲理由！

無邊的陰影罩到她心上，她並未看見什麼女校邢先生，眼睛只是盲然的望着那些畫面；爲了不肯示弱於人前，又竭力的鎮靜自己。

「君直，我要到我老師家去，你看我倒成了忙人了。」

子，

「我也要出去一趟，十二點我還有課！」

「讓我先走一步吧，江先生和周先生都有事情，我大打攪了。」文彬拿起帽

子，「呃，」你要先走嗎，這倒出我意料之外了。他的眼睛在這樣說。

「多坐一會兒，時候還早。」周大哥說。

文彬已經走到等待他們起身的地方了。

「那麼，江先生下午有工夫嗎？我們下午可以聚會一下。」哈代。

「有工夫，那麼下午見吧！」

「對了，你下午可以來的。」周大哥。

以一種惱恨到幾乎是狂亂的神情跑回家來，一如往日的，由外歸來後，她首先去見她的母親。已經因為她的離去早已超過應該回來的時間，最初只是微顯焦急的盼望着，而終於因了答應她這病着的孩子雖是情願為她送去那封封寄給她兒子

的掛號信的事情而怨悔着自己的她的母親，看到了她女兒情緒與離家時大異，立時便會意到這一定是遇到了一件十分煩擾她的事。因為深知她女兒個性的，也就不再作徒然的詢問，於是故意的說她是太勞累了，把她送回房去，看到她躺在許久已經和她晝夜相伴的朋友似的床上，自己便走出來。

實際上，她並不如是疲累；她的內心燃燒起對於人類無匹的憎恨的火焰！她的腦子將要爆炸了似的反復的沸騰着這件事。

她想到她這樣早跑到人家去，驚動了不會了解她這種心情的老人，在那充滿了廚房氣味的穿堂鶴立着像夜鷹似的等候着二個男人起身；爲的是要見他一面。雖是如此，在始終爲她莫明奇妙的，而已經爲客觀人通通曉得他並不愛她，而她是傾心於他的情形中，在參於這件事的人們，一定也要在暗地裏視爲笑料的講說着：不久便會傳遍了他們的 Club。以前曾經爲他們用輕俏的刻薄的句子與高采烈的，毫不留情的，信口用一個饅首，一個熊，一個豬獃比喻過的那些一度愛過

他們的女人，或爲他們愛過的女人，現在也同樣情形的比喻着她。而他呢，假意的表示抱歉而足以傷透對方心的說着；「我倒是佩服她的勇氣呢，沒法子，只好作一個負心人吧！我現在是不結婚，不談戀愛主義呢，周大嫂你要爲我宣傳一下才是！」於是那些人呢，便立刻，覺得這少女真的也沒什麼可愛處，而爲他拒絕並不是無由似的，用一種富人對於乞兒發出的憐恤聲音對她噓吁着！

對於愛情尙帶着初次的朦朧意識，一向認爲是人類至尙感情的文彬，因爲在極純潔的尙屬孩氣的戲言和天性溫柔的態度上，也曾被他視爲有意義的言行，而施以一種防範女人的方法應付她。這雖是使她幾度的感到不安和氣惱，而終予原諒他以自慰着。現在她再也沒有理由寬恕他了；留給她的只是無限的憎恨！因爲雖是拒絕愛的表示而竟可以認爲是對於她的人格上的誤解，而這情形是不應該有的；由此所生的憎恨。

隨即，她又想起她這短短的生命史上可追念的幾頁；在那裡不斷的爲人愛；

但對於真心的愛她，而爲更多的人愛着的人，始終不能打動她的心，而現在只管聽到人們的非議，家庭的反對，熱愛着這個人！不愛她的這個人！他在她眼中，視爲是一個殺人不負任何責任的魔王，她也曾很理智的，幾次試嘗着擺脫；但終因爲愛情是自然的，並不發生效果。於是她留下一種造物者遣派這魔王來害人，而她恰是命定了的被犧牲者的信念。因此她聯想到也許以往的那份真摯友情所維繫的關係，也要因此使他像對於CINDY其他少女們在他心中消滅時，她便完全陷入於苦惱絕望的深淵裡！

「我經過了一件什麼事情呵！我！……」她的臉色白一陣紅一陣的，變化着；周身起了痙攣。她於是稍微的思索一下，便決定了下午不再見他。

第二天便是端午節，在文彬家中尙保留着節日的風尚；除了應有的點綴外，宴會便是最大的儀式了。無論是在任何一個節日，總是作母親的想盡了方法使全家愉快。因爲她女兒漸漸的好起來，而她最疼愛的兒子不久也要學成歸來，看到

這圍繞膝前的兒孫，便有說不盡的歡喜。一向對待自己的孩子，有着朋友般的和善的她的父親，特別是對於這病中的唯一的女兒，更是現出無限的疼愛之情。自幼在嚴厲的母教生長起來的他們兄妹，永遠是親密的謙讓的。在平日充滿着愉快和平的家庭中，過節日或什麼紀念日的時候，更增加了一層天倫的愉快氣氛。因為他們的父母，在各方面都較他們博學多聞的，而一家人有着泰半相近的天性的原因，他們就像同一時代的人相處一樣；引章論典，新舊參半，中外融會的發出幽默的動聽的談笑來。在過去的總是有着這樣樂融融的情形度過去的文彬，今天卻顯然的異於往日；像一個斷了線的風箏似的，信風吹着。她以先是麻木無感的，漸漸的觸景生情的思念起他們的Club來：那一個苦惱着她的人立刻又佔據了她的心！

在每一個人都高高興興的喝着酒，吃着飯的時候；她再也不能吃下去，只失神的呆想着……

『你太累了，姑姑；回房睡下去吧，我們都後悔不該讓你昨天出去呢！』
『不，我不累，我應該下午也出去呢！』
她隨她嫂嫂回到房裡，木然的躺在床上。

這時候沒有任何人給她消息，因為勒瑞仍未歸來；事實上，哈代在第二天便回家過端午節去了。

十六 友人的書信

時光像溪水般的流着，既不似快樂人們感到快，亦不如悲愁人感到悠長。文彬就如一個記錄時事表一樣，為家人行動的標準。暮春帶來了初夏，天氣一天一天的熱起來；沒有什麼費心思的事使她樂為。在以往因為自命具有一種豪情壯志的抱負，而忽略了屬於女性的瑣事；現在反而因為環境的薰染，感到莫大興趣。這些完全出於自願的，在她視為極必需的而有所矚意的操作，她便在寫給友人信

中欣然提起。高興的時候，幻想着一個理想的世界；那裏有希臘的女神，充滿着浪漫的氣息；在那壯麗的優美的景色中，把自己放了進去，便得到無限的安慰。有時候，她按照她的幻想用色筆描畫出來，只有她自己看得懂的景像；因為在那裡邊，常是用一種純潔的偉大的天體象徵着她和哈代。

她有不多的友人，而他們和她們都有着強烈異常的個性，和不同的年齡。雖然他們並不能因為都是她的朋友而互相友愛，但對於她卻保持着濃厚的友誼。漸漸的，這些人便成了她生命之一部，在各人奔走着自己的前程的忙迫下，也不斷的寄些書信來安慰這個屬於有閒階級的病人。無疑的，在可能範圍內大半是跑來看她的。

一個意外的大變動正在這時候開始爆發；交通因之完全斷絕。一個月來她幾乎成了絕緣體；但促成了另一個幸運是：因此周大嫂能够把勒瑞帶到她的病房來！

她並未表現一種相思的情緒；他們也都說她精神很好，變成了一個善於理家的賢慧小姐，一個名門閨秀。他們以為她早把哈代淡忘了；她只以一種普通朋友的態度問着他的近況；勒瑞也以同樣情形回答她說：他很平安，有工夫請和他通信。因為並非誠意，亦未曾把他的地址告訴她。端午節的事情還苦惱的遺留在她心中；想及了他的不可捉摸的個性，雖然幾番想寫信給他，終於失了勇氣。而且她母親的反對和人們的非笑，也使她不能擺脫。

九月中旬她開始收到友人一封信，和兩本書；這是應當在一月前接到的。想讀者一定也高興讀這封信的，因為你們也跟隨她過了這段單調的日子。讓我抄錄在下面。

文彬：

你八月卅一日，和九月初的信都未收見，昨天接到的卻是八月廿六日信。近兩月來我接連寫了好幾封信給你，並未得到你的回信；你可想出我對你的懸念。

在這期間我毫無可喜事可以奉告。中秋節我們都很慘淡的渡過。你一定是十分快樂的；我希望來年也有一個像你那樣快樂的中秋！

近來北方船隻稀少，市上葡萄因之非常昂貴；你說你每天站在葡萄架下吃着它，我覺得真是幸福！（並不只是爲吃葡萄。）

這裏天氣太熱了，每日揮汗不已。我想起了你身上纏着的幾丈布，不知已經解去了否？不是連澡也不能洗嗎？真願意你快好起來。

前幾封信中你說你不愛管家，現在對於家務又好像十分熱心的樣子，是不是在作預備工夫呢？那麼你將來的未婚夫一定是一個幸福的男子，我真羨妬他。

你常是怪我的信短，現在趁着有工夫寫了這麼多；你也不一定等我的信去，才寄信來，你想幾時寫就幾時寄給我；你的信一直是被歡迎着的。

孩子仍是很頑皮，謝謝你的記掛。

吃不到葡萄，（雖然你在信紙上畫的一盤是最好的），連似葡萄一般香甜的

友人的信也讀不到了，我是多麼的懷念北方呵！

希望着，一切都在希望着！

伯
鴻

九月九日

伯鴻：

你所說的寄來的信，我也未如數收到，但上月初寄來的兩本書是和今天的信一齊到的。在你未收到的兩封信裏，還有一件重要東西分夾在裏面；正如你所要知道的以前一封信裏被我滑去的一句話一樣重要；我仍是不告訴你！着急嗎！？

中秋節我的確過得很快樂，因為我的許多朋友都被約請到我家裏來。

葡萄近日更可口了，已經都用布套起來，訂上了卡片。屬於我的有五串：一串是給你的，一串寫着Club，那一串是屬於另一個人的，那一串因為每天被我吃着已經變少了的是我自己的名子；餘下的一串是我的儲蓄。你能不能來享受你那

份呢？盼望着！

我每天都洗澡，所以每天有一部分時間交給女僕擺弄我。我現在已經漸漸的好起來；面色相當紅潤了。這封信是伏在書桌上寫的呢！我相信再過一個中秋節我一定能够作你的孩子的保姆了，你歡迎嗎？

你的信仍不够長，我不再奢求了。只是不要忘了寫呀！

你又提起我的未婚夫，我還未訂婚呢；現在我正愛着一個人，但不知他愛不愛我；我不敢和他談那些問題。

我學會做好幾種菜，家人都喜歡吃呢。日後我們有機緣在一起時，我一定讓你嘗一下我的手藝。而且假使上天給我一個機會呵，我立刻就可以作一個厨娘！

我忽然幻想起幾十年後的我們，不知當我成了無齒白髮的老太婆時，你還認得我不？該換葯了。祝安！

永遠懷念你的朋友文彬

九月十四日

十七 歸來

有一天，周大嫂忽然告訴她，哈代最近要來看他們的消息。對他的始終在潛伏着蘊積着的愛重又起伏的盪漾着：她迫切的希望着會早一點成事實，她是太記掛着他的一切；別人的傳叙空使她悵惘！她要親眼看到他，是否他在這期間生活得很好；而且，一定能够得到允許只要他不拒絕到她家來，他會使她母親進一步的了解他，會對他很快的發生好感。

消息卻一天一天的沉悶下來，她漸漸的因爲迫切的渴望而變成了急情，在言行上表現出極度的不安。每次O.E.C.的人來訪都使她異樣的關切；她幻想着他們身後會藏着那個好人：他欣然的走進了她的病室，用他的明朗的聲音，溫柔的語氣慰問着她的病況；她呢，便以主人的資格殷懃的特別關情的招待着他，這神聖

的藝術家一定會敏銳的感受到她治家的能力，他會馬上覺出她並不只是一個靦腆傲氣的女子；而是一個賢妻良母。可是，他們Cine的人每次只是使她失望，並未給她把他帶來！

她想着這也許是他們故意造出來假的消息，捉弄自己。他還記着他們嗎？那個任何人也不會了解的怪人！他不是曾經說過常常的聚在一齊是無味的話嗎？他一定不會來了！沒有一個環境不適合於他的，沒有一個人是跟他和不來的。於是她重又想起端午節的事情來！

每一思念起這件事來，便起了無限的怨悔；她覺得如果那天下午和他有那一次聚會，他一定真誠的講給她一些知心的話，他們會更深一層的互相了解；說不定她可以表示了對他的的愛戀；至少也可以知道他對自己是否有着真情。即使是知道了他不愛自己，也總比現在沉入迷霧中好些。而且，那次完全是自己的不是，他並未對自己有一些無禮；他不是坦白的問着自己的將來嗎？忠誠的報告他的

生活嗎？並且，顯然的他曾經看作自己是他們一個可靠的朋友，把勒瑞的事相告。他始終是用極和藹的溫柔的話和自己談着，至於那百思莫解的突然的防止接近他呢，亦許是因為怕誤解了他的無意中介紹邢先生的話，引起對他嘲笑。而且臨行前，他明明的在說，『下午我們聚會一下！』

他一定不會再來了！一個這樣愛着他的人還不了解他！他一定不會再來了！在一個星期五的晚上，被鄰居的小姐約去到俱樂部看電影。雖是這樣的無心看，但也不好拒絕，便下意識的作了一個陪客。

中秋的天氣，仍是十分悶熱，這環境對於數月來居留在家裏的文彬，覺得十分窘息和生疏。開演不大工夫，她便感到十分煩惡。

忽然間，她聽到一種笑聲，一種明朗的由內心溢出來的愉快的笑聲，她直覺的立刻辨別出這聲音來！這是他的笑聲，這笑聲只有他才配有！隨即意識到他是坐在左邊中間的一排椅子上，和自己只相隔幾步。他是來了！他是來了！於是她

的心開始劇烈的跳動着，而且莫明奇妙的，臉上驟然間漲紅起來！

她不願回過頭去向她的敬愛的人用一種瞥視開始他們心靈的相見；她覺得那樣作是贗瀆了她的神明。她一直是不動聲色的筆直的向着前面，而心中在時時刻刻的想着他。

三

她有千言萬語向他說，這次她想她一定要決心把她的心捧獻給他！

年

電影終場的時候，彷彿覺得他們混在人羣中走着；同來的有勒瑞，和他的表弟季先生；他穿着一件黑色軟質的大褂；她看到的只是這樣一個輪廓。她對他如朝見真神般的整個佔據了她的心；甚至於不敢，而且也無法瞻仰他。她想念他，她需要他，她又是那樣的怕他又在她不知不覺中消失！而在有着這些生疏的臉，好事的眼睛面前，她用着一種因了致氣而分開的愛人的追悔心情，而見了他立刻可以倒在他懷裏，跪在他脚下的心情和他相見，這是不可能的！而且她又怎能相信那個始終對她若聚若離的，以友誼搪塞的人，不拿應酬朋友的客套敷衍着她的

一腔熱情呢?!……

幾乎連自己也分析不出此時心頭的滋味，像是要哭泣的樣子回到家來！

她的心便如俘虜了似的，希望着有人來，又不希望有人來；希望着時光快過，又不希望時光快過！

第二天近午時候，當她決定了去找他的當兒，勒瑞卻走了進來。驟然的帶予了她心中光輝的幻覺，使她不由己的在他身後尋找着；但她並未找到她要的那個人！勒瑞完全不了解她的反常的神情的變換，而她的臉又是那樣無原無故的緋紅。

「你是想出去嗎？」他問她。

「沒關係，我不出去也可以呢！」

「我要告訴你關於這裏住宅的事，你已經知道了吧？」

「知道了，我轉達給家父了。」

「那就好了，昨天你去看電影了嗎？」

「去了！」

「對了，哈代送給你一本書，放在我那裏！」

「呵！那真謝謝他！」

「書名我忘了，叫什麼語，我也未給你帶來。」

「我曉得了，他以前曾經提過的。今天他爲什麼沒跟你一齊來呢？」

「他走了！」

「走了？！幾時走的？」她完全被驚呆了。

「我剛送他上車回來的呀！」

「呵，呵，」她的眼睛不知所的漠視了一陣，用手轉着帽子的邊沿。

「我也要走了，改日再談吧！」

「不再坐一會嗎？」

她把他送出門口，便跑進屋子，把帽子擲在床上。

「他怎麼這麼忙着走了呢？」她母親走過來問。

「誰知道呢！」

「誰知道呢?!」她母親驚訝的望着她，重復思索着這句話。

十八 代課

年
轉眼間到了初冬，文彬已經不服藥了，每天早晨走到郊外去散步。她的兩頰又回復了以前的紅潤；人們見了她，都說她好了。她自己也覺得是十分的健壯了！她試嘗着作些勞動的工作，亦不因為病有所障礙。對於這種病中的逸閑生活，她開始感到厭倦。

讀者們，屈指記算一下這時候，周大嫂應該有一件什麼事發生呢！她是作了母親了，並且是一個男孩的母親。我們這還在用布裹着後背的女主人翁，便大胆

的給她的朋友代了課。她對於服務社會，並不似對於愛情的表現那樣懦弱；她有勇氣，她果敢，剛毅，只要她把握着一種工作，她便以全副精神作下去，使它盡善盡美；因為在無論何時，都使用着她那一份溢洋不斷的熱情！

雖然是短短的一個月工夫，她卻得到了一羣天真孩子們的愛戴，正如她在以前的學校裡得到的一樣。雖然她因此有了慰藉；但她對自己卻生出不可解釋的懷疑！她不懂爲什麼她可以得了許多人的敬愛，而只是需要他的愛，而偏偏得不到！

當O.E.O所增加的那半個人，也成了一整個，已經在人世間生存了一個月的時候，在本地的O.E.O全體人員都前去慶賀。他們和她們借了這機會作一次大聚會。連同兩位主人一共十二人，坐一席是：楊小姐，方小姐和她妹妹，劉小姐，文彬和她的姨姊邢先生，季先生，蕭先生和她的美麗的未婚妻高小姐，勒瑞，周大哥和周大嫂。

最愉快的當然是周氏兄嫂，那個孩子，在他們十分需要時便來到，使他們立刻變成了一個理想那樣美滿的家庭。但其他的人也都有着極大的變化，楊小姐已經結婚；蕭先生和高小姐也是周大嫂的月下老人；劉小姐在用深情戀愛着季先生。自哈代走後，邢先生似乎有許久不曾被人注意，但她却另有所戀。只有方小姐的妹妹，尚是一個天真漫瀾的小姑娘。而且有一個消息報告給讀者不知作何感想的是；在吃羊肉鍋的那一夜鬧起來的一對人，現在已經訂了終身。沒有一個人不是十分美滿，不是有着好的命運！但是反映在文彬眼中的光芒却是一種憐恤！這使她痛心，使她爲自己的前程發抖！

『今天我們只少了哈代！』周大哥在念記他的朋友了。

是的，今天只缺少了他，在文彬也就等於什沒也沒有。

『我要罰方先生和方小姐酒，爲什麼這件大喜事還要守祕密！』邢先生顯然是十分興奮。

「可以，可以，」勒瑞以一種愉快的聲調回答着，不時的看一看他的方小姐。

「不久，我們還有季先生的喜酒喝呢！邢先生：」周大嫂笑着說。

「周大嫂胡說，」季先生揪着劉小姐。

「蕭先生和高小姐想來不久便舉行大典？」邢先生。

「我們嗎？……」他望着他的高小姐。

「邢先生您的喜酒，可以告訴我們幾時喝嗎？」勒瑞。

「還早得很，到時候一定請你的，哈代最近有信嗎？他還在家裡嗎？」邢先生。

「對了，哈代也快訂婚了，是她母親給他訂的呢！」勒瑞說。

「真的嗎？這倒想不到！」邢先生半信半疑的說。

讀者呵，你們可以想像出我們這位可憐的女主人有着怎麼的感覺嗎？

……「哈代也快訂婚了，是他母親給訂的呢！」……起初聽了使她完全陷於麻木，漸次她覺醒過來；她開始否認着：他一定不會如此的，他決不會這樣快的愛到一個人；她覺得世界上的女子都不配得到他的愛；他也不能因了遵從他的母親的意思這樣作。她不相信她的耳朵，她覺得這一定是她的錯覺。

「是吧！誰也逃不出這愛的網，他也不能例外！」勒瑞。

「……是的，誰也不能逃開這愛的網，他也不能例外，……他是不愛你，他並不是沒有愛，只是你得不到他的愛；……」

漸漸的其餘的意像都模糊了，只這兩句話像春雷一般的震盪着她，一點點的擴大向她圍攻着：她不能夠鎮靜自己，她現出異常的猙獰的逃開了筵席，逃開了他們；她在街上奔跑着，像瘋犬一般的奔跑着：最後她像找到了親人似的，坐在她曾經和他留下了足跡的一個高岡的石級上。她的眼睛現出了原始人的激憤的凶暴的光芒；她對於四周都起了概括的憎恨！她想殺人！她想見血！她要想把最慘

辦的事情由自己的手創造出來！她並不想到自己得不到他的愛的的原因；只是對於不久以前爲了努力於事業說着不戀愛不結婚的他，發生了這件事，而毀滅了在她心中對他的聖潔的，偉大的信念！而且故意把這消息傳到她這裏來，這用意將使她不能忍受！

正是十一月初旬，刮着翻天動地的狂風，像萬匹牛馬在森林中咆哮。已經是黑夜了：太空中混沌而又漂渺，隱藏着幾顆欲睡的星火，四周是無際的暗淡而又陰森；街上幾乎斷絕了行人。因爲尙是穿着中午出門的衣服，寒氣侵透到她身上，她感受到無比的身心的迫害；她茫然的望着遠方，再看看自身，她好像上縊犯架前一刻似的，覺得什麼都完結了！是的，一切都完結了！她的心已經被挖去了！她的眼睛裡含着的兩顆已經爲寒氣侵掠過而變成清冷了的熱淚，慢慢的滴在石級上！她站起身來，像遊魂似的走回家去！

十九 春來了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了，日曆又更換了新的。她好像一個廢了的鐘表，現在完全在停頓着。朋友們都各自奔波自己的前程；他們以人事靡定，道途險阻，心心相印的話和文彬結束了通訊。她得不到任何人的消息，完全與外界隔絕。

因為突然的遭受了這重大打擊，使她衷心創傷！她的身體重又孱弱下去，面色又失了紅潤。她像一個無生物似的，信人管理着：像一個冬眠的昆蟲一般，自願的捲曲在房子，從早到午從午到晚。一切對她都不起感應！她不願見人，尤其是Oleg的人來，都遭她擋駕。她終日不開口，在不得已時，用極細微的聲音，說着，並不在使人懂得；她變得異常暴躁，她常常無理由的遷怒於人，使一家人都莫明所以，不知如何應對。他們不能夠進一忠言，作任何慰問，更無從得知她何以如此；想盡了方法使她高興都失效了。

春天來了！春天並未給她帶來了生氣！她覺得外面的空氣比較溫暖的時候，便跑到院中坐着。人們都說她傻了；她的確傻了。一家人都爲着這可憐的人憂愁着。

在一個清朗的早晨，她照例又端坐在太陽晒到的掛着紫籐的牆角底下；她聽到了旁門有叩門的聲音，她知道除了她的大哥再沒人從這門走過，她便自動的起身去開門；

是的，不是別人，正是她的大哥；但在他身後卻尾隨着一個人。她一眼看到他，神經被刺激了一下；重又無所謂的回到她的坐位。

來的人是勒瑞；他看到她突然變成這個樣子，心中十分驚憐。

「江先生久違了，近來身體還好嗎？」他走過來和她談話，她的大哥給搬過一張椅子，請客人坐下了。

「妹妹，你不是常常提起方先生嗎？我給你把他帶來了。」

「呵！」她並未注意他們在說什麼。

「看你氣色不大好，近來還服藥嗎？」勒瑞關心的問。

文彬搖頭。

「天氣暖了，常到外面走走，精神也許好些；還看書嗎？」

「未曾。」

「可曾到我們Club去過嗎？」

文彬仍舊搖著頭，她哥哥看着這情形嘆息着走開了。

「你好像有什麼傷心的事情似的，我從未看見你這樣，你究竟爲了什麼？」

勒瑞把椅子拉過來挨近她說。

「沒有，我想我永遠也不會有使我痛心的事情了。」

「唉！我真不行，我想哈代在這裡一定能安慰你的！」

「……………」文彬聽了，心好像被人摘動了一下。

「少了一個哈代，都失了主宰！他說他要來看看我們；呵，你以為他是怎樣一個人？」

「我不知道，我不了解他！」

「他的心是赤熱的，外表是冷靜的，他是痛苦的；」

「……………」

「他永遠拿人生當作戲，比方說吧，他跟他的孩子說：好孩子你好好用功念書吧，長大了，咱倆人娶一個太太；」

「娶一個太太？」文彬出神了。

「但是他的孩子和他一樣，聰明極啦，他說：你是爸爸你說我不說。」

「那麼，他還未曾娶太太的？」

「是呀！他沒有太太呀！」

「他不是已經訂婚了嗎？」

「並沒有哇！」

「嘔，嘔！」

「……………」

「他還在家裡嗎？」

「在家的，但他也許不久要走的。」

「嘔，我知道了，你隨便再問我一些事情：」

「我沒什麼說的了。」

「你想一想，一定有的，……你的方小姐回來過嗎？」

「回來一次。」

「你的事情忙嗎？」

「不忙。」

「你常看見我們Ciba的人嗎？」

「常見。」

「他們都好嗎？」

「好。」

「見着他們替我問好。」

「好吧！」

「噫噫！你看我父親來了；」

「老伯！」勒瑞站起身來，向她父親行禮。

「請到屋裏坐，公事忙嗎？」她父親把客人帶到前院客廳裡去。文彬並未陪過來，她一口氣跑回自己臥室，她坐在書桌前，托着顫疑想着：她現在復活了！春天來了！這屋子已經不能留住了她；她拿出兩張信紙來，立刻寫了兩封信，分寄給兩地的朋友；她告訴她們在洽洽她們收到她信後，便得到她的拜訪。信寫成後，親自送到郵局去。她收拾着行囊；她要走了，走到他的身旁去！在她面前點

燃着一盞光明的臘燭，爆發着因了希望所生的興奮的火焰！

二十一 覓來

三

先收到她信的是顧小姐；她把她的朋友也用同樣被人迎迓的快樂心情接了來。文彬首先被她發覺的是她的神經的衰弱，精神的糜散；像是經過了一番折磨的樣子。這使顧小姐非常驚訝！她原意只在此停留二日，看望一下她的朋友便走的；同學知道她來了，都找來看她，她也不得不回拜。又經居停主人的懇勸挽留，竟就攔了一星期。臨別前她的朋友送她上車時，憐憫的望着她的蒼白的臉說：

「人家都向我問你到那裡去有什麼事，你卻連我也不告訴！」她看她低頭不言語又道：

「人們都說會唱戲的人，沒出息！」

咦，她和我母親一樣論調，文彬想。

「真希望你此去有一個好的成績，……戀愛對你真是一種罪惡！」說着她便嘆了一口氣。

「靜貞，你爲什麼想到這些事？」

「因爲我看你這憔悴樣子，真擔心！」

倆人都憮然，半響不語；握過手便分袂了。

她的確是擔心她的朋友，她已經猜仲了她的心事，她看出她的朋友爲愛情所受的痛苦。雖然她知道她不會因此挫志；但她以爲那個人並不適合於作她的終身伴侶。倘使他們真的有結合的一天，她的天才一定會漸漸的腐蝕。她擔心着，擔心着，她所過慮的事情會成事實。但文彬呢，她並不如此想，她永遠以爲唯有自己是哈代的知音！他有許多高貴的品格，卻不能爲她們所理解；只有他才可以使她向上，感到人生的真蒂！他在她眼中是如是的偉大，就有如美人眼裡的英雄；她想：造成一個英雄成就偉業便是她的使命！她並不像她的朋友那麼看重她自己

，對於她的朋友的好意相勸，只有衷心銘感，並無法接受。況且這時候她只是一心一意的傾心於他！

於是她獨自一人抱着滿腔希望和熱情尋找她的愛人來！

她一路上預備了滿腹的話要向他說：她要問他是否愛她，她自己要表示她的愛！縱然是他不愛她，不願談起婚姻的事情，但她可以作他精神上的永遠的伴侶；只要請他了解她，接受她的愛，而終身為她保持着貞操，就是她的幸福！就是她的願望！

安置好了她的行囊；在來到的第二天早晨，她便憑着一股癡情的壯氣到他家來：給她開門的是一個女僕，

「江少爺在家嗎？」

「姑娘貴姓？」

「我姓江，是找江少爺的，」

「嘔，他是從那來的？」

「你告訴他說有一位叫江文彬的來找，他就知道了！」

「要見我們老太太嗎？」

「江少爺未在家嗎？」

「對啦！」

「幾時可以回來呢？」

「那說不好！」

「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嗎？」

「他回南了！」

「回南了?!」

「是的，前幾天走的！」

文彬此時再也沒有心緒對這女僕表示什麼；重又跳上車子，回到寓所。

她需要把這碎了的的心拿出來，交給一個人；她自己再無能力處置它！她馬上給顧小姐寫着信：止不住的淚，侵浸了信紙，模糊了字跡！她再也不能支持着寫下去了，她終於伏案痛哭！雖然世界是這麼大，活動着這麼多可愛的生靈，她竟像沒有地方可以容身！沒有人可以相依！她覺得她已經走到了懸崖的盡頭；人間的一切對她已是無任何意義，除了迫害！她是接受了這麼多的不幸！她的身心已經成了飽和的苦液；她再沒有力量自身起什麼作用！

勒瑞的信來了，他告訴她哈代不久南下，請她早日去看他或可見一面；他的信已是太遲了！

在這沙漠般的城市，她尚有一些故舊親朋；有幼年時留下的黃金般的往事的痕跡！她受着誠懇的殷勤的款待，不斷的娛樂着她哭，使她不得不留連着！痛苦的留連着！

漸漸的因了她自尊的堅忍的天性，在感官的享受裏醫治了心靈的一部創傷；

她重又回轉心來，給自己假設一個希望，她從勒瑞處要來哈代的南方地址。

完全變成黑暗的她的人生的旅途中，憑藉着它，又好像生出了一線曙光。因為她始終相信她的誠赤的心會換得他的同情，而且曾經得過他的忠誠相待；當她寫信給他時，不由己的說出了因為往事引起的戀情的話來！封信的時候，她覺得這就有如和他面談，立刻為一種苦惱着她的念頭所嚇，她刪改着重又刪改着：終於用了多年未見的朋友的通訊口吻寄了去！她又在自知是空虛的希望中重又等待着——一紙回書！

一方面正如她的朋友所想的，她並不悲觀；她重又振奮起來，請了一位朋友的朋友補習功課。

但她並未等到回信……

二十一 意外的糾纏

意外的事情，卻又侵襲到這受傷的心上來！

在一天傍晚，當她溫習舊課，新書也請到一個相當段落的時候，他的教師卻張開了看上去含着深情的眼睛似的凝視着她，撫着放在書桌上的文彬的雙手說：

「文彬，我愛你！」

「我想您是錯了，馬先生！」她像遇到了野獸一般，心中立時起了疑懼，戰慄着把手抬起來。

「我未曾錯，這是我內心的要求！」

「請您抑制着您的感情吧，否則您會失悔的！」

「我已經抑制好多時候了，文彬！」

「只是，我對不起你，我只希望做你的朋友；」

「但我對你已經有超過友誼的愛情！」

「但是，請你原諒我，我愛着另一個人！」

「呵！」馬先生立刻現出屬於失意的苦惱的表情，「那麼，你沒有一些愛我的心嗎？」他失望的問。

「有，但我愛那個人比愛你更多一些！」

「你永遠能够這樣忠心於他嗎？」

「我不敢說永遠，至少，現在我是愛他甚過愛任何人！」

「你相信他也像你愛他一樣的愛你嗎？」

「相信！相信！馬先生，你不應該問我這些話！」

「請你原諒我，我太冒昧了！我可以知道你愛的那個人嗎？」

「我並不必隱瞞你，但是我也沒有告訴你的必要！馬先生，我很了解您的痛苦，我同情您，我希望您努力您的事業，也許你能在你將來的生活裏得到更多的愛！」

「多謝你的好意！」

「我們維持着純潔的友誼，不是更好嗎？我願作你一個朋友！」

「我不能夠再和我所深愛的人保持友誼！我們既不能相愛，就從此分手，倒好些！」

「你真的連朋友都不肯作嗎？」

「不能，文彬；你相信我，我太愛你了，你完全不了解被拒絕愛的痛苦！」

「我想我是了解的！但是，我不愛你！那麼，我們再見吧！」

「再見吧，我可以跟你握握手嗎？」文彬把手遞給了他，他突然的狂吻她的手背，文彬立刻掙扎開。

「再見吧，馬先生！」文彬氣惱的給他開了門。

「再見！」他走了。

她對於這個人的愛她，就有如受了莫大的侮辱！內心一陣陣痛苦着！她紛亂，搔擾，幾乎狂顛似的跑出寓所，走入一個附近公園裏去！

園中是中夏的晚景，軟風款款的吹着；當她呼吸到新的氣息，像由地牢裏解放出來的犯人般的心裏輕鬆了許多！

天空中點染着幾朵白色的雲花，波上映着金色的霞鱗；爲那寧靜着，不朽的山谷，隱蘊着紅的，紫的，黃的，簷瓦。已經是爲青春的艷陽溫暖了一次又一次的萬籟，在世間的天地裏，歌遍了人生的樂譜！……他們在爲悲苦的，欣歡的人們一曲一曲的奏着前進！

生存在彼此的生命中的生靈，便在這因循的幻夢的景色裏，產生出迷離；人生的迷離！是的，人生便是人的生活！血與淚只不過人類自己的愛的象徵！這許多烙印並不能影響那些無靈的靜物！

她失神的走着，無目的的走着；眼睛茫然的凝視着前面，遐思着幾乎是玄妙的冥想：她把自己視爲一個無性的人，用一種作戲的心情假設出種種幻像，來扮演；她在對她反復的觀察着；一種一切都是真空的觀念，使她對於自身的存在也

在懷疑起來！她對於宇宙的真理失了信念了！

漸漸的雲花變色了！水已失了霞光！暮色沉沉的一幕深一幕似的垂下來！她下意識的走回寓所，悵然的睡下去！

彷彿有一個人走進來，停止在她的床前，俯下身去，抱着了她的前胸，吻着她的前額；她的嘴便觸到另一個嘴唇！

「文彬你愛我吧！」

「你是誰？」她聽到了這聲音驟然的站起身來！

「哈代！哈代！」她呼救般的喊着！

她憤恨的張開眼睛，兩隻手放在胸口，她的心仍在劇烈的跳着。什麼也沒有，她醒了；她是在做夢！夢中的景象仍清晰的活躍在她腦裏；她不能再睡，最後她毅然的起身捻亮了燈，坐在桌前寫着一封信：

「馬先生：請原諒不能面辭，明天我要離開這裏；蒙您熱心講授課程，知識

方面得以相當進展；謹誌謝意。此致，前程幸福！

江文彬上八月十日

信寫成後，坐待天曉；收拾着一些隨身用具；到早晨七點鐘，她便像逃亡人似的憎恨的離開這屠城似的地方。

三 一一一一 歸家

年
文彬的心情像一個戰場歸來，充滿了和平歡聲中被人愛載的戰士！他雖是滿身的傷痛，但爲了離開那腐蝕她心靈的爆炸，也感到勝利的歡騰！她看見了家人，她看着他們都鮮艷的活着，她的木然的感情也爲此掀起波浪！她爲這新刺激，重又喚醒了人生的意義，她也在活躍了！

幾個月的離去，有如被擲在荒島裏度過無數不幸的歲月，一旦又走進了新天地，而這新天地正是她不久以前所佔有的黃金的，幸福的原野；她立刻舉起了園

丁的鋤頭鏟去了心頭叢生的雜草；爲的是發掘她昔心的樂園！這裏那熟念的花兒和樹木仍然繼續的生長！她驚喜的是重又站在那葉影花前憩腳；憂傷的是嗅着了異於往日的氣息；迫切的感到這裏缺少了那灌溉生命的泉源！

星期五，仍是保留在她心中使她無論何時聽了都感到愉快的日子！在這天，她爲了重溫舊夢，爲了尋找那裏心的丟失，她載着她那顆鉛質的心，重踏進了俱樂部。

她想念這裏的人嗎？！她是熱心電影呢？她的眼睛盲然的凝視着！她的四周都是些生疏的臉！那些在她生活鏡頭上佔有石子和土堆位置的臉，對她會發生什麼影響？！這些真確的陪襯，慢慢帶來主要的線條；就好像洪水泛濫，既不能克制它開始又無法阻止着澎湃的往事，無邊無際的侵襲到她心中！

她看見了他們的勒瑞，她想起星期日！想起CUB！於是使她痛苦的那個人，立刻在她心中奔迸出來！

「我不能够，我不能够再坐在這裏了，我要走！」她慘傷的逃開這屋子！

中夏的傍晚，即使是終年爲灰白的煙縷編織的錦衣似的天空，那些燒得鮮紅端紫的雲霞，也要給它渲染上光艷的色彩！又况大自然的恩施，總是來去無踪；誰能不爲它的奇妙與稀貴而感受快慰！倘使文彬她抬一抬頭，望一望那如詩如畫的雲際，至少可以溫和一下她那爲激情燒着的狂亂的心吧！但她不會這樣做的！她的脚步像亂雨一般擊打着石子路；前面縱然是一片無際的海，她一定也毫不遲疑的，並不採取任何跳躍方式的依舊繼續的走了進去！

「江先生！江先生！」聽到好像有人在呼喚她。

是誰呢，是誰敢在這時點起這顆炸彈！

「我正要找你，你跟我一齊到君直家去吧！你還記得我們的Club嗎？我還有話跟你說呢！」勒瑞滿臉興奮，由俱樂部跑出來！

爲他這誠懇的態度所動，而一向不願在任何人面前示弱的她，抑制着悲憤，

信步隨着他走：

好像隔絕了許久的他們的CIEP舊址，一切都未改變；留在此地的人員亦都安然無恙。只是少了那談笑風生，歌聲悅耳的精靈，就顯出無限寂寞！死一般的寂寞！周氏兄嫂現在已經做了父母；額上又添加了幾許紋理！未曾用腦子考慮過自己事情的勒瑞，也時時刻刻在計劃着他們婚後的生活，幻想着他們將來小家庭的愉快！楊小姐已經爲人所淡忘了，她現在是跑到千里外陪伴着她的丈夫過活。這裏又來了一個不得時的陌生人；主人爲了使彼此也像以往他們相識時一樣親切，故意以他是哈代的老同學介紹着：這立刻掀起她對於往事的追懷！一種因了失意而生的憎恨之情，油然而起！哈代的同學？即使是哈代的任何親密人，不是哈代自己，對她又有什麼相干？這心情又怎能爲他們所了解？在她失意的臉上又罩着一層殺人的煩惱！

主人把窗子都打開；煩燥的勒瑞在喊着熱！實際上他們有了這樣一位幽靈般

的客人，心裏早已沉沉欲睡！

「還是提早吃飯吧！我想江先生需要早回去！」於是他們便在勒瑞的催促下，簡簡單單的吃過飯，並沒有一人提起喝酒。

「大家不要客氣！吳先生，也是很好的！你看，我多大吸引力！哈代走後，就是老季，老季走後，又來了繼承人！」勒瑞竭力想打破這沉悶的空氣。

「你還忘了蕭圓呢！」周大嫂也在搭訕着。

「對了！蕭先生現在有消息嗎？」文彬想起了他的不幸的遭遇。順口問着。

「有的，他還好！」

「真的呵！我們的故人都分散了！哈代最近也沒信來；勒瑞你接到他的信了嗎？」周大哥說。

「那孩子真可氣，有些不盡人情！我也同樣未收到他一封！」

這些話立刻引起了文彬的隱痛！她竭力用一種莫不關心的態度掩飾着。

「江先生，你可以告訴我們你在那的成績！」

「沒有成績！」

「那太不對了，圖書館的書總還看了幾本吧！」

「讀了幾本，」

「告訴我都讀了些什麼？」

「諸子要略，諸子集。」

「哎呀！那簡直是胡鬧了。你爲什麼又搬出老古董？那些新書也足夠你看一時的！」勒瑞表示非常反對的搖着頭。

「我要冷靜一下我的頭腦！要研究哲學。」

「這簡直是可憐了，要幹，就好好的幹！不然就趕快結婚！」他繼續的搖着頭說；「我跟我的方小姐就這樣說過了。」

「結婚？」文彬對於這件事從未想過。

「對了！結婚，女人是不能孤獨着的！」

「我想，我寧願回復了我的孤獨！」

「那是違反自然，畸形發展的！」

「我愛一個不愛我的人！我不能讓我們像陌生人一樣共存在這世界上！」文彬的心情幾乎是在哭泣了。

「呵呀！江先生，你錯了！世界上有許多不如意的事；彼此相愛，並不能結婚！讓我給你說一個譬語：哥德作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好朋友，你知道吧！本來人家是很要好的夫婦，他偏偏闖進這情網，他死心的愛上了那個綠蒂，而綠蒂也在愛那漂亮的維特！但他們終爲事實所不許，成了恨事！好像我們的老季吧，他愛他的表妹，那是一位美極了的小姐；因爲家庭的阻攔，他們不能結合！像這樣事，多得很！江先生，你太固執了。」

「是的！你說的話是對的！我把我自己放在一旁，也可以這樣向另一個人講

！

那個新的客人以奇異的眼睛望着勒瑞又瞅着文彬；他不曉得他們之中有着怎樣一個生活過程；他對於兩個人的對話感到眩迷！文彬怕這太直率的勒瑞，說破她的隱痛，爲這看去格格不入的人所譏笑；而且還有那曾經爲了撮合她的好事而遭哈代拒絕的周氏兄嫂；這在她看來，竟是明槍暗刺！她再也不能忍受這種難堪，但又怕突然的告辭對不起這裏的賓主；於是便走出屋子。勒瑞也跟隨出來：

「江先生，你幾時回去？我們還可以聚會一下！」他說。

「謝謝你，勒瑞，那我不能告訴你！現在我可以跟你說，這時候我就要離開這兒！」他轉身回房取出她的帽子向主人告別；那個客人連忙向他鞠着躬。

「讓我送送你！」勒瑞說。

「隨你吧！我想你還是不理我的好！因爲我怕我會說出一句言不由衷的話傷了你的心！」

「江先生，我知道我今天太冒昧了，請你原諒！」

「不，你是對的；我是感激你的！」

「那麼你究竟爲了誰？你是有勇氣的，如果你肯幹我原以爲你希望無窮！」

「爲了一個不愛我的人！」

「那麼你就應當努力博得他的愛呀！」

「努力博得他的愛！」

「這人是誰？可否告訴我？」

「是誰？是哈代！」文彬的眼睛裏含着淚！

「呵！」勒瑞挽着了文彬的手，慢慢的拖着她的沉重的心走着；他們忘了這

樣的街頭是不適合於如此走路的！

一一三二 友情

過了數日，勒瑞奉公去拜訪文彬的父親；她也在家裏，照例喚出來相見。雖然預備了滿腹勸慰她的話，但因為有老人家在面前，一句也未便說！他看她仍然和以往一樣鎮靜，像未經過什麼事一樣；也就稍微放點心。歸來後，他以由她那裏帶來的寧靜的心情，寫了一封長信給她；他寫下一篇大道理，勸說她應當隨環境而轉移，不要把愛情看得太嚴重。轉念一想，又怕這連自己也不情願聽的話，會引起文彬誤解；於是他又壓下未曾發。照例秋天是他最忙的時候，他也未去看她；實際上是怕見她的臉！再一個星期五，他滿以為在俱樂部可以找到她；但她並未去！於是在未終場時就到她家裏來，才知道她已經獨自走了；他感到異常惆悵！爲了這件事，他在一個月內，接連給哈代去了三封信，但並不見有回信來！每當他憧憬着自己將來幸福的日子時候，他便聯想起他那形影不離的朋友沒有隻字，唯一能和他保持友誼的小姐，不知要踏上怎樣一個歧途；他便完全浸在憂悶中！

在九月初旬，他忽然接到了一張明信片：由於寄處和那挺拔的字蹟，立刻就認出是由文彬寄來的。上面只寥寥數語，她說她現在又過着學生的生活，她已經入了某大學讀書。這些話使變得世故了的勒瑞，也不由得喜形於色；因為欣慰而施於人的厚待，都加在他的弟兄身上；他們得到他意外特予的休假。隨即他又跑到他們周大哥家告訴說她已經安心的上了學。晚上他把他的自修課提前；他以一種愉快的心情給同一處寫了兩封信：一封是寄給文彬的；那一封是寄予他的方小姐，囑咐她不時的到文彬學校去關照她。

文彬她真的如朋友所想像的那樣安心讀書嗎？她並未，她幾乎是瘋狂般的浪費她的身心！對於現在的她，讀書並不是一件樂事！她解釋說那些白紙黑字只不過是騙人的東西；把心用在它身上，那簡直是可憐！地上的花草比它要使人活得痛快，死得乾淨，懂得人生！她不會飲酒，但她有比酒更能麻醉的苦汁！她不願哭泣，但有比哭泣悲慘的狂嘯！她在陷入了幾乎是完全絕望的深淵裡！避免聽到

哈代兩字，甚至於能够聯想到他的一切！

足足有兩個月的工夫，她完全被一種狂暴的激情支配着生活！……
十一月中旬她收見因母親臥病而催她回家的信；於是她以一種焦憂的心參加了期考後便回到家來！另一個更巨大的沉痛的悲哀和憂愁，暫時把她固有的惡劣心情更嚴重的浸醃了！她重新爲這目前不幸所壓倒！因爲病勢是如此的沉重！她一想到她的遠在南方的哥哥，和兩個待人教養的弱弟，她便如亂箭穿心，哀痛欲絕！

年
三
兩個星期的努力醫治，病人漸漸的才從醫生口裏放出佳音；使捲曲了一團的心，才開始一點點的放鬆！

在其間，她的朋友，現在她的唯一的朋友，已經來看過她三次，她都無心情和他把談。於是在病人轉好，學校假期已滿，她不得不決定走的前一夜，勒瑞便被她邀請了來；他們重又思念起往事！那些如幻夢般的往事！她不能不又想起哈

代！……………

「你努力吧，將來總會有幸福的那一天！我要找到他的地址，給他寫信。」
勒瑞安慰的說。

三
「我很感激你，勒瑞；但是，你不要向他提及我吧！如果你已經知道他是不愛我的話！」文彬難過的說；「我不怕天下人笑罵我，說我是無恥的女人！我只怕他的漠不關心的一笑！……………這樣我們還可以保持友誼！」

年
「他是佩服你的，以前常說過，他也知道你愛他；不過提起愛來他總是淡然！」

「這就夠了！勒瑞，不要再往下說了！」

「爲愛情而犧牲對你是太可惜了的，因爲你原可以屬於大眾的！」

「留着這珍貴的話向別人說吧；讓我們談一談別的吧！」

「文彬，我可以問你，你究竟愛他那一點呢？是具體的還是抽象的？」

「我愛他，就好像你愛你的小姐一樣。」

「外表是最大原因吧！」

「不，你想錯了！」

「這是有相當關係的，好多人都爲他的美貌而傾倒呢！」

「我不願和你辯駁，我可以這樣告訴你吧，如果他在一個不幸的遭遇裏，變成殘廢人，我也要欣然的找到他和他相伴終老。」

「那你是太鐘情了！……你們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是再也沒有比這件事更樂意幫忙的，可是其中困難很多！」

「……………」

「我是最了解他的，他有他的痛苦，你們結合不見得會如你理想中那樣美滿

。」

「我明白這些，但他是我最愛的一個人了！」

「而且我是絕對主張靈肉一致的！任何人也不能保留着愛到他永訣！和有永訣一樣意義的分別！」

「我要否認你這句話，世上再沒第二人能剝奪我對他的愛！如果有一個陷阱使我遭受不幸，我可以明白的告訴那個人說：我愛的是哈代，你只不過取得了我的活屍！」

「這你太痛苦了！你太痛苦了！」勒瑞嘆惜的搖着頭。

「爲什麼有這麼不如意的事，讓它存在人間！我不能讓世界上有我們的生存！爲什麼我愛的人，他偏偏不愛我？我要恨他，我要殺掉他！……我曉得我這一生永不會免掉這種苦難，就好像命運已經註定的一樣！」

「你好好用功吧！我要尋找他的新地址，不久他便會有信來！」

「我怕呵！勒瑞，把我想像的恐懼變成了真實！你只告訴我，他像以前一樣好好的一個人活着便够了；並不奢求知道他是否還在記得我！」文彬的眼淚滴到

她的伏在桌上的手背上。

「……………」勒瑞也低下頭來靜默着！

「我怕他會毀滅了我的一切！我現在還可以用我的癡情的信念支配着向一個健全的路上走！」

「那麼假使他已經結了婚？」

「我相信他不會！他一定不會！」她幾乎在戰抖了，「這並不是因為他對我
有愛情！」立刻一個美麗的女人站在哈代身旁的影像展在文彬的面前；「我也許
叫我們同歸於盡！」

「如果你能那樣作好極了；我一定到那出事地點，把你倆的屍首領回來；我
要驕傲的向世人們宣佈着說：『這是我的兩個朋友，他們是死於偉大的愛情！』
勒瑞興奮的笑着說。

「你不知道我是如何的恨他，也就是如何的愛他！」

「至尙的愛情，造成了偉大的事業！我要看到你們成功的快樂！現在正是你們努力創造的時候，將來我希望全世界都熟悉你倆的名子。哈代有一個文學家的太太，文彬有一個政治家的丈夫！而我們就是這有文學家太太和政治家丈夫的朋友！」

「你真使我快樂！勒瑞，我爲了你的幾句話暫時忘了我是空虛的期待！」

「也許是不空虛呢！」勒瑞默默的說。文彬的臉上現出了他從未見過的異樣的光彩！

談話便在此停止了；勒瑞告訴她今天審了七個案子，身子異常疲倦。他看了看錶已經是十點鐘；於是他便起身告辭。文彬知道時候不早應該放客人回去了，但仍不禁的請求他再坐一會兒，她依戀的把他送至門口；在他們握別的時候，他說如果她要用錢買書時，儘管不客氣的寫信給他，在可能範圍內他可以幫忙。文彬誠懇的謝過他，他們便分別了。

文彬回到上房時，病人仍未睡。

「勒瑞說不過來看媽，讓我致意。」她坐在床前向她母親說。

「他走了嗎？這孩子永遠是我喜歡的！」她母親如有所思，不覺嘆了一口氣。

因為明天她就要走，她便和她的母親姑母們陪坐了許久；到夜間十二點鐘的時候，她又跑到她兄嫂屋裏去話別：看着孩子都酣睡着；於是回自己臥房，匆忙的收拾一下行囊，帶了幾本書籍，打紮了給朋友帶的食物就睡下了。

第二天早晨十點鐘，她乘着慢車帶着一顆輕鬆的心回到學校去！

二一十四 寄像

文彬回到學校後，專心一意的致力功課；除了每天按時上課外，課餘的時間，便消磨在圖書館裡。她對於各種學科都相當的愛好；但只是有普通的知識，並

無一種特長。她自己也覺得沒有天才，便竭力博覽書籍。一本雜誌，一些科學畫報，消費她一下午，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她翻閱着一本電影週刊；在上面，她發現一張照片，是那麼眼熟。她把面部分開，一部分一部分的看着；她才看出那個像上的嘴唇有些像哈代的。這使她愛不釋手，她偷偷的把它剪下來。因為這裏並沒有一個人看見過哈代，她不能向人誇示。她立刻寄給勒瑞，問他是不是她的眼力不差！此外還報告一些校中生活；實際上，私心中還有一個小小的奢望。

過了幾天勒瑞的信來了。因為他的信永遠是給她帶來福音，她每收到時，便有說不出的欣慰。

讀者呵！你們能猜這封信有什麼事發生了嗎？

她由飯廳一口氣跑到宿舍，她手裏拿着一張像片，那是哈代的像片，背面用墨筆寫着幾個字是：「我希望你是將來中國唯一的女作家，哈代，勒瑞代。」

她不能再鎮靜了，她在喊：「我又看見他人，這就是哈代，這就是！你們看呀！我要樂死了！我要瘋了！」的確她真是在喜歡的發狂了。

她拿着像，仔細的端相着：她覺得除了鼻子不太像，其他各部完全是他。她認識這一身平整的制服，她想起他曾經在 *Camp* 給她行軍禮的神情來！那張會說話的嘴，和平日他常閉着的樣子一樣莊嚴！分別了兩年與她屬意的人，憑藉着像片又在她心中復活起愉快的往事來！

因為永遠視爲他是神聖者一般的愛着他，從未存着想吻他的慾念；只是愛憐的把像片貼在自己頰上，她覺得這舉動也有些過分了的，重又很快的拿開。

晚間，臨睡時，把它夾在放在枕旁的日記本裏；她展開它遮掩着同學的視線，又開始凝視着！息燈後，便以一種溫情的微語向它道一聲晚安。

過了幾天地想及必須要給勒瑞回信了，於是她才仔細的讀着他的信。

「……今將哈代像片轉贈，想對您定勝過百倍物質之饋送也。小姐之垂青

哈代，乃精神之愛，乃人間至尚之愛也，……」

這樣文皺皺的文章，文彬是讀慣了的，並不奇異。她仔細的念着這封信，慢慢的又在她心中生了一層陰影，她便以一種狂歡後的空虛心情給他寫着回信：

勒瑞：

我不知當如何把我衷心的感激表達出來！勒瑞：假使你要知道了你這封信的惠恩，對我發生了怎樣的力量時，我要獻給你我從未給予過誰的感激之心！你接收它不會是過分的吧！

我應該受你的責備；哈代的那張像片已經代替他陪伴我一星期之久，我才想起和你談話。在這數日內，爲了它來，我完全過着愉快的甜密的生活。這就是我忘掉你的原因之一。

我的好心的朋友，你懂得愛情，你明瞭愛情給予人的力量！你用你的敦厚和熱情體貼你這可憐的癡情朋友；雖然她是用理想支持着生活，也許有一天會演成

悲劇，但有你這偉大的友情，不時的慰藉着她的不安定的心靈，也足以使她自以爲不自度此生！

我的生活正如你想像的那樣興奮！那樣充滿着青春的活躍！我很愉快的活着；到處有我的足跡，人們看見我是一張笑臉。我不使我的心靈有一時的空隙，因爲我怕那會有一個陰影探進來，帶走我的一切，使我像幻夢一般的滅亡！

是的，現在我正如你所說，用一種人間至尙之愛，而愛着他；而爲他生活着！爲你們的哈代生活着！他會不會是我的呢！我看見了他的像，就等於看見了他一樣；他更接近我了，他永遠在我心中佔據了一個爲任何人也不能奪取的位置！現在我不敢渴望着他有消息寄給我，只希望由你處不斷的得知他的一切！勒瑞：你將要是我的幸福的播種者！願上常祝福你！

我還有許多工作要在今天趕完，就此住筆。願這張紙帶給你我的友愛！

祝你愉快永恆！

文彬

一月四日

又過一個月，寒假來到了；她提前回家去過年。這是第三個舊曆年了！……

……

三年前因爲忙着瑣事，他和勒瑞只見過一次面；她沒機會問到他關於哈代的事
情，她一直是在苦悶着！

二一五 訂情

年

正月五日，勒瑞派人送來了一張請帖。

雖然單獨的約請她到他的新寓所是第一次，因爲得來的安慰，始終是由於這
好心的朋友所給予，而直接未由她愛着的那個人得到一點真情；因此，她甚至於
不敢想這次的突然的相請含有什麼意義！雖是如此，爲了急於要從他那裡探知關

於哈代的消息；已經被過去的事實所折磨，而變成十分懦弱的心；像等待着判罪的犯人一般，爲着不知是生是死的生命驚懼着；一刻比一刻的攝縮起來！這樣她來到這個有法庭意義的他的寓所，去聽判決！憑着他那一副從未有的嚴肅面孔，她想她的一切是完結了，她的命運到此已經註定了！

「小姐，我真使你受苦了，跋涉了這塵土飛揚的路，外邊很冷吧！」

「但是，我是很高興的，我看見了你，並不覺得苦！」

「我信你是高興見我的，因爲我也同樣的高興見你呀！」

「……………」

「這次回來，你正是我理想中的那樣：活潑！愉快！」

「嘔！」

「告訴我你讀了多少書？」

「並不多，大半時間都玩過去了。」

「噢！那麼一定也有很好的朋友陪你玩啦！」

「對了！」

「女人們的心真像水一般的不定呵！」

「我實在也願如此，但我不能夠！」

「可否告訴我你的好友是誰嗎？我想你一定不會瞞哄我的！」

「勒瑞，你爲什麼問我這種話？你不應該的！」

「交了朋友又有什麼關係呀！爲什麼還怕人問？」

「假使你能够了解我，你一定不忍使我傷心的！」

「啊呀！這又爲什麼呀！」

「爲什麼？爲什麼！」

「我想不會是爲我們可憐的哈代吧！」

「那隨你怎樣去想吧！」

「可憐的人呵，這簡直是癡情！你把愛情看得太嚴重了；我勸你還是放開一些想吧！我是十分了解他的，他並不像你理想中那樣完美，他有許多缺點！」

「我知道了，勒瑞你不要再說了！」

「文彬，我問你，你當真的要等待着嗎？」

「等待！一直等待到我死！」

「那一個你父親介紹給你的青年，卻比他好得多；」

勒瑞並不注意文彬的神情，只管自己向她說着：

「而且，哈代在那遼遠的孤島上，他也許永不回來！你這是固執的盲目的單戀！」

「爲了他，不值得毀滅了你這多才多藝的小姐呀！」

「你這是什麼意思？勒瑞！」

「假使你願意的話，我給你找到一個更適合你的人，你今天來就是你一生的

大轉機！」

「這就是你叫我來，所要跟我說的話嗎？要爲我做的事嗎？多謝你的好意！我錯了，我錯了！我從此以後不再見你！」

好像是現在已經證實了她的預卜的不幸似的，經過了勒瑞的挑戰，立刻便燃起了因爲絕望而生的悲憤的火焰！她近於瘋狂的想要傷害她突變的朋友！

「江先生！」帳幕裡走出一個人來！

在這一陣鎗林彈雨般的爆炸裡，聽到了一聲和平的呼喚：是那樣的熟念，幸福熱烈的呼喚！這是誰？！誰是這聲音？她回過頭來，……哈代站在她面前了。

「哈代！……哈代，哈代！」她完全回復了她的理智；瘋犬在清醒時也會認識她的思愛的主人的。

「是我，江先生，」

「江先生？是你在我面前說話？你是真的哈代！」

「對了，是我回來了；文彬，」

「你叫我文彬，我不是你眼中的江先生了？」

「不是了，把你的手遞給我！」

「你讓我仔細的看看你，我是在做夢吧？」

「不是做夢，文彬！我真實的在你面前！」

他牽過她的手來，兩人面對面的站着：一種難以言傳的內心的波動激起的熱淚，帶出了往事的辛酸與艾怨，在她眼裡打旋！心頭不知是含有什麼滋味，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緊緊的握着他的手，就好像經過了幾乎是致命的遇險中逃到安全境界裡的一刹那似的，除了虔心的感謝外，再也沒有什麼慾望。接吻擁抱並不能表示他們愛的真蒂；她只需要他填實了她的心的空隙，而現在他是已經給她填實了！一直是預備着把心交給他，而現在是找到他了！

他呢，只剩下一腔疼愛，憐恤之情，目不轉睛的凝視着她。

勒瑞在一旁作了一聲深沉的嘆氣，

「我想如果我是哈代，我要跪在文彬的面前報答她的一往深情；我若是文彬，在這時候我要原諒他，獻給他一個真實的吻的！」

他們並未照着他們朋友所說的那樣作；她已經寬恕了他，他也同樣的謹慎他後的致敬。他們彼此牽着手，坐在勒瑞的床上，他倆互相的偎依着；她深怕這游靈又要在她不知不覺中逃走了似的，緊緊的抱着他；當她想及第二次撫摸着這泰山似的背而是倚在他胸前的時候，她的臉又為幸福，甜蜜所生的澀羞浮起一層紅霞！她所愛的人，她崇敬如神的藝術家，現在是切切實實的為她所有了！當他把他的那個自幼戴在中指上的鑽石戒指脫下來，給她戴時；她又覺得這幸福的來臨是太突然了的，有些把握不着，她疑懼的問着他說：

「柏音：你是真心的愛我嗎？還是為着憐憫！」

「假使上帝創造我沒有更多的意義，那麼我就是為你生存着了！」

「一個醜笨的人，一個對你毫不相配的人?!」

「你在我眼中如女神一般完美！」

「嘔，那麼，你爲什麼，發現我愛你時，你表示淡漠？」

「那麼，你爲什麼比我表示的更甚？爲什麼我借給你兩本書你很快的歸還我？爲什麼你答應端午節的聚會而不來？你爲什麼在俱樂部不見我而驕傲的走開？但是，我奇怪你終於不能永遠保持着你的尊嚴，你會向另一個人說出了你心底的秘密！」

「那麼，柏音，以前你就是愛我的？」

「至少，我是另眼看待的！」

「啊!...，可是你爲什麼，爲什麼用種種方法向人們表示你不需要愛情？」

「向我不愛的人說，因爲我不需要那樣的愛情，我不需要愛她們！」

「爲什麼？」

「因為我把愛已經交給你！」

「啊！」她如獲珍寶似的，驚喜得突然用兩手抱着他的頸！

「你相信，我也這樣的愛着你嗎？」

「相信！當我離開你，離開我的家，我的孩子的時候，我說：我要走，走到一個光明的路，爲了愛我的那個人！爲了要和她有一個幸福的將來！」

「雖然也曾經有其他的思想苦惱着我！……」

過去的是一個夢，是一個如何神秘的回憶起令人戰兢的夢呵！他倆彼此幻夢般的凝視着！回味着！……

以前永遠視爲他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精靈一般，不敢想望與之親近。現在，她覺出他並不如她理想中那樣不可捉摸的使用他的情感；他原是這樣的熱烈，一旦接受了愛，他是以更多的愛回報的！她的爲了他而一直是憂泣着的心，才算得到寬慰，才放開了胆的，解放起來。以爲自己終歸是屬於他的，而此時是切切實實

的作了他的人，成了他生命的一部了；立刻就生出一種新婦對於她的良人的體貼心情；她看到這戒指是他所愛的，而放在自己任何手指上都不合適的時候，她重又捧起他的手給他戴好。

他立刻便領會到她的意思，並無須乎問她爲什麼要這樣作；他感動得說不出一句話來。他重新又在自己身上尋找着：再沒有一件更好的東西可以作爲他們的證物，於是他把右手的袖扣脫了下來，默默的放在她手中！使他們因了心靈的密合，奠定了堅固的愛情！他們互相交換着吻了彼此的頰，摘下了今後的幸福之菓！她看到他的袖口敞着，便取下自己領上的別針爲他扣好。

突然間他變成十分粗鹵的用他的有着蠻力的兩臂把她整個的抱起來，重又把她放倒；他自己孩子似的，把頭枕在她的懷中躺下來。她呢，愛憐的用手撫弄着他的鬆散的頭髮，用自己的下額抵觸他的前額。不知何時離去了的勒瑞在這時候走了進來；

「我要失戀了，這次我真的失戀了；有了愛人都忘了朋友！」於是倆人坐起來，把他們的朋友擁在中間，三人從新偎依着！

勒瑞熱烈的吻過了哈代，又在文彬額上親着！

去製辦他們合歡宴席的周氏兄嫂歸來了！

「看三人坐在一塊兒！」他倆從窗外看到了他們，一直跑進來。

「呵！呵！！呵!!!」周大嫂站在他們面前哄着。

「勒瑞你在這是做什麼？」周大哥笑眯眯的說。

「我失戀了，我！」

「我早知有今日；居然能裝了三年腔！」周大嫂。

「自古英雄愛美人。」周大哥。

「需要我們迴避嗎？哈代！文彬！」周大嫂。

「今天便宜了你們，O.T.O的人不能全數到。」勒瑞。

「菜一會兒就送來，要了五斤酒！」

「你怎麼不把市上酒都包來呢！」哈代。

「不必擔心，醉一次不要緊的，」勒瑞看着文彬說，「讓你的哈代送你回家

！」

讀者們！自己去想他們怎樣享受這次的宴會吧！我還有一封情書要寫！

一二十六 情書

親愛的讀者們，我現在就要用這一封情書結束了我的小說；真心的希望你們有一個類似他們的美滿的結合。在你們的戀愛途中，也讀着或寫着這樣的情書。

柏音：

我以前是未曾寫過信的呢，這才是我這短短的生命中的第一封信呵！柏音：

假使你能够知道我的這微顫的手，我的這波動的心，爲着這片刻的幸福生了怎樣

的一種力量時；你可曾想及我在如何的感謝造物者的恩賜嗎？！我早已經把我自己當作女皇了；我的心國的大王！

我忘了告訴你，很久以前我已經開始和你在心靈間相會了。現在是夜間十二點十五分；夜，這裏的夜是寂靜的，我喜歡夜晚的寂靜。每天我盼望着夜晚的來到，有許多甘露都是在這時候撒下來！柏音：我彷徨由那些不屑於理會的建築物，看到了那裏的一個角落，一個適合於獨身住的房間：你坐在書桌前，恬靜的讀着書，看着報，漸漸的，你困倦了，打着哈欠，走到床前，慢慢的換下衣服，甜蜜的睡下了。記取今天是二月十八日！被留在沙漠裏的你的人，在月明人靜時，遙望着孤島向她懷念的人祝福！道一聲晚安！

另一種生活，柏音，我避免去想！一切我都尊敬你的！

可曾記得在那次我們五人走在夜的街市的一晚？！……

我們都責備着，勤瑞的暴爆的脾氣，（其實我們又何常不是感情用事？！）這

時候迎面來了一個騎自行車的夜警，他一直衝到我們的一橫列。你爲了保護我，自己用身子擋着了車身；我看到了這情形，本能的伸出手來拉你的背，企圖着把你拉開，以免挨車子闖的。我不知道那時你心裏是在如何的笑我，我這細弱的手，就好像觸到了岩石一般，它是毫無用處。連那車子也被衝倒。那時候我就想，我能够爲他做些什麼呢？一個泰山上的螞蟻對它有什麼用處呢？！柏音：我是這樣的愛你，但我從未曾想過用我這貧弱的嘴唇接觸一下你的那岩石一般的面額；我怕這舉動會褻瀆了你這神明。而且，我常常默想我是够幸福了，能够得到你的忠誠的相待！

我並不崇敬大英雄，你在我心目中並不含有對於英雄偶像的崇拜。我一直爲着你的偉大的靈魂支配着！一彈指三年過去了。三年，柏音，在你的戲劇的人生裏，只不過念一句別了三春；你又怎曉得在這悠長的日子裏，我是怎樣的一天一天的挨過呵！……

你囑咐我一個月只寄一封信給你，而你也只寫一封信來！這長長的時間，我如何能够忍耐？在這卅天的工夫，我不知向你說了幾千句話，向你道了多少次晚安，叫了幾萬聲柏音！但是我曉得你的苦哀，我一定服從你的命令！我每天給你寫下我的一切，我想要跟你說的話語。一個月給你寄一次！

柏音！我有這麼多的事情迫我停筆，但我怎捨得把它弄開？留下更多的話，在我們的字典裏；全仗你耐心的去查吧！再見！音！

二月八日

音，我忘了告訴你，昨夜我作了一個夢！我夢一個遮天蓋地的巨神，右手拿着像鞭子做的馬鞭似的拂塵，左手托着望遠鏡似的玉璽，由天下降；十八層地獄，和七十二司的鬼神，都跪下朝天朝拜。我看出那就是我的真神，（不曉得我怎麼也在那裏）我的唯一信仰的，崇拜的，我的靈魂的主宰；我立刻讓我自己生出了兩翅飛到他的面前：夢到這裏便醒了。你能告訴我那個真神怎樣了嗎？

時才我收到你寄給我的由勒瑞轉來的信，這是我收信的伊始呢！單是那江柏音夫人五個字足使我愉快得發抖呵！我輕輕的吻着它！

我原沒有眼福領略你的筆蹟呢！我一直沒有這機會。你的字正如你的人一樣的有魄力！看到這偉雄的字體，又引起我想起許多往事來！我記得有一次，是我們第二次想會的一晚；你拿着周大哥的筆在那長桌上寫着字，我爲好奇心所使，走過去站立在你的面前，企圖着看一眼；你卻馬上把紙合起來，把筆插好。雖然字體如何，已不復記憶，但那四字我卻記得很清楚是：『等因奉此。』那時候我沒有半點怨你的心，我只怪自己太鹵莽，因爲我們尙未十分了解。不過，在我的心上，自此卻種下了痛苦的根苗，我時時的想到你這不可親近的迷人的怪物！我那時候的確是這樣想着；請恕我的坦白的相告！

過去的事像雲像浪，但它的形影卻永遠在我心上，烙下一個血紅的印！請不要爲我担心，我的感情漲到如何程度，我的理智是永遠相伴的！我現在沒有那些

可怕的空虛的敏感了，因為我已經得到你的愛了！我要真心的感謝上帝，有著過去的一段不平凡的生活！

當我未得到你的愛時，我只希望你說一聲愛我就滿足了；但現在我是如何的渴望着每天能聽到你一聲呼喚呵！人的慾望真是沒有止境的呵！

你的信內所說的事情，我都遵從就是了！

願這裏的一切帶給你是福音！

大地有泉皆通海，森林無樹不造船，爲我想念時歸去，爲汝相思時覓來。縱然不能親乘省，但願魚雁勤撐帆！

你的彬

三月四日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初版

定價國幣陸角

著者 李 韻 如

發行者 趙 濟 生

印刷者 北京燕生印刷社

西單堂子胡同
電話西二八一號

代售者 各省大書局

版權
所有

